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八期

民國廿二年九月廿[illegible]日出版

要目

KUO WEEKLY WEN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
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
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
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
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
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
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一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七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分收報費與郵
內按一季算四
外按全年算。
補郵費半分，
讓書，或原訂
期內續訂，仍
訂，不能再改
五折算，限省

租界三十號路
五路三十二號
週報社
河沿[illegible]河甲一號
區洪泰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　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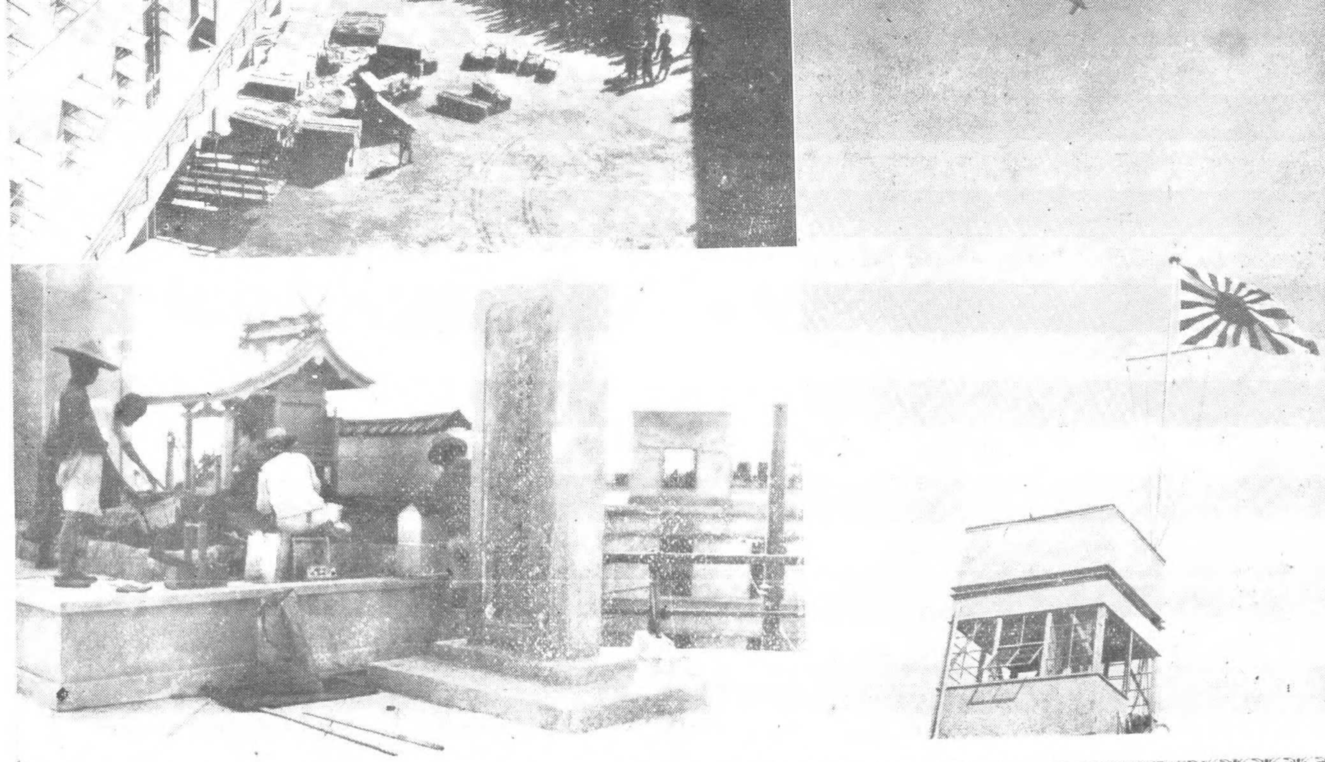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六	七・四五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五	八・一五	一一・五〇	一六・二五	一六・四五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五・〇五	六・五〇	九・〇八	一一・三〇	一三・〇八	一四・一四	一四・五〇		
第三〇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七・一五	七・四五	九・〇五	一〇・一六	一〇・二五	一一・〇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不停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一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不停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二〇・二五	二一・一〇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二・三〇	停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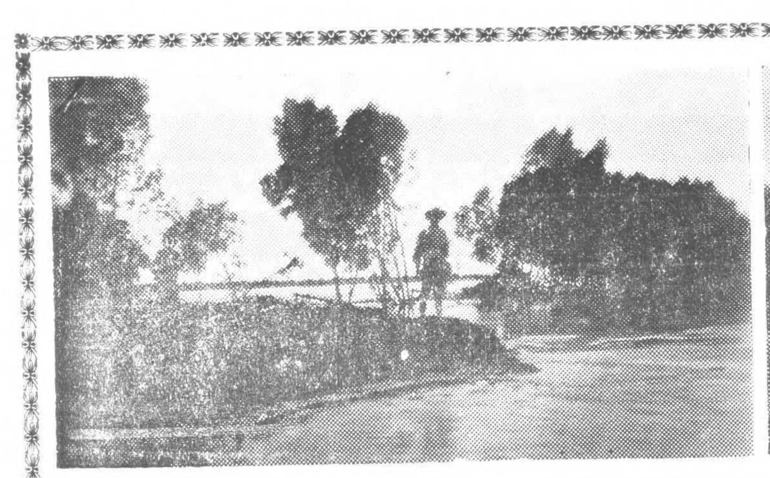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膳車各等			五・三五	六・三五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二	一四・一三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四次 快膳臥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一三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一七・一三	一八・四三	一九・一〇
第二十及二十二次 混合三等			一一・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三・〇四	一五・〇七	一七・四〇	一九・三五	二〇・四〇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五・〇〇	五・三三	九・〇七	一二・二五	一五・〇〇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三	六・五五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一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一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〇	〇・三五	三・二四	六・三〇	八・一五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不停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第三〇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由	浦	口		開	來	一七・〇〇	一七・二五	一七・四六	一九・〇九	二〇・二六	二〇・五八

上海日軍兵營



（左上）北四川路日軍兵營之內部景象，院中之日軍正準備搬運軍需品，
（左下）日軍兵營屋頂上之上海日本陸戰隊招魂社，時工人當建築神社，
（右）日軍兵營屋頂之瞭望台，當攝影時，正有一中國飛機飛過，

冀南黃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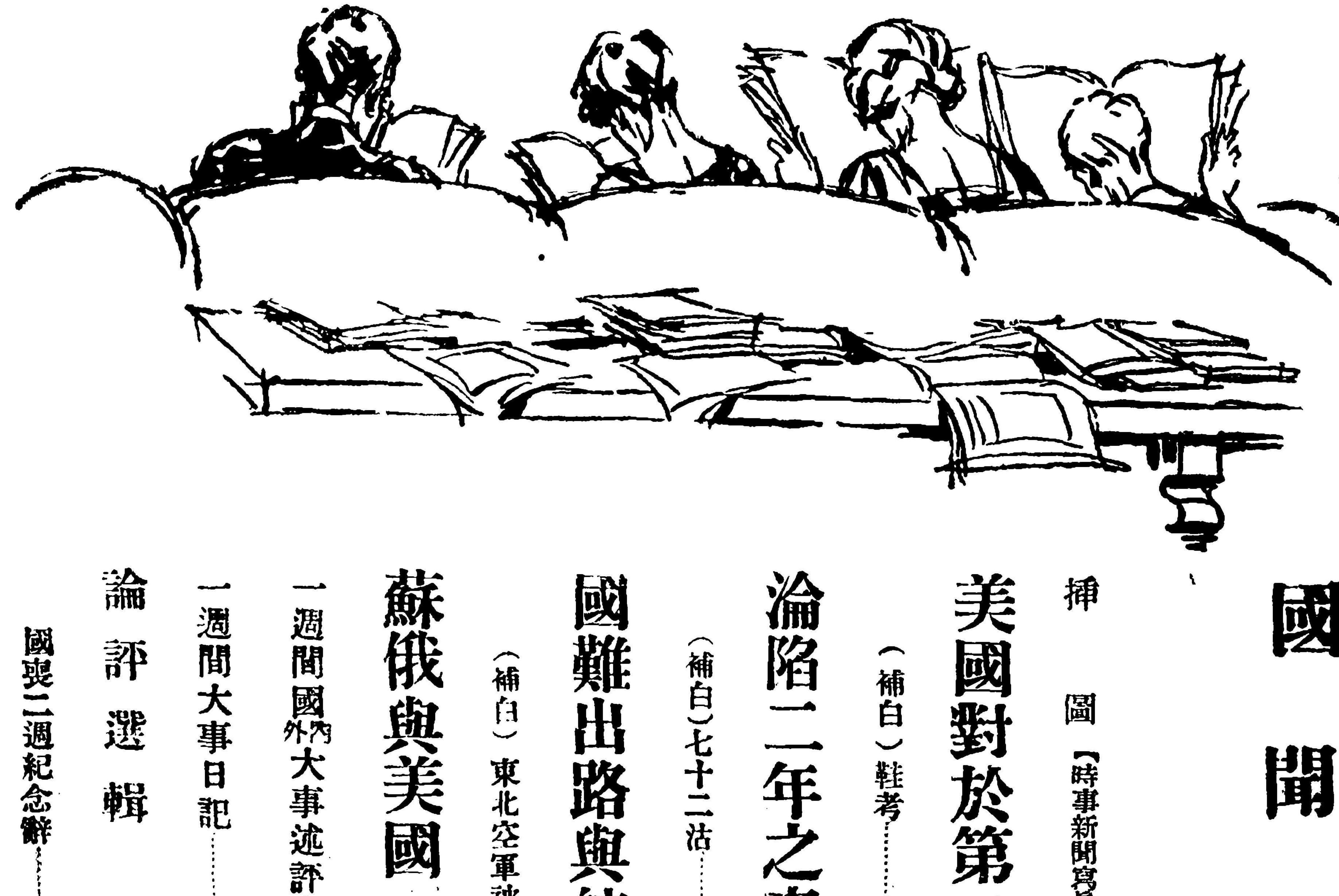








（上左）張武才莊口門過水情形，立壩頭者為省委王海峯，（上右）黃河南岸背河村莊被水淹浸倒塌慘狀，（下左）河工入水進行堵合工程，（下右）黃河河務局組織臨時急賑處，白旗搭棚之地即施賑處，地內淤澱幾與堤平，（建設廳勘工委員齊壽安攝），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八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九月廿五日出版



美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準備

馬星野

強國與弱國的不同，我可以歸納之於一個公式：便是，凡是口裏喊着『有準備』而實際上毫無準備的，是弱國。凡是口裏喊着『沒有準備』而實際上準備十足的，是強國。你看現在世界最強的國家，那一個不是哭喪臉的說：『太沒有準備了！』法國是世界最大陸軍國，她有世界最大的航空軍，然而她在日內瓦所要求的，是『安全』，是『保障。』日本的海陸軍，至少在東亞細亞與西太平洋，是世界任何國家所不敢挑戰的，然而東京的輿論界，還不是天天鼓吹擴張海軍，與美英二國平等；你聽石井在美國的談話，好像東瀛三島，時時在中國與蘇俄威脅之中，如果世界不讓日本再大準備特準備一下，中國的三民主義和蘇俄的共產主義，會馬上征服全世界，故天下不再太平的。至於美國方面，自羅斯福上臺，史竇生做了海軍部長，大準備的進行，又變本加厲。一邊是靜悄悄的造兵艦，增加軍備預算，與計畫作戰，一邊是大吹大擂的報紙宣傳，說是美國海軍如何落後，說是美國國防如何空虛。旁觀者不覺得，以為美國對日本到處讓步，是因為軍事準備沒有充分，以為眞的美國海軍，已落到日本的屁股後面去。揭穿了外幕，還不是因為美國的統治階級——財閥與政客，認為太平洋戰爭，於現在發生，利益還不很大，所以儘管軍事準備已如何充分，然對於政客及財閥本身的利害，還沒有到開火的程度。

最近史竇生的建艦計劃之實施，雖然也有人反對，然一般美國民衆，沒有不表示同情的。前年胡佛任內，海軍同志會提出積極造艦之要求，被胡佛一筆勾消，報紙競畫諷刺畫，以海軍當局為不識時務。然而今年却不同了。史竇生，日內瓦裁軍會議美國代表之史竇生（不是好萊塢以離婚出名的史竇生姑娘，是龍鍾老叟，行年七十有一的美國上院老議員）走馬上任的當兒，向全國國民宣佈其海軍政策：

第一，創立並維持不亞於世界任何國家的海軍。

第二，發展海軍之戰鬥力以達於最高程度。

第三，補滿海軍人員名額，增大海軍組織，以達于非遇戰爭，再無增大必要之程度。

第四，派遣艦隊，訪問各國，以增國際間之友誼。

第五，鼓勵海軍戰術之改良與發明。

上面幾點，大家以為史實生也不過唱高調，講原則而已。然而史實生是有他實際的積極的手段的。他要求建造各類戰艦，以達最高戰鬥効率，而以新艦代替舊艦，以中央政府新撥下來的二萬萬三千八百萬的經費（該項經費，乃美國政府為救濟失業而大興建築工程之一部經費），來造三十二隻新艦，使美國所有艦力，達于倫敦海軍條約所決定的最高額。其次，是至少于一年以內，召集全美國海軍，舉行大演習一次，演習之期，至短兩個月。其次，于大西洋及太平洋兩岸，再各造主要海軍港兩所，（大西洋岸者約為 Nortolk 及 Narragansett 灣；太平洋岸為舊金山附近之Mare島與西雅圖附近之 Bremerton ）。這三點，現在已開始逐步實行了。當記者執筆之際，海軍部已和美國七個最大造船公司，訂好合同，先造二十一隻兵艦，其中十六隻是由救濟失業建築工程的經費項中開支的，五隻是由海軍部常年經費中開支的。這二十一隻兵艦建築合同的經費總數，為一萬萬二千九百七十萬金元。

你想這樣大規模的造艦，真的因為美國準備還沒有充分，才來臨渴掘井嗎？真的因為美國也像中國一樣，到日本兵已把上海鬧得血肉模糊了，才到日本買到一隻『寧海』，才向美國公司買三十六隻飛機嗎？記者不是軍事學家，然而由各方面的觀察，知道美國最近對日本的到處畏怯，決不是因準備沒有充分，而最近大規模造艦，只算因日本而引起　個絕妙機會，使海軍方面，有所藉口，而財政部方面，與論界方面，不加反對而已。美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十幾年前便準備妥當了，以後只是一點一滴的更改，而于根本準備，無所更易。我們從去年及今年美國政府所出版的戰策委員會報告書，及軍政部當局和 Payne 及 Miller 等人的著述與演講中，可以知道美國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計劃之精密。從兵士人數，槍械彈藥，飛機兵艦，預算歲收，以至於一隻鞋，一個麵包，一條綳帶，都算得精精確確，算備得充充份份。那一個人是戰時的某地軍需官，那一天要用多少錢，那一家公司要製造多少麵粉，那一個工廠要改裝罐頭機器為造子彈機器，那一家工廠要增加多少工人，那一種機器要怎樣改造，一切一切，美國的軍政部已經成竹在胸，戰爭之來，像老于離婚的姑娘再結一次婚一樣，臨場應付，諸事如意，毫不會有初做新娘，羞人答答之感的。

現在記者想把美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應付計劃，大略的介紹國人。不過在說到這個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準

備以前，應該把『備戰』兩個字，解釋一下。依一般人的心理，以爲戰爭，便是打架，打架也像鬥牛一樣，鬥鷄一樣，只要牛角大，鷄嘴尖，便可以打勝仗的，所以我們一提到戰爭，便想到躍馬揚威的英雄，三國志上的關雲長，手起刀落，將顏良文醜斬於馬下，封神榜上的二郎神，岳傳裏的雙着鐵鎚的岳雲，他們的一舉一動，才算戰爭。其實近代的備戰，決不是要人民學十八般武藝，或是要打鐵匠造幾條丈八鐵矛，而要準備的，却是銀行，是工廠，是人民知識，是報紙，是稅收機關，是電話電報，是整個政府組織，是全部運輸機關，是勞動制度，是醫學，是一切應用科學。因爲近代戰爭準備的是全部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近代戰爭所以決定勝負之標準在于一民族之財力與智力，同時因爲美國是世界的大財主，是應用科學的急先鋒，是大量生產的實行家，是大量教育的先導者，所以美國對下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使比任何國家來得容易而又來得精密。

關于備戰的積極工作，如產業，及教育等等，非本文範圍所能及，現在所說的，只是美國的軍政部方面所負責的準備工作。自民國九年美國軍政部遴選軍事學專家，草擬備戰計畫後，準備工作，日趨精密，這個準備，是參謀總長麥克亞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和多少產業專家，經濟學者，鐵路當局，製造商，美國軍人同志會當局，美國工人聯合會當局，財政部，勞工部等當局，集思聚神，周詳考慮的結果。同時也是美國民族，經過長期的南北戰爭，及激烈的世界大戰所得的經驗的結晶。南北戰爭，事前政府方面，並沒有準備，所以一旦南部諸邦退出合衆國之議起，華盛頓政府，倉皇應付，中間失計之處，不一而足，而資產階級，因戰爭而從中漁利者，不可勝數。戰爭之時間延長，戰爭之損失加多，戰爭之後，繼以幣制混亂，雖北部勝利，然所受損失，已大可驚人。歐洲大戰暴發之際，美國並沒有準備，然而自歐戰暴發至美國參戰，數年之間，却給美國以不小敎訓和充分準備的機會。譬如造軍械一項，因英法諸國，在美國未參戰以前，軍械供給，仰賴於美國，故美國之製軍械一業，勃然而興。其他軍需品，如鋼鐵，棉花，亦充分發展。美國國會，得乘此機會，建設海軍。比較南北戰爭之應付失措，總算好得多了。可是自威爾遜總統對德宣戰以後，各項產業臨時由政府接管，鐵路輪船，徵兵買械，其間浪費之處，不一而足。而國際銀行家，因軍需供給，到處需錢，而從中牟利的，更復不鮮。據可靠統計，前次戰爭，美國如果也有像現在的精密準備，則省出來的錢，當在一百廿萬萬金元以上。

這個備戰計畫的特色，有下列數端，第一是一旦宣戰後

，立刻行徵兵制度，自二十一歲到三十歲的男子，除了因宗教關係（有一派宗教叫做Quaker的，不許教徒參加任何戰爭），及經大總統特准以外，不許片時延擱，受徵入營訓練。第二，是宣戰以後，設法使勞動制度，絲毫不改變，以免產業受到影響，而影響到戰事，工人工資亦不許有所增減。第三，是宣戰以後，馬上把一部分工廠改成兵工廠，或改成造軍需品的工廠，其改變辦法，由軍政部規定，於平時加以試驗。第四，是設法使製軍械的商人，於戰爭暴發後，不致擡高賣價從中圖利。惟政府對於因改製造軍械而受損失之產業，予以接濟。第五，是登記各富戶名姓及其財產，以便徵收特別稅，接濟一切費用。第六，是以政府之力，控制物價，關於俘獲之軍用品及日用品，設法處置，以免影響於市場物價，更設法避免濫發鈔票，以間接避免戰後之經濟恐慌。

據美國軍部當局的意見，其理想敵人之攻襲美國，當在美國新舊總統交替之際，因為美國的總統是十一月間選出來，三月四號才就職的，（現憲法已修改，總統於正月就職）如果新舊總統屬於不同的政黨，則于新舊交替之際，國內輿論，定不一致，華盛頓方面，羣龍無首，而新總統就職之初，諸事不熟手，定有應付失措之勢。同時敵人定盼望美國國內秩序不安，所以進攻之日，必在美國西部農民暴動，及東部工人失業衆多之際；如果根據這個推測，則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實為美國參加世界大戰可能性最大的時候，所以美國的軍艦，集中于太平洋岸不散，而演習之舉，繼續不已。現在羅斯福上臺，不重對外；美日外交，日趨接近，戰雲自然減少一些了。

美國的理想敵人，當然是我們東鄰日本。所以美國作戰準備，亦以太平洋為標的。據說宣戰以後，敵人的運兵船，將源源向美國太平洋岸而來，而夏威夷羣島，將為日本軍艦所包圍。此時美國軍艦，已在太平洋活動。夏威夷諸島上，備有六個月之軍需品及民用品，雖被圍六月，而無降服之虞。美國的聯邦常備軍，首先起運，各州國防軍，立刻跟上，陸戰區域，不在夏威夷羣島必在加里佛尼亞州。

開戰後一切需用，軍政部製有極詳細的表格，將軍需各品，類列無餘。軍艦所用的煤油，製械之鐵鋼，其來源所自，軍政部均已指定，有幾處煤油礦，已由國家劃定，保留為戰時海軍之需。而這些油礦，都在太平洋岸加里佛尼亞州附近。又軍需品的價格，軍政部亦有很精密的估計，且派人專調查各物之物價變遷。軍政部更分全美國為十四個軍需購買區域，對于各區域中所出產的農產物及工業品，其數量，其速度，都有精密的調查與計算。國內各工廠之設備，軍政部

方面，亦洞然在胸，所以一旦戰爭爆發，某家工廠將改裝造軍械機器，某家工廠將改裝造被服機器，都已排定。改裝機器後，應增加多少工人，這些工人將由何處供給，每日出品多少，如何運到前線去，一切一切，都已計算清楚。

關於衣被，帳幕，馬鞍，汽車，貨車等軍需品之製造，比較起來，是容易的事。最困難的，要算軍械一門，因為以普通的工廠來製造大砲，機關槍，及子彈等，工人方面，需要特別訓練，而機器方面，亦需要特別裝置。因此，美國的軍政部，現在已預備好各種軍械製造機的圖樣，製造這一類機件的工具，和改造普通機器為造械機器的說明書步驟，手續等等。連機器的小模型，都造得好好的，屆時依樣葫蘆，毫不困難。然軍政部不以此為滿足，更於平時，給各工廠以實驗。現在全美國有一萬五千家工廠，是聽受軍政部之命令，試驗此項變平時狀態為戰時狀態的。此一萬五千家工廠，由軍部指定，於戰時造四千種不同之軍械，而此種工廠，並不集中於一處，因為避免由造軍械而妨及普通的產業，所以軍政部把全國的需要與供給算好，將應改造軍械的工廠，很均勻的分配於四境。連臨時應用的定貨合同，軍政部都已擬好，一旦戰爭爆發，只要一個電報，或打一個電話，約好的工廠，便會馬上停止普通工作，而改換機器，製造軍械的。

這樣大宗的軍需品，由誰來處理，發付呢？現在美國的軍政部，只有二百名軍需官，加上二千三百名的候補軍需官，共二千五百人。所謂候補的軍需官，乃由軍政部指定的國內有名的商人，產業家，棉織專家，有經驗的買辦等等，當一旦戰爭爆發，他們馬上會自動的到部聽令服務的。且戰爭爆發以後，預計兩個星期以內，可以招進四千名軍需人材，故以六千五百名軍需人材，應付供給，實綽有餘裕。

而且在歐戰期中，美國的軍需庫，還餘存大宗的軍需品和軍械，此項積存，可供第一批出發之常備軍和國防軍；而以後繼續製造所得，留以備後備軍之需用。至飛機方面，在形式上，美國的航空軍，除法蘭西以外，天下無匹，在事實上，法國航空實力，遠不及美國。因為美國軍用飛機，雖僅有三千架，然一旦大戰開始，美國國辦的郵用飛機，可以馬上改裝為軍用機，而於十八個月內，美國的商辦飛機廠，可以製造四萬二千五百架飛機。依此計算，則美國之航空力，實為全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日本近日於東京演習空中防禦，全市燈滅，恐怖充滿了全島，亦無非對於美國碩大無朋的航空軍，存戰戰兢兢之心，而以此種人造恐怖，為日本軍閥們要求擴張空軍之藉口而已。

或者有人會問，美國政府是三權分立的，戰爭爆發，如

果國會與總統府意見不一致，不會羣龍無首，指揮不定嗎？這一點，軍政部早就想到。軍政部現在已製定各種戰時應有之法案，增加大總統之權力，而于戰爭爆發之日，以此項精密完備之法案，提交總統，由總統交國會，預料二三小時之內，便可以由國會通過生效。所以現在世界第二次大戰雖未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美國的政府組織，已經確定了。這些草案，最重要的，是增加稅額和增加總統獨裁之權，以及設立應戰之各項組織。稅額方面，所得稅將無限制的增高，據說在第二次大戰期內，在一定數目以上，個人進款之百分九十五，將變爲政府所有。金錢是戰爭的命脈，到了那個國家生命一髮千鈞之時，不問個人願意與否，是要依法解囊的。僅憑中國式的救國捐，那裏濟事。總統更有權規定物價，及宣佈現行之法律，暫時無效。將私有之產業，依戰爭之需要，加以處置。凡此種種，在前次世界大戰期中，已實現一部分，下次大戰，則更要變本加厲了。

最可注意的，要算是軍政部所規定的戰時各種特殊的行政組織了。根據軍政部之計畫，大戰爆發，將有三個特殊組織之設立。第一是大總統秘書廳，第二是參謀廳，第三是官辦企業機關，三個組織之中，以參謀廳爲最重要。參謀廳之組織，包括海軍部與軍政部之領袖，徵兵總監，勞工總監，宣傳總監，戰時產業總監，而每人下面，將有很複雜的各種組織，尤以戰時產業總監所管轄的，規模最大，範圍最廣，因爲差不多一切私營產業，和戰爭都有關係，而政府之力，將伸張到一切產業裏面去。于是大批的委員，派出所，委員會，顧問等等，將日夜工作，華盛頓方面，得指揮若定，如腦之運臂，臂之運指。各家工廠，將機輪軋軋，晝夜開工，根據華盛頓方面頒下的命令，從事製造；這一項用品造夠了，要馬上繼續造別一項用品，使機力人力，無片刻之停留，戰時產業總監，除發號施令外，更規定製造品之式樣，分配原料品，派定製造品之用途，如何生產，如何消費，物價多少高，零售及批發怎樣辦理。使天然富藏，如煤油及煤鐵，不致于浪費，使前方軍士及後方人民，永無衣食不足之虞，更使經濟之供求，保持常軌，政府不致于濫發鈔票，經濟界無不景氣之變，而大兵之後，將無凶年！

隨大戰而起者，將有許多官辦的企業機關，此中最重要的，當推戰時財政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其資本金爲五萬萬金元，以接濟政府金錢上之週轉。此外爲官辦電力公司，以供給原有各電力公司之不足，官辦海運公司，以建造新商船，應付運兵運械之需要。官辦海上保險公司，以保險貨物及船隻，戰時貿易公司，以應付對外貿易。凡此

種，都是臨時設立，以應付大戰發生後特殊問題。美國現在已有十二間國家準備銀行。已有世界上最大的電力公司，已有許多國家津貼的海運公司，已有不少的海上保險公司，然猶朝夕思維，深恐戰爭延長，現有之機關，不克應付。當局謀國之殷，備戰之週，眞使我們毫無國防準備的國家之人民，愧羨交至！

更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的。美國雖然是天富之國，然而有些原料品，非仰給於他國不可，據可靠估計，鋼鐵一業，其製造所需，有四十種不同的原料，是要由國外運到的。錳爲造粘鍊鋼之最重要原料，然美國本國產錳甚鮮，必由蘇俄，巴西，印度，及非洲黃金海岸運來。鎳是從加拿大運來的，錫，是從巴利維亞，馬來半島，及荷屬東印度運來的，生絲，是從日本與中國運來的，織毯羊毛，是從阿根廷，新錫蘭，及澳洲運來的，長纖維棉花，美國還要請敎埃及與印度；木漿與新聞用紙，加拿大是美國的老主顧，生橡皮來自荷屬東印度及英屬馬來半島，棕樹油來自英領西非洲，而海獸皮來自德國及蘇俄，凡此種種，都多少和美國產業的本身生命有關係。一旦戰爭開始，如果敵人封鎖了美國港口（如果英日合而攻美，大有被封鎖之可能），美國有什麼辦法應付呢？軍政部對于此層，亦已想到。多少科學家，在那邊研究，以美國方面能够出產的東西，設法代替。大致說來，總是有辦法的。

美國的陸軍實力，合聯邦常備軍及各州國防軍，共達一百萬人，然戰爭開始以後，馬上徵兵，六個月以內，可以練好二百萬人。一年以內，陸軍可達五百萬。練兵之法，歐戰期中，是分區造木寨，以爲新兵住宿之所。依現在的新計劃，則以木寨之建造，浪費人工，故軍政部已調查好各地的衙門，市政府州政府及聯邦政府的建築物，貨棧及旅館等，指派停當，爲新兵住宿之處。

海軍方面，在史賓生造艦計劃未通過之前，依本年四月一日之計算，美國海軍實力，略與英國相埒，日本尙瞠乎其後。不過如果依日英二國現行計畫，積極造艦，而美國置之不問，則在民國二十五年英國將有軍艦六十六萬二千噸（663,518），美國爲六十萬七千噸（607320），日本有六十萬四千噸（604,678）。所以爲使五五三之比例，繼續維持下去，美國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當再造一百十九隻兵艦，此一百十九隻裏面，多半是小的驅逐艦。因爲美國最多的是大的巡洋艦，最缺乏的是驅逐艦（或稱毀滅艦。）不過美國今日海軍方面的缺點，不在于軍艦之不够，而在於人員之不足，現在海軍官員，有百分之十五的缺額是空着不補的。英國與

日本，則人員已完全滿額。此史賓生的海軍政策第三條中，所以有補滿名額之要求也。

上面是美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的大致情形。要研究其詳細辦法，不是軍事學方面之門外漢可以勝任的。不過由這個大概情形，也可以知道强國之所以爲强國，適於生存之民族之所以適於生存了。據美國最負國防重責的人如麥克亞述將軍（陸軍參謀總長），如 Payne上校（胡佛任內之陸軍部副部長），及蒲拉（爲歐戰期中戰時產業總監，美國最大銀行家之一，爲本屆羅斯福總統當選之後台老板。美國人稱Baruch爲大總統之大總統）等人的意見，美國有史以來，國防準備之充分，無如今日。而列强對於美國，決不敢有意挑戰，因爲誰來捋老虎鬚，誰便會做老虎牙上之肉！

八月十四日寄自美桑里大學新聞學院

補白

鞋考

（尙節之）

鞋之名東漢以前無有，釋名云，鞋解也，著時縮束也詩縮版以載是其證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則舒解也，按旣曰縮曰解，則鞋亦有系也，又即文義揣之，似鞋之制較履爲輕便，故曰舒解，釋名爲劉熙著，熙東漢人，是當時已有其物，然著之者殊不多見也。

至隋唐遂大興隋書輿服志紫絲鞋田獵服之，田本遊戲，故可服鞋，隋唐嘉話，鄭愔爲吏部侍郎，贓汚狼籍，有選人係百錢於鞋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又杜甫詩，靑鞋布襪從此始，是隋唐燕居常著者盡鞋也，惟鞋有帶以爲固似今日小兒耳。

自鞋大行靴遂爲官服鞋爲常服由唐迄今

歸田錄云，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是可證自唐以來，以靴爲官服，以鞋爲便服，自唐而宋而淸，相沿不改，若周秦兩漢，祗有履而已，官私皆服之，自靴鞋行，足衣遂有區別。

淪陷二年之東北踏查記

生‧人‧

塘沽協定簽字以後,中日兩國爲僞「滿洲國」軍事上的鬥爭, 已暫告一段落,日本宣稱「滿洲國」從此由軍事時期,進而爲建設時期,僞「滿洲國」的基礎, 從此當日臻鞏固。回憶『九一八』事變以來,轉眼便是二年,這二年裏,經營的情形如何,國人除從日本傳來的片面消息,得知一二外,實在沒有詳確的記載。 國人如果不甘心放棄東北這一塊領土,則東北的實況,時時刻刻都有詳確知道的必要, 然後才能够想法應付日本,才能够談到將來的收回。記者奉派冒險出關,親往東北各地調查,便是爲了這一個意義。現在先將沿途見聞, 略記於下;其他重要材料,容日當陸續發表。

【一】在天津丸上

記者於八月十日,從天津出發,因北寧路僅通唐山,若再東去,須費多少周折,遂決定搭輪經大連東來,恰好是日「天津丸」要由塘沽,開大連,我就在津預先買下了一張三等艙船票。九點鐘到東車站,站台上候車的人已經滿了,佇候着由平開來的車,清晨雨淋淋不止,微風吹動,天氣驟然變冷了許多, 人們都有點瑟縮的樣子。 路局查知去塘沽的乘客很多,在由平開來的車未到以先, 另加開一塘沽班, 我便乘這班車,到了塘沽。

出了塘沽站台,就看見「天津丸」靠碼頭停泊着,進了船艙,有一個着白衣的茶役,喊着極粗暴的調子,命令式似地指着說:「中國人佔這邊!」於是我便遵命把隨身帶的簡便行裝,照他指定的舖位安排妥當了。艙裏還沒有多少人。

不一會兒,由平開出的車來到,艙裏陸陸續續進來了一夥一夥的日本男人,女人,小孩子,那茶役們(都是願爲人奴隸的華人!)恭而敬之地爲他們安排舖位,另外每人還給一個小皮枕頭(中國人沒有。)中國人陸續也上來了大小有三十餘人。

跑塘沽大連班的輪船有三隻:天津丸,長平丸,天潮丸,都是日本船,其中以天津丸爲最大,當年駛於塘沽大連間,每四日一班。往年由關內去關外,或由關外回關內的旅客們,因圖乘船較乘車省錢,乘船來往的很多,自從北寧路有了戰事,這條海路便成了唯一孔道了。船艙分一,二,三,四四等,三等艙雖然遠遜一等艙,但除了空氣惡濁一點,睡着還算舒服,不過把中國人驅逐(實不異於驅逐)在一條較比汚穢的日本式的大炕

上，形式與物質上的待遇均不平等，然而花錢是一樣，這是上了船就感覺到的痛苦。挨着我睡的兩位學生模樣的青年，聽他倆趨耳小語：「我們一切要忍痛吧！」這一句話，安慰了我許多。

船定在三時起椗開行，十二時半搭客已滿，中國海關檢驗完畢，外邊雨仍濛濛不止，客人們都躲在艙裏，日本人男的女的，你說我笑，都很起勁；中國人多半都很呆痴地躺在舖位上，仰視着船艙上的天花板。

不平的事情又來了，一時半的晨光，杯盤鏗鏘地響起來，茶役操着日語，意思說是「吃飯了」！剎那間，日本人已經大嚼起來，中國人這邊，看見人家吃飯，都說：「可不是餓了！」於是都坐直，眼巴巴候着茶役送飯來，（飯費已包括船票內，不另取資），那知一等兩等，等到日本人吃罷多時，中國人的飯，還飄渺無踪，有一位餓的飢腸轆轆的同胞，忍耐不住的樣子，提出了質問，茶役說了：「船上只給中國人預備了一頓晚飯，今天下午六點開；一頓早飯，明天清早七點開，午飯只許日本人和外國人吃，你要不平，去問船長去！」大家聽了，恍然大悟，只聽見那位質問的同胞「唉」了一聲，重把懶腰平平地臥下，衆人亦無言無語地隨之倒在原舖位上。

三時船啓駛，船行極穩，日本人仍是談笑風生，我們中國人依然是死沈沈地睡。好容易到六點鐘了，大家都振了振精神，預備飽餐一頓，豈知仍是日本人先吃，等人家又吃飽了，我們方吃垂涎已久的第一頓飯。好歹囫圇了一陣。據細心客說：「不只多少一頓餐，先後吃的不平等，就是吃的東西，亦有厚薄，人家多一盤滷豆腐。」大家說：「這就滿够優待」！隨後相對苦笑一陣。

吃完飯以後，暮色已蒼茫，白浪滔滔如沸水，憑欄遠望，渺無邊際，令人驟生：「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傷感了！

夜裏睡不着的時候，和同睡的人們，互談一些無聊的話。有兩位是北平□□大學畢業生，擬向□□當中學教員，有一位是要到長春去謀差，據他們說，因為在關裏謀事日久不成，不得不到「滿洲國」謀生，實出萬不得已，但能在關內找得一噉飯處，誰樂意自我當亡國奴！他們并引証素被東省人民稱譽的張煥相，如今為什麼也投降偽國？這裏邊都含着實際問題。我聽了只好說：「是！」

艙客呼盧呼盧都睡了，船機軋軋的聲音，和濤浪波波的聲音，從船艙小窗裏送進人們的耳鼓，在夜深時，格外覺得驚人。

晨曦從小窗射入時，衆人才把惺忪睡眼睜開。

又是日本人吃完了，中國人才吃早餐。自然我們抱定了「忍痛」的目的，便要忍痛到底；晚吃這一頓飯，大家都沒以為晚；吃在人家後頭，似乎是應該這樣。

早九時半，船已靠近大連。一陣鑼響，大家隨鑼聲跑到甲板上，白衣的茶役，指揮着中國人站一邊，外國人站一邊，外國人隨便立着，中國人須成四人行。不一會兒，港務局職員來驗病，點了點數目便走開。外國人一哄而散去收拾行李去了。中國人還須爲候着水上警察署的偵探來檢査。一個細長身材，洋裝，著長統皮鞋，便服的華人偵探，在我們一旋人中，用很尖銳的視線看了一遍，對着一位有黑鬚老者問：

『作什麽的？！』

『作買賣的。』接着又問他的姓名，去處，籍貫。等那老頭兒說原籍是

遂化縣的，這位偵探便硬說他是給李壽山來大連作買賣（買賣二字，因爲我國幹義勇軍的好拿牠作隱語，遂成了不辭的名兒，老頭兒緊不承認，並肯具保証明，這位偵探便把他拉在一旁候審。連續又問了幾個人，都沒有探究，獨獨把我和那兩位畢業生，一位到長春謀差的青年人，從幾十個人中，挑選出來，一一詢問：

『作什麽的？』

『到××當教員。』

『有什麽証明？』

『有學校的電報。』那位畢業生，指其同伴說，他和我是一樣，隨後把電報遞給偵探。

『站在一邊，等候到衙門！』偵探說了，又問那位到長春謀差的。那位謀差的把某人給鄭孝胥的薦信拿出給他看，他又說：

『站在一邊，等候到衙門！』

末後，他來問我了：

『作什麽的？』

『我是中國××機關的職員，要到××去接家眷！』

『××機關？』他很疑惑的樣子。

『有名片沒有？』

『有一個通行證請看。』隨後把通行証給他看，他端詳了一回兒，又送給我，說道：『下船到衙門去！』於是我們四個和那老頭兒，都被這位偵探交給一個茶役，臨時看管起來了！我們五個人的態度非常鎮靜，還不住地打趣，可是別的中國人好像都爲我們担心的樣子。後來那位老頭兒又被那位偵探拉到一邊經審問後釋放了。末後，只賸下我們四個。

下船後，茶役當了臨時的解子，把我們一行四名犯人，領到離碼頭不遠的『大連水上警察署』，上了樓，那長格子偵探也跟蹤而來，見了我們，點了點數，一二三四，手揮茶役使之去，茶役交完了差，一溜烟跑開了。

偵探引我們四個人到一個屋子裏，上面掛着一個橫牌，上寫『高等係』。那位偵探便審問我，還有一位華人偵探審問那兩位畢業生，有一個日本人審問那位去長春謀差的，分頭審問，一時恐嚇，一時欺詐，足足有一點半鐘。把我們的手提箱，翻了又翻，一塊破紙，也要疑神疑鬼的看半天。還算不錯，經過很久時間的偵察，我們四人，都被認爲沒有嫌疑釋放了！這一道鬼門關才算過去。據說警察署裏押着很多中國青年人，都是被這幾位華人偵探認爲有「危害滿洲國」的嫌疑的。在沒有踏入僞「滿洲國」土以前，就使人有兩種極悲痛的感觸：一，輪船上的僕役們，都是由華人充任，對日人極卑躬折節，對中國人極傲慢狂大。二，警察署裏的華人偵探的鞠躬盡瘁，甘心爲奴，實在都令人不可思議！

【二】在大連

從警察署出來，我們四個人就好像共過患難的弟兄，立刻覺得親熱起來，我乘了一輛馬車，一直把我們拉到奧町××旅館。有一個山東老闆，很親熱的歡迎我，把我讓到一間極污穢的房間裏去，一壁還向我道歉說道『旅館裏已經擠得滿坑滿谷了，你們屈尊一點吧！好熱鬧的博覽會呀！』

經這位老闆詳細解釋以後，才知道日「滿」正在如瘋似狂地舉行所謂「滿洲大博覽會」。日本朝野和「滿洲國」的傀儡及頑民們都赶來參與盛會

。這個會已經自七月二十三日起開幕，至八月三十一日告終，會期四十天，每日參觀者不下一萬餘人，據日本人自己宣傳是世界上空前的博覽會。

在旅館稍微休息了一會，就跑到一家小飯館子裏去吃飯，吃飯的時候，一位操山東口音的（山東人在大連經商者最多）堂倌看我像自什麼地方新來的樣子，湊近我就和我東拉西扯，他問到關裏的情形，各界人們關於抗日的主張，他一會兒慷慨激昂地說他們被壓迫的痛苦，一會兒又很消極地對祖國事抱很大的失望，我只能安慰他，鼓勵他。他說到長城大戰時候，他們是怎樣盼望着大捷，不幸以後撤兵了，他幾天吃不下飯去。別人也和他一樣爲國擔着憂。到大連以後，我覺得這是第一個稍覺快意的感觸。

吃飯完又回到旅館裏去，那三位同伴因急於北上；要在下午四點鐘上車，我對因必要參觀博覽會後才能走，我們便在旅館裏互道保重而告別了！他們也就起始到僞國去謀生去了！

「滿洲大博覽會」設在大連白雲山下，廣約一千餘畝，極廣闊，自去年春季即興工建築，今年六月間始竣工，建築費用達日金八十萬圓，內分三十餘館，每館由一地名代表，內中陳列都是該一地工業和農業產品，較大的如「大阪館」，「東京館」，「關東廳館」，「新潟館」，「兵庫館」，「高岡館」，「國防館」，「五十年後的滿洲館」等等，內有銀行，郵局，警察署，消防隊，各種遊藝場，飯館街衢櫛比，儼然一個小都市。

至于這個會的宗旨是什麼呢，是提携日「滿」工業的發展，發揚「滿洲國」的寶藏。但是除了有一兩個「館」與「滿洲國」有關係外，其他都是由日本國搬來的，與其稱爲「滿洲大博覽會」，不如稱爲「日本大博覽會」恰當。然而人家主旨是爲傀儡撑腰，日「滿」一體又何妨？

到博覽會已經六點鐘，白天展覽時間已過，（日場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夜場自六時至十時。日場票價日金五十錢，夜場二十錢。）夜場較大的幾個館都不開，於是把幾個小「館」一一參觀了一遍，對于人家的工業品，佈置，建築，和職員服務的精神，只有欽佩羨慕，可惜記者不懂得工業，不能作一個詳細的報告。因爲時間太晚了，各館均關閉，只剩下各種遊藝場開演，大連新聞社主辦了一個野外劇場，無非是表演一些日滿親善的把戲而已！

因爲頭一天沒得窺全豹，等到第二天還沒到九點鐘我就又跑去參觀，這一天我把幾個與我們有關係的館都仔細看完了：

先說「國防館」，這裏邊陳列着日軍和我軍開戰所獲的軍械，名之爲戰勝品。又有擄獲我義勇軍的各種槍械（抬槍，手銃子，七星子，六輪子等等無一不備）。最奇異的有一個用大樹身做的砲身，當中挖一空洞，內儲沙藥，接上砲擊，就可發砲。據日人自己在牌上說明該砲係與遼陽一帶老北風作戰時所獲，并稱支那義軍無彈砲，乃以此笨物交戰。使我們看了，眞覺着太難爲了我們眞正救國的義勇軍了！再有三張圖：一張是說明九一八以後日本在東北四省軍事行動的地點，每一個地名，均有一小紅電燈，用電流說明軍事行動的先後，我們看了這張圖，覺得我們把東北四省失掉的那末容易！一張是說明九一八以後掃除匪軍（就是我們的義勇軍）經過，把唐聚五的像貼在遼寧省圖上，李杜貼在吉林省圖上，馬占山貼在黑龍江省圖上，湯玉麟貼在熱河省圖上，由多少個小燈代表日本軍，通上電流，則此滅彼，這幾位起義領袖，都被困在垓心了。看了這張圖，不單是覺得耻辱，並且爲我們這幾位領袖惶恐萬分，人家捉不住本人，拿像片來出

氣了！再一張是用死去的義勇軍的像片，湊了一張東北四省圖。從這一張圖知道多少義軍大頭小目，是被他們屠殺了！

在這一個館裏，除了上述一切圖形令人看了心悸而外，尚有日本都市防空的模型，各種國防上的武器，足資借鏡的很多，他把東京市做了一個模型，在各重要街口都佈置着防空武器，表演一個夜間防空，首先是都市中正在熙熙攘攘的情形，以後警署偵知敵機來襲，立發警笛，全市車輛燈火隨之停熄，街口防空武器即開始活躍起來，剎那間敵機突現空際，高射砲，高射機槍即開始射擊，敵機有的被射墜落，有的逃遁，警署再鳴警笛，全市光明如舊。雖係長僅二丈的模型，但一切都活動與眞的無異。據說大連時常就有這種練習。日本知道空中戰在將來世界戰的重要，昕夕不斷的預備，看了這個，立刻使我想起日軍襲平津時的北平防空，我們實在應該有所警惕！

其次「五十年後的滿洲館」，要參觀這一館內的東西，另須納日金十錢，到裏邊由一日人領導，並代解說裏面由他們幻想出來的「五十年後的滿洲」圖，「滿洲五十年後的建築」，如何崇高，如何偉大；「滿洲五十年後農工業合理化」；「滿洲五十年後在空中有游藝場，休憩所」；「滿洲五十年後精星球旅行」；「滿洲五十年後電氣化」；「滿洲五十年後的交通網」，滿洲的一切，在五十年後是什麼樣子，都由這幾張圖上，表現無遺。胡適之先生告訴我們五十年後可以救國，不知道我們的計劃在那裏？我們的幻想在那裏？可是日本已經把滿洲五十年後的大事安排了！

還有一個「土俗館」也値得說說的，所謂「土俗」並沒標明是「滿洲人」的土俗，裏邊每一物的陳設都標明「支那人用品」。我們知道外國人好拿「小脚」，「大辮」，「煙槍」等等來代表中國人，日本是我們的近鄰，考査的當然更詳細了！在這一個「土俗館」裏，有中國十二個月裏的用品，如正月十五的龍燈，過舊曆年時祭皂，天地神，門神，對聯，無一不備。『小脚鞋』，長烟袋，山東人賣燒餅的幌子，眞是應有盡有，集「土俗」之大成。然而，他骨子裏並非是拿牠來表明「土俗」，純粹是不以此不足以表顯華人的陋俗，不足以汚辱華人！所以外國人（英美俄國人去參觀者很多）看了忍不住嗤嗤的笑，我看了則覺得格外的羞耻。

日本爲鼓勵「滿洲國」人來參觀，特發半價車票券，贈彩，贈電車票，很遠的鄉下紅男綠女們，都一羣一夥來參觀，日本人也特別表示親善，到處都是日「滿」交插的旗子。

十二日夜裏我便離開了大連。（在大連記）

【三】南滿車上

十二日下午四時，乘南滿車，每輛車上，都掛着一個牌子，上寫「新京行」『Hsinking』字樣，車上的旅客們，在答問之間，把「到新京去」說的怪熟，我聽了，格外覺得刺耳。有一個日本偵探來盤問我要到那兒去，我不知不覺說出「要到長春去」我說了立刻覺出錯誤來，立刻就更正說「到新京去」，但終究免不了遭他的白眼，還和我囉嗦了半天。他說「長春是舊軍閥時代的名詞，不准再稱呼！」我領首道：「是」！

這次通「新京」的車上，日本乘客特別的多，多半都是到大連參觀博覽會回去的。開車後，很多人拏着「滿蒙經濟論」，「滿蒙富源」這一類的雜誌做爲旅途上的消遣品，中國人（也許是「滿洲國人」吧！）則看「江湖奇俠傳」，「三劍客」一類的小說。

過了沙河口不遠就是三十里堡，站台上小販們，手提着裝滿筐子的蘋菓，吆喝着出賣，每筐價值日金一圓，旅客們爭先恐後的買。據說關東州菓園以三十里堡爲最大，蘋菓產量極豐，品質亦好，都由日人經營，南輸大連，北輸至哈爾濱，滿洲里，每年可獲利數十萬圓；金州，普蘭店一帶的菓園，還不在內。

從沙河口起，一直到瀋陽，沒有一站不有很多的日軍站崗警戒，沙袋壘壘，和一些永久防禦物。

靠近我坐着的一位老者，他自稱要到海城下車，我問他近來「鬍子」騷擾的情形，他說：「鬍子在青紗障起以後越發多了！三天兩頭攻打車站，鄉裏住不可能，城裏住又怕荒蕪了地，日本軍去少了剿不了，還恐怕吃他們的虧；去多了，他們就遠竄；「滿洲國」軍隊更不中用，他們還同「鬍子」勾串。老百姓們沒法子，暗中央求「鬍子」不要過分騷擾，吃粮，穿衣都由老百姓們供給着，只要能讓種莊稼。所以，幾年以後，「鬍子」與老百姓恐怕要打成一片了」！他說完了，還下了兩句總評：「一年不抵一年，光景不如從前！」

說着說着，車就要到海城，這位老者拱手作別。海城站台房子，被槍射擊的痕跡，歷歷在目，有與日本軍服裝不分的「滿洲國」軍隊一小排，站在站台上担任警備。

【四】瀋陽半日遊

十二日夜裏十一時半車到了瀋陽車站。（「瀋陽」二字，也被禁用了，還是叫「奉天」老名兒。）到大連的時候，還覺不出天氣的差異，一到瀋陽，又因夜裏有風，覺得格外冷颼颼的。

向例客棧派穿號衣的夥計到站兜攬生意，今夜不知爲什麼看不見一個「紅帽子」（凡在南滿車站的脚夫，均頭戴紅帽，被稱爲「紅帽子」）搶着我的衣箱過了隧道，才遇着一個接站的夥計。到了棧房裏，才知道近二年來，關裏外都鬧亂，往來旅客稀少，生意不如早先了！

昏昏沈地睡了一夜，清晨七時我就起來準備作竟日遊，到城裏已經快八點了，商店，小販已開始營業，河北，山東兩省的販夫，車夫到處都是，在街鬧鬧吵吵，一如往昔。

原先城裏日本商店不很多，現在添設了不少，如「大同商店」，「協和商店」，「滿蒙商店」一類字號的商舖也特別多。

我到一家商店去找同鄉，這位同鄉知道我是從家鄉來的，一見了我就顯出親熱來，他邀我到內屋去談，他開首就說：「一二年來沒看過裏邊來的人，我們在這兒如同坐在獄裏，天盼天，月盼月有人來打救我們，那知道到現在更成無期徒刑了！」我說：「我也好像偷偷地來探監！」說完了，我倆禁不住苦笑了一陣。他又把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事情，告訴了許多，他說到傷心處，眼淚簌簌的掉。

最後，這商人告訴我：「以後無論中國人或甘願稱爲「滿洲國」的人在東省經商，已要日瀕絕境：第一，中國貨物自內地運來，征收重稅，價格提高，銷路日蹙。第二，日貨進口免稅或減稅，有一商店即一日貨銷賣處，將來各種大商店，均由日人專必經營，華商與「滿」商勢一被抵制。再加限制資本登記獲利，即有盈餘，除在「滿洲國」和日本消耗以外；萬不能流溢于其他各國。」他又說：「現在超過千元以上的匯欵，須預先說明，登記。」

後來我又跑到一個機關裏去訪熟人，他們都表示在日人（在「滿洲國」機關之下的日本人）鐵蹄之下作事情極痛苦，給他們做事情，完全以拿「大洋」爲目的。

差不多的街道走遍了，才從小北關跑回客棧。

在瀋陽流覽一周，才知道：『景物依舊，人事已非』了！

【五】瀋長車上

因爲我急于樂意到長春「滿洲國」的「新京」——（僞都）去看，在瀋陽不便躭擱，當日十二時由瀋陽南滿站上車，這一途程上，中國人來來往往的很多，有一位在瀋陽北新城的種地的老頭兒靠近我身左旁坐着，我問到他種地的情形，他很簡賅地告我，他有上田二十晌，（每晌合十畝）去年收糧一百四十担，可售八百餘元，每晌納銀丁八元，共合一百六十元，雜差，徭役，臨時捐共納一百四十元，雇長短工六名，工資共三百元，還得吃六十擔糧。左算右算，一年還須賠二三百元。我問他原因何在。他說原先錢糧輕，沒有什麼差徭雜稅，現在可不然了！我說：「以後就好了，日本人替咱們把鬍子打跑，差徭雜役都沒有，錢糧也要減輕了！」他聽了，看了看我，不精一聲，把身子一扭轉過去了！他心目中以爲我就是「漢奸」呢！

在一旁坐着的是熱河省警務廳特務科科長姓劉的，他自己說要赴「新京」出席「滿洲國」全國警務會議，他說以後「滿洲國」的警察，完全要「日本化」，編制要效法日本，教練要效法日本，什麼「左大迴」「右小迴」，清查戶口，警察清鄉，應興應革的新猷，給我講了一大套，他講得津津有味。

末後，他又把熱河省經濟狀況告訴我，他說熱河的財源，全憑着「大烟」，今年本有七八成的希望，因爲被雨浸壞了，只有二三成的收穫。今年熱河省過的是飢年：明年鼓勵人民種烟，就許好一點！

【六】在長春

車過泉頭，有「滿洲國」軍隊一連，小學生一羣，樂鼓齊奏，爆竹並燃，旋見類似紳士模樣者多人，滿面陪笑，亦步亦趨地，擁一日軍官登車，小學生鞠躬再三，軍官也還禮如儀。這一幕劇，讓我看了，在喉嚨中有說不出的難過。我怕五年後，這羣小學生，也就是日本有用的奴隸了！

下午六時來到長春，南滿車到長春也就到了終點，不再前駛了。去哈爾濱的則改換中東路車，中東路現被僞國改爲「北滿鐵路」，去吉林的，則改換吉長車，如去敦化，延吉，龍井村一帶的，在長春也可以乘長吉，吉會通車，極便利（其實日本是爲軍事上的便利，才築的吉會路。）旅客們多半在長春住一宵，或落棧休息休息，再各奔前程。

客棧（東省的旅館，多稱棧房，如福順棧，悅來棧，日升棧，天泰棧，瀋，長，哈都有。）裏住客，非常的多，不像瀋陽旅館那般寥落。當旅客一到棧房裏，照例有一長衫先生，寒暄幾句，隨後把姓名，籍貫，去處都問一遍。從各方面看出棧房的生意很興隆，經仔細問過，才知道「新京」成了「僞都」以後，市面發達了很多，一個政治的中心，來來往往的人，一天多一天，每一棧房裏，長年住客，就佔全部房間三分之一，據說是「滿洲國」各機關還沒有建築齊備，小機關有的在棧房裏租房間辦公，職員們在棧房裏租作宿舍。趕忙洗完了臉，就從頭道溝步行到城裏，雖然時間已是夜裏，但街上車馬如梭，游人如鯽，較比事變以前，的確是熱鬧了很

多。最觸動眼簾的便是什麼「新京」，「大同」，「共存」，「共榮」，「安民」，「順民」等類字號的新興商號，和各種「日滿××株式會社」。到處都有。

城裏仍是土馬路，車行塵揚，不能張目。頭道溝的舊房子，正在翻修中。走到城裏四馬路時間已晚，僱了一輛四輪馬車，一直拉同客棧來休息。

因爲隔壁的住客，男的，女的咭咭呱呱鬧了一宿，擾得我一夜不得安眠；黎明剛要入睡，馬路上轆轆的車聲，嘈雜的人聲，使我不得不起牀。

長春氣候較比瀋陽又冷了許多，吃過早飯以後，包好了一輛馬車，先到僞國務院，參議府，以後又跑過十四五里的路程，到僞實業部，民政部，文教部，建設局，我假托一點事情，到內部都略事流覽了一遍。僞國各部院址，距城均甚遼遠，房舍都是新築的。僞都建設計劃區域畫成二〇〇平方啓羅，境界由長春車站起南至高臺子爲中心，東至約六・五啓羅南至約一〇・五啓羅，北至約八・五啓羅，西至七啓羅，西北端至蘇家營子，東北端至金錢堡，南至高家店附近，東至石碑嶺。所以距離長春市內三十餘里以內的地方都在大興土木，已經竣工的有僞各部院。日本商人劃出來的地基尤其多。將來僞國不只使他成爲個政治的中心，還要使他成一個商業中心。瀋陽昔日的繁榮，漸漸移到僞都來。

我到僞××院訪某僞高當局，談時，有一日人秘書在旁默坐監視，我冒充是他的親戚前來求差，先說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以後他對我說：『滿洲國』各機關現在實行緊縮，日滿平均用人，閒人太多，不好安插。我問他年俸若干？他答年俸雖「二萬國幣」（滿洲國幣），但秘書每月五百元之薪金，須自二萬內扣除（談時，伊頻頻視其日人秘書）所餘亦僅足應酬罷了！」我問「應酬會這麼大嗎？」他答：「大宴小會，差不多天天有。」我問：「公事忙不？」他答：「每星期開一次例會，照例列席。」我問：「執政可安康？」他答：「執政雅人深致，每天公餘之暇，以花木自娛，倒也優游自得。」我們倆好像背戲詞。

我因爲有日人監視着他，不便問許多，遂辭別了。有一位同鄉，老早聽說他在僞外交部當屬官，當我找到掛「謝公館」牌子的僞外交部一打聽，那位同鄉害了精神病已經回到關裏來了，後來又據別位同鄉說，他本來是一個「好人」——有國家觀念的人——那禁得起日久天長的刺激呢？這回的精神病，完全是由受刺激而得。

另外我又訪了好多二三等脚色的僞官，除了極少數自幼受日本教育，現充日文翻譯者外，其餘都表示極痛苦。有一位曾這樣對我說：「去年還拿我們當猴兒耍，今年連猴兒也不讓我們當了！」言外之音，足見當傀儡也不容易了。（在僞都旅次）

【七】哈爾濱見聞錄

哈爾濱在昔日是東三省的第一個大都市，在現在依然能保持它原來地位。哈爾濱又是我第二個故鄉，所以我要到哈爾濱的趣味極厚，同時，我所感受的，也較比特別深切。

坐在南滿車上，好像置身在一間幽潔的日本臥室，雖則是長蛇一樣的列車，也覺得它嬌小玲瓏，總是日本味。一上了中東路車（不，已經僞國改爲「北滿」鐵路了！）立刻感到它別具風格，一輪一軸，都顯着偉大。車上漢文，「中東」字樣，已完全易爲「北滿」字樣，可是代表「中東」字樣的俄文「K B.」還依然存在，據說是俄方局長爲德義，只應許僞方更改漢文，

俄文還須保留。我覺得還是無可奈何中，差強人意的地方。

經過九小時的行程，就到了哈爾濱。一下車，有一位著制服的「滿洲國」稽查擺住我的去路，他說：生人入境，須要登記。我不得不把一個假住址，職業告訴他，他也就照錄在一個登記簿子上。我自以為我是哈爾濱的「熟人」，他竟認我是「生人」，眞使我氣不舒，但是我又不敢和他嘵舌，同時他把我舊地重遊的美夢給打破了，好像是訓教我：這裏已不是你的故鄉了！

到哈爾濱聽到的第一件新聞是法政大學教授，女學生綁黑龍江偽省主席孫其昌之子一案。這一個案子，驚動了日偽文武百官，以堂堂大學教授，竟行綁票，不只有損偽國聲譽，且象徵偽國社會不安寧景象，日偽視為事態重大，乃挨戶搜索，綁票教授，不幸落網，教授邵某張某，女學生牛立品，全班入獄，被株連的很多，詳情日偽嚴禁紀載，故此案現仍在糊裏糊塗中。不過據日本的漢字報載說：「在滿的大學教授，以教書為名，暗行反滿工作，彼等以鬥智不鬥力的手段，綁財主或在職官憲，內中組織，甚為嚴秘，「滿洲國」則對此等智識份子，已有取締決意」云云。在滿的智識份子為什麼要挺而走險？這倒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

第二個是哈爾濱道外鉅紳張維中被綁案，這一個案子，據說是由潛入哈市的義勇軍做的，現在尚無下落。

第三個是大聯合航務局董事王省三被綁案，幹這件案子的是退伍的海軍，索價三十萬，王家產不值，聞將撕票。

第四個是俄匪綁哈埠名旅館馬迭爾少東案，現在也無信息，其他商人，小財東被綁案，一打開偽國報紙，常常的是連篇累牘，把一個號稱「東方的小巴黎」，「東方的莫斯科」，弄成了一個「匪世界」，不能不謂日偽的「功績」吧？！

× × × × × ×

在街上遇見一位熟人，他是某區立小學教員，他告訴我現在的愚民教育情形。一入高小，便強迫讀日文，偽「滿洲國」的歷史，是從多爾袞入關起，以前的是混沌世界；外國地理歷史，先講日本，次講歐美非澳諸國，獨獨對我中國一字不提。我聽了，又好笑，又好氣。他又說：現在的小學生們，當面說是滿洲國人，背後他們罵道：「滿洲國」不是人，我是眞正中國民！」

偽國將鴉片由政府專賣，每年可增加三千萬歲入。只哈爾濱一地，現時有鴉片銷賣所四十家，於十月一日以後，將添至七十家。哈爾濱專賣署長是謝國華，總分銷處處長是哈埠有名鉅紳吳子肯。現時烟土都是自熱河運去的，各鐵路都有運烟專車，烟土運到當地後，由專賣公署的日本技師，先用一種藥品炮製，使着牠味美而易上癮，上了癮就不容易再忌，這也是毒上加毒的侵略方策。又每一吸戶，必須在專賣公署先起吸照，註明每月吸烟量數，多抽少抽，私藏烟土，若被緝私隊查出，輕則罰款，重則坐獄。每一烟槍，另裹一捲，上嵌號碼。據調查哈埠現有烟槍兩萬多桿，內有新進吸戶佔一半，且多係青年少壯，摩登姑娘之輩，豬倭（多以號名）談愛，左一右三，天長日久，都變為芙蓉隊裏的伴侶了！這也不能不謂日本三毒（烟毒，賭毒，梅毒）政策下的好收穫吧？！

× × × × × ×

據偽國官場中人說：「日本人到「滿洲國」來都染上習氣了，吃「滿洲

國」館子，進「滿洲國」舘子全都好。原先他們不肯把利權外溢，現在日「滿」合作下，居然也破了規矩了。」他們忘掉日本人用的誰的錢！

× × × × × ×

舊歷七月十五日，日僞軍警當局在松花江中放燈火，大張佈告說：安居樂業，娛樂市民。

× × × × × ×

八月廿五日，日僞軍水陸空在松花江北，掃滅所謂之匪賊，匪衆有一百餘名，竄到市內，軍警一齊出動搜查住戶，一無所獲，住戶因屢次搜查，都叫苦不已！

× × × × × ×

喇嘛台前，有一個日本兵，無故暴打一個警察，警察一壁抵抗，一壁口聲喊着說：你別覺着我是亡國奴，有一條命就夠了！」可是，警察倒底被拘到憲兵隊裏去了。

× × × × ×

哈爾濱的市民看報，先看中國的大事，那一個報紙載「滿洲國」的新聞多，他的銷路一定不能好，反過來說！那一家報紙載中國的新聞多，他的銷路一定好。從這上頭看，也可証明他們還是不忘國的好同胞！

【八】滿海之行

滿洲里，海拉爾之行，是我預定要去的地方，在哈爾濱住了兩週以後，由一位朋友，借給一張免票，於八月二十三日自哈乘哈滿車，火車在下午四時開，經過甜草崗，安達站，小蒿子，從窗裏看見這些地方堆積如山的大豆，原來自從九一八以後，因東北地方秩序的不景氣，和日本賺使僞國施行壁壘關稅政策，使滿洲唯一出產的大豆，不能在海外銷售，雖然豆價低了又低，依然是銷路滯緩。聞日僞現和用大豆最多的德意志，正在商洽大豆運費，納稅等等問題，一切都要讓步，將來好使它不要過剩。

車到昂昂溪，已是夜裏十點鐘，從這一站下車的人很多，大半是往江省，嫩江，大黑河一帶去的。車廂裏驟然顯得鬆快了。

過了昂昂溪，就是富拉爾基，車駛在富拉爾基江橋上，使我腦子裏浮起去年蘇炳文抗日的事情，可惜是在夜裏，我只能望着橋的黑影子，憑弔我那眞正爲國捐軀的死者而已！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到了博克圖，預先約好的朋友跑到車上來看我，我才驚醒了。

這位朋友先問我關於國內的情形，以後他又把北滿沿線大概的情形告訴我一遍。他說自去年蘇炳文等抗日失敗以後，哈滿線居民已經少了一大半，各種事業，都不景氣，蒙匪與俄匪，嘯聚成羣，還不時的刦掠，人民都不能安居樂業。

他又告訴我，日本要在博克圖設永久駐兵區，將駐兵一師團以上。現時駐的僅有一小隊。

下午一點鐘，到了海拉爾，亦名呼倫貝爾；因爲我預計在這兒看一看，便下了車，跑到一家不中不俄式的旅館去住。

現在僞國在海拉爾設置北興安省署，將呼倫縣撤廢。又編練蒙古軍六百餘名，日本人任教官，待遇較僞軍稍優。所謂之蒙古青年黨，大部份受日本的威脅利誘而就範了。

日本人爲驅離蒙古人，也讓他們自己的駐軍，信奉喇嘛教，唸蒙文，起居習慣，摹仿蒙古形勢。同時也教授蒙人日文，并極力鼓吹日鮮滿蒙合作，實行大亞細亞主義等等謬說。

在海拉爾的華人，大部份是營皮商，羊腸出口商，買賣羊草，往年各業都獲利甚厚，據說每一小女工，做一種極簡單的檢皮工作，一日能賺哈洋一元五六，普通一個極無能的苦力，一月亦能賺個五十六十。今年可不然了，皮張，羊腸因爲重重關稅，都不能出口，商業一落千丈，苦工均無工作。

在這兒的華人，仍以河北，山東人最多，所以他們也最關心國內的事，當我跑到一個小飯館子裏去吃飯，他們把我圍起來，要求我告訴告訴國內一切的情景，我故意試探他們，我說：「你們都是『滿洲國』人，聽中國的事情做什麼？」有一位很粗鹵的山東老鄉，聽了我的話他忍不住的說：「俺的祖宗墳塋地都在山東，誰要樂意當『滿洲國』人，誰是你的兒！」大家聽了，都笑了。有人說他說話太粗鹵，請我不要見笑，但是我倒覺他才是眞誠，他這樣同我起誓，我的眼淚，受他眞誠的感動，不由地掉下來了。

隨後我把國內概括的情況告訴他們，我揀好聽的說給他們聽，他們聽後好像在腦中充滿了新的希望。但是我覺得多少有點欺騙他們，實在有多少話是我需甚其辭，不得不這樣安慰這遠在天邊，渴望着祖國强盛的同胞們啊！

一頓飯吃了一個半時鐘，末後算賬，掌櫃的無論如何不收錢，推推讓讓鬧了半天，我捉一個機會留下錢溜出來了。掌櫃的在門口，還高聲喊：先生！請回！我回頭看他的眼光，有極誠懇的表情。我跑回旅館裏去的途中，心裏倒覺着有說不出的難過。

第二天下午一時又乘那次車，在六點鐘到了滿洲里。一下車又隨見稽查，他見我拿着一個鐵路上的免票，遂沒問我許多話。我住在一個商號裏。

滿洲里街上，蕭條的更不成樣子，在我記憶中的大商店「隆泰」和俄國大飯館子「雞扎」都荒閉了。

鐵道南的鐵路局職員宿舍，在已經黃葉的樹木包圍中，映着南山反射的影子，襯着一片遼闊的牧場，很有秋的詩意。

滿洲里，在九一八以前，由東省特別區設置第五警察署，由省政府設臚濱縣，駐有邊防軍，梁忠甲，蘇炳文都在這兒鎭守過。現在僞國把縣治取消，另設「興安北分省駐滿分署」警察署仍保留。有僞國邊防軍一團駐守，另外由日僞聯合組織的國際警察隊二百名，任特務工作，受日本憲兵隊指揮，關於出境入境，檢查極嚴，凡外人入境者，預先不在赤塔僞國領事館購買入境護照，即在滿洲里護照檢査所買，西比利亞通車，仍每週三次，入境西人，亦絡繹不絕。

在這兒聽到不少關於俄國邊防的消息，據說俄國演習大砲的聲音，可以常常聽到。大烏里駐着有三萬紅軍，飛機三百架，小型飛行唐克車也很多。

果不然，在到滿的第二天，就看見一架俄國飛機，在滿邊的天際翻翔着，日本憲兵也用望遠鏡仰視，有怒不可遏的樣子。在七月間，歸傳俄軍欲佔滿洲里，嚇的居民逃避一空，日本駐軍也電請駐哈師團部，急速派兵

，一時空氣，非常緊張，後來才知道是日本自己疑神疑鬼的自相驚擾。自從鬧了這次驚擾以後，天天都有日俄要開戰的消息，一班居民都實地遷徙到他處去了。

日本在海拉爾，滿洲里都設有飛機場（滿洲里飛機場是原先歐亞航空故址）每天有飛機往還，聞不久將在滿常川駐飛機四十架，以代偽國防空。日本在滿海一帶駐軍，約有二千人，將來要增到兩師團 ，以防赤軍侵入。

九月四日，我從滿洲里一直又回到哈爾濱。在哈爾濱又住了十天，想法向各方去搜集材料，於本月十四日取道山海關，十六日安然回到天津，匆匆忙忙地寫成這一篇游記，這不是謳歌，不是辱罵，只是一些走馬看花的老實帳。親愛的國人，你們在今天讀了我這篇極膚淺的東西，也有什麼感觸嗎？

補白　七十二沽　（公）

世稱天津七十二沽，然鮮有能悉數其名者。天津縣新志叢餘言，七十二沽實總天津寶坻寧河三縣而言，茲錄如次：

舊志天津有七十二沽之名，實只二十一沽，曰：丁字沽，西沽，東沽，（東沽在窰窪見明時元帝廟碑文曰東沽港村今元帝廟改淨土院），三汊沽，小直沽，大直沽，賈家沽，邢家沽，鹹水沽，葛沽，元沽，草頭沽，桃源沽，盤沽，四里沽，鄧善沽，鄭家沽，東泥沽，中泥沽，西泥沽，大沽，此二十一沽，從西潞河名也。西潞河一名西沽河，在寶坻者二十九，曰：剪子沽，南寨沽，五道沽，小塔沽，又小塔沽，王家沽，曹家沽，葫蘆沽，青稗沽，于家沽，梁家沽，貂子沽，西魯沽，東魯沽，菱角沽，碰石沽，塔沽，牛穀沽，大洄沽，瑪瑙沽，大駱里沽，小駱里沽，大沽，雞沽，北李子沽，南李子沽，八道沽，傍道沽，西壯沽。在寧河者二十二沽，曰：齊家沽，南沽，江右沽，大麥沽，傍道沽，捷道沽，麥子沽，東槐沽，中興沽，北澗沽，盤沽，南澗沽，鉤樓沽，漢沽，馬杓沽，李家沽，又李家沽，蟶頭沽，濟車沽，塘兒沽，田家沽，豐家沽。此二縣五十一沽從東潞河名也。東潞河一名東沽河。

國難出路與統制經濟

羅敦偉

一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國人莫不企求一個國難的出路。除開軍事上有抗日派與不抵抗派的分野以外，國內企求國難出路的主張也非常之多。如航空救國，建設救國以及開放黨禁公開政權，差不多都是企求國難出路的主張。這些主張，我以爲沒有一個主張不是切中時弊，也沒有一個主張不需要立即實行。可是眞正求得國難出路的基本方策，我以爲還在上述那些主張之外，即是應該實行『統制經濟政策』。

醫生治病，最重要的在對症下藥。所以首先我們要瞭解國難的基本原因。國難的基本原因在什麼地方，自然也不只一個，可是我以爲最重要的即在經濟上的國難。請大家注意，我們國人的衣食住行一切日常的需要，那一樣不仰賴帝國主義。以農立國的國家而農產品的輸入中之米和棉花，即占總輸入的第一位及第二位。至於經濟上的國防更談不到，差不多等於零。正是汪精衛先生所說的『以言國力，不足以抗日，以言民力，不足以剿匪。』內不足以剿匪，外不足以抗日，即是內外兩方面都不能維持主權的獨立，還成什麼國家呢？爲什麼國力與民力不足以擁護主權，原因即在經濟的破產。所以現在的國難，是經濟的國難。經濟的國難，由來已久，現在才表現出來的原因，當然還有國際的關係，這個最好用蔡侖契夫的話來說明。他說：『日本的進兵滿洲，適當德國財政發生破綻不久以後，且直接與英鎊的瓦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二十一日）相一致，這決不是偶然的事。因爲日本的進兵滿洲是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恐慌空前的深刻化的狀勢之下，而且在當時，世界恐慌已入於所謂匯兌市場及信用恐慌的新階段。還有，日本的進兵是適當景氣非常惡化，失業與大衆貧困非常增加，生產低落，商品銷路大縮之際。滿洲事變正發生於信用更加『閉塞』，金本位的崩壞連續發生，滙兌市場甚形混亂之時，換言之即世界資本主義的信用體系整個的感受威脅之時。那時又適爲賠款問題與戰債問題極其糾紛之際，正當軍縮會議——所謂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關係的問題，在這個會議裏是主要的議題——之前夜，

質言之，即國際對立的糾纏極其激劇的時候。這種種條件的總體，使失了霸權的英國，不能舒展其手腕。且在為日本主要敵國的美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也反映出來。美國資本雖也覺得滿洲事變非常重大，而以美洲方面的投資深感將來的不安，苦於二十億弗以上的赤字，並幾近千萬的失業軍之故，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進展，終不能立即下一個以太平洋戰爭相脅反攻的決心」。

在歐洲的情形，差不多更於日本有利。所以對付外在的國難的日本帝國主義，想用外在的力量，自『外交戰』上占勝利，差不多是不可能够。所以國人都着重在自經濟的建設上培養民力充實國力，以企求國難的出路。汪精衛先生更提出素來所抱的『以建設求統一』的主張。似乎朝野一致的已經認識非自經濟建設上求出路不可。未始不可以作為未來的光明看。話雖如此，可是最高的政策如何，至今不僅沒有決定，似乎還沒有被一般人引為注意。要知道，經濟建設並不是新提出來的主張，也不過是老調。過去有主張而無事實的原因，即在沒有決定一個妥當的最高政策去適應艱難的環境。祇知道抱着合理的主張，漫無計劃的向前跑去。建設的長遠路途上荊棘是多得很的，遇着了一些荊棘，結果即是馬仰人翻，國力民力不僅沒有增加，反因此而受重大的損失。現在的情形，似乎也沒有兩樣。這是不可不嚴重的注意的。

二

我為什麼認為統制經濟政策，是現今戰勝環境，打開國難局面，完成經濟建設的方案呢？這個絕不是因看見各國大家趨向於統制經濟而去『東施效顰』，實在有充分的理由。先自反面上加以檢討。實行建設，當然不出統制政策，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及沒有最高政策的支支節節政策。中國過去支支節節政策的失敗，例子很多，用不着再說。現在不妨把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先拿來清算。

一、社會主義　由我國經濟破產原因本質上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破落。最重大的原因為一、與帝國主義的對立，二、與封建勢力的對立，現下如果談純理論而不顧及現下國際的情勢與世界基本的對立——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當然祇有斷然的去走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假定我們理解到革命的道路不能自天上產生，也不能毫無準備地不必顧及客觀條件之許可與否，可以一意孤行隨心所欲，那末，共產黨是最好的革命集團。如果我們進一步了解伊里哥所說的，要先充實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才能實行社會主義，而且再看一看俄國革命的教訓，那末，我們一定不肯表面上主張共產主義，而實際上走入空想社會主義者烏託邦之路，

閉着眼睛在現階段的中國，去談社會主義的革命。

而且現在的國際情況，我們也不能不看看。現下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下。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當然是基本對立。斯達林氏告訴我們『……統一的包括世界的資本主義，在這個世界裏是已經沒有了。世界分裂兩個陣營，即以英美資本為領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先驅的社會主義的陣營。國際情勢今後將益為這兩個陣營間的勢力關係所決定。……』假定中國眞能自天上掉下來一個社會主義，不僅在國內因為無產階級的力量沒有養成，不能負擔這個時代的使命。物質基礎沒有具備，不能把社會主義生存下去，而國際情勢之絕對不能許可，更是毫無疑義。

我們又何嘗不憬憧於社會主義高級的理論中間，我們又何嘗不懷想社會主義的生活，我們更期待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我們更願意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但是我們的行動，決不能違犯客觀條件，離開客觀條件而談理想，這是烏托邦主義者的毒素。社會主義者那能吞下這個毒素呢！

二、自由主義　我國經濟學者大半(注意，不是全體)是布爾喬亞的階級意識，他們的在經濟學不過是『正統派的』經濟學。正統派的經濟學當然有他本身的偉大。可是就現代說，無論如何是不適用的，至少也是不够用的。因為如此，他們只懂得『自由主義』，至多也只兼懂得『干涉主義』。

自由主義當然也有他的好處，我們用不着去非難他，也不必去反對他。可是既拿來應用，則不可不估量他的時代性。換句話，即是不可不看看是否適用。

請大家看看現在是什麽世界？

當然大家說這是帝國主義的世界。帝國主義的特徵，依依里奇所說：『(一)生產及資本的集中，達到造出決定經濟生活的獨占那樣高度的發展階段；(二)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融合而成金融資本，以此為基礎，發生了金融資本底寡頭支配；(三)在商品輸出之外，資本底輸出特別帶有重要的意義；(四)國際的獨占資本家團體成立，把世界分割於自己之間；(五)資本主義列强，已經把全地球底領土分割淨盡』。在這個帝國主義的經濟底下，很明白的資本主義的『獨占』完全形成。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使那資本主義最重要性質的自由競爭，轉化為否定自由競爭的反對物——獨占。即是資本主義已由自由競爭轉變到獨占上面去。關於現在世界經濟本質的說明，我想不如借山川均的話來解釋他說：『在這種尖銳化的世界市場底競爭裏，亦如在國內市場底競爭裏所現出的那樣，促進資本集中，世界市場變成數目日益減少的巨大獨占資本的對立，因而那種競爭，越益帶有破壞的性質

。一達到這種狀態，使與國內市場底場合一樣，在這些巨大資本之間，發生一種想由國際的結合來除去競爭的運動。那結果就有名爲國際迦特爾(或國際辛狄嘉)的國際的獨占組織的出現。

『國際迦特爾，涉及製鐵業，採掘業，金屬工業，化學工業，電氣工業，造紙工業，食品工業及其它重要產業部門，在今日可以百數；其目的在於協定生產，協定價格，協定販賣或販路等，亦有包含共同販賣，原料購買，技術交換等協定的。在歐洲大戰以後，這些國際迦特爾，不僅那數目倍加了，而且各個迦特爾所包容的加盟國，亦大大的增加了。

『巨大企業的結合，首先確立獨占於國內市場，把國內市場分割於獨占資本之間，這些獨占組織底國際的結合確立，獨占於世界市場，把世界市場分割於它們之間。通常越是在國內有鞏固的獨占做基礎。那國際的獨占組織便越鞏固。』（轉形期的經濟理論）

帝國主義獨占組織的威力，當然充分的在中國表現出來，換句話，即是中國的市場完全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不僅如此，農村經濟已如我在上面所說，與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發生完密的聯繫，試問以我們這個無組織的國家，再用自由主義去同人家鬥爭。有什麽方法戰勝呢？所以我說自由主義的理想者，不過是一個幻夢。尤其想借此完成建設，打開國難出路的，是一個無用的夢想。

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既都不能夠幫助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功，那末，當然應該到統制政策上面去。這個我們可以分別就國際及國內兩方面情況去說明。

就國際情形看，現下各國差不多都傾向統制經濟。事實告訴我們，許多國家都向統制經濟途上進展。

德國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國家經濟會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之緊急命令，更宣布政府可有減低物價等等權力。英國則依一九三〇年一月的敕令組織經濟諮詢委員會，由首相及各部大臣專門家搆成，研究及建議經濟之重大事項。法國於一九二五年赫里歐內閣時代成立國立經濟委員會，其性質與德國之經濟會議相似，組織也差不多，不過德的會員是三百二十六人，由各種職業團體及勞動者所選耳，而法國則所有委員除各種代表外，由職業及人口比例選舉四十七八組織之，意大利一九三〇年也成立『協同組合全國會議。』依莫索里尼的演說，這個會議是立於全國經濟參謀本部的地位。美國各種政治設施充分努力於經濟上面，並且依胡佛之提議，也開過全國實業諮詢會。最近經濟復興方案實行，更充分表現統制的權威，日本實行統制經濟更爲急進，滙兌米穀都

在制統之列，而且範圍及於滿洲，並高唱及於華北的計畫。

由以上的說明，可以知道各國對經濟的設施，差不多是想把政府化為生產的管理機關。此外蘇維埃聯邦的生產組織更是完備。國家計劃委員會之下，除設有社會經濟部，生產部，復興部之外，還有經濟調查部，最近更設立中央統計管理部，國內連絡部，國外連絡部。這個國家計劃委員會不僅是計劃機關，而且是檢閱機關，直屬於勞動國防委員會，這個會雖然沒有執行權，可是散在各地方的行政機關及產業委員會，都是實行這個會的計劃的。以上是現代各國政治上生產組織的輪廓。我國現下生產既一般的低落，而民族資本又在國際資本壓迫之下，沒有方法抬頭。決不可用自由主義的經濟去鬥爭，百分之百非實行用統制經濟不可。

國內的情形更明白地告訴我們，非實行統制經濟不可。民族資本之凌亂散漫，社會秩序之紛亂無章，政治社會之變化莫測，都充分地表現沒有嚴密的組織力量。既沒有嚴密的組織，甚至還可以說簡直沒有統一的組織。那末，再不樹立一個經濟上集中的機關，為有秩序，有計劃的建設。而仍然是一般散沙，各行其是，辦教育的說教育救國，辦實業的說實業救國，甚至打拳的說「國術救國」，還能說可以用建設來求國難的出路嗎！以建設來求統一嗎！

有人說：要求國難的出路，還在全國上下總動員，尤其在經濟上的總動員，可是要知道有意義的總動員決不是漫無計劃，漫無組織可以行動的。在口頭上高叫總動員，在事實上還在各行其是，甚至各行其非。貪贓枉法的，依舊貪贓枉法；借辦事業發財的依舊發財，醉生夢死的依舊醉生夢死；唱高調的依舊唱高調。什麼總動員，到底自何處下手。國難局面呀，更自何處打開！必定有一個具體的經濟總動員的計劃，即是統制經濟的計劃。並且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心機關，即是統制經濟最高委員會。然後，才能够地全國上下的人力，技術，資本集中起來，樹立一個國內經濟建設力量的中心。那末，不僅全國經濟總動員，可以發縱如意，而利用外資，利用外國技術也有充分的把握，根本上，自經濟的基礎之上，求得立國的條件，樹立國防的威力。國難自然打開，中國也就有了出路！

以上我不過把國難與統制經濟的關係，略為說明。關於統制經濟的基本理論，各國統制經濟實況，中國實行統制經濟的政策，方法，程序及各種產業部門統制的具體方案。都在我近著『中國統制經濟論』一書上去研討。

補白

東北空軍被俘之原因

（松）

東北軍在九一八之前，有獨立之空軍，備有各種優秀飛機二百餘架，均由各國購來， 共編十一中隊，由五個大隊分別統率。就實力論，在國內足稱雄厚。顧九一八事起，乃全數被俘， 開俘虜空軍未有之前例。事之可恥，無過于此。其中蓋有一原因，即身負指揮重任之東北空軍司令張煥相，於空軍爲門外漢，根本不知空軍之性能， 故無臨機應變之策，尤以排去專門出身之副司令徐世英， 激起全體空軍將士解體之罪惡，爲不可恕。以徐氏如仍在職，絕不致令所有飛機被俘也。據東北空軍人員談，徐氏曾留學法國， 習空軍數年，歸國後即在東北供職。郭松齡之役，隻身駕機，作偵察轟炸之工作，故防郭各軍，得明瞭郭軍之虛實，出奇兵制郭于死地。 戰後徐升航空隊長，東北之重視空軍，亦起於此。在東北軍中素有新舊兩派之爭， 張煥相雖對空軍毫無研究，以舊派之擁護，乃得統率空軍。徐氏每出其所學，整頓空軍，即爲張所阻， 二人乃積不相能。某次全部空軍作吉林飛航演習，由徐氏駕機率隊，張不但不知駕機，即搭乘亦所不敢。因職責關係，乃亦乘火車前往。張作相於空軍演習畢後， 設筵爲全體空軍將校接風，二張不知何時，生有芥蒂，煥相擬阻空軍赴筵，以辱作相。徐氏不知就裏， 未得煥相許可，即率全體赴筵，煥相誤爲有意與彼爲難，於筵後歸隊，責徐擅發命令，不聽司令指揮。徐辯稱赴筵乃私人應酬，非征戰可比， 本人固不便阻全體將校之赴筵，亦未命令何人赴筵。煥相怒仍不解， 媒孽於張學良之前，致徐不得不辭去副司令之職。徐去空軍解體，乃有九一八之全數被俘，使人疑任何新式武器，一到中國即變爲裝飾門面之物矣。

蘇俄與美國

——一個尖銳的對照——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著
高殿森 譯

> 我們都知道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蘇俄是共產高潮下的新興之邦，然而對於這兩個極端相反國家的比較，却很少人給過我們一個綜合的敘述。著者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先生是英國Manchester Guardian 和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兩報駐俄通訊員。他在莫斯科住過十二三年，並且在蘇俄內部，遊歷殆遍，對於彼邦情形，異常透徹。所著蘇俄一書出版後，他和 Walter Duranty 成了同等報告蘇俄新聞的權威記者，目下他正在着手編輯一部共產黨革命史。（譯者）

我離開美國十幾年的工夫，大概都住在蘇俄；此番歸來，美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一種閃爍而令人目眩的對照。起初這些美俄極端相反的對照，紛至沓來，弄得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去整理牠們；幸而自我從大西洋岸橫跨美洲到太平洋，又走回來之後，這些印象漸漸的才有了眉目，有了條理。

蘇俄與美國最大相反之點，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機器化」方面。蘇俄的領袖們日日誇揚他們在五年計劃之下的志願與成就，因而許多外國人都以為俄國已經是一片「機器管理一切」的地方了，其實俄國在這一方面的成績，到現在也僅是限于新式工業設備的建設，至于人民日常生活方面，還根本談不到哩。

莫斯科沒有地下電車道，把工人運到工廠去，他們依然要爭搶着上那永遠擁擠的電車，他們依然要步登三四級的台階——因為電梯是常常出毛病的——，他們依然要日日作工，而不能享受自動信筒，衛生飲器，和種種美國公事房裏認為應有的設備。同樣，俄國家庭裏的婦女們依然按照從前祖先們的遺風，操作勤勞。她們沒有無冰冷箱，電氣掃帚，電烘麵包器，以及其他美國家庭裏所用的種種省人力的發明。

在美國的小城市裏，這種相反的對照，更使我覺得親切。我在俄國內部，到處遊歷不下數萬哩。所以我對于他們鄉村凋敝的情形，十分明瞭。鄉村裏惟一的住處，就是農民們的房子，骯髒，雜亂而蚊，蝨，臭蟲等更是鬧個不了。這也無怪當我在美國Lawrence Kansas 這樣小城，就能找到一種

陳設精緻的旅館，裏面有乾淨而舒服的臥鋪，與新式浴室的時候，不免有點驚訝，再順窗往外一望，就可以看見滿街盡是汽車。可是在俄國同樣大小的城市裏，我們不是見不到一輛汽車，就是見到幾輛因駕駛不熟而損傷了的破舊汽車——而且這也不是私人的，乃是地方政府機關的。那里所有的私人汽車，都是僑居的外國人的。幾乎沒有一個例外。

美俄兩國，雖然這樣截然不同，然而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在目下說來，兩國裏邊都有很多人得不到一種合宜的舒服的生活。可是談起造成這種危機的原因和產生的災難，兩國却又絕然不同了。美國人認為最厲害的貧乏，到了俄國就可以從從容容的算一個滿意生活。在美國城市中如 Milwankee（此城賑濟組織辦理很好），那些失業工人所分得的食物，差不多要和俄國許多有業工人每日所得的糧量相等。不過多少年來，俄國人就過慣了很低的生活程度——不留心的遊歷者往往忘了這件事——所以他們也不覺得現在這種情形怎樣難堪。本來，俄國青年共產黨們個個如瘋似狂的憧憬着國家的改造，而對于外國的生活狀況，又頗隔膜，所以他們雖然每日得那麼少的糧量，到比那從生活富庶的境界跌落到生活動搖的深淵的美國技師們，還能够享受一種愜意的生活。

論到潛伏在美俄這種危機之下的因素，恐怕世界上再矛盾的事也沒有了：美國是「供」遠過于「求」，俄國是「求」遠超于「供」。美國那種專為獲利之無計劃無規準的工業，只知拚命建設工廠，增加生產，而對于消費力的大小方面，却沒有一點把握。不過俄國那樣集中國家的工業計劃，目下能否生產足量的貨物與工作，以供給全國一種舒適或者將就過活的生活，也得要等待事實的證明哩。

其次再論鐵路運輸問題，我在俄國住了多年回來之後，總覺得在美國旅行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當俄國火車停在沿路各站的當兒，我們旅客只能從農人手裏，用便宜的紙盧布，買些洋鐵罐頭，和麥麵乳餅片，聊以塞飢。可是一到了美國，隨便你走進餐車，就可以肆口大嚼以飽口腹之慾，並且我在俄國，常常和路局人員爭吵着要求特許權，購買一張車票，去擠上那水洩不通的火車，那樣慣了，現在見到在美國無論什麼地方，無論坐那次火車，都很容易得着一個臥鋪的事情，反覺驚訝起來。有一次我在西南某地的鐵路上乘車，偌大一輛臥車中，只有我一個旅客，對我個人說，當然是十分舒服了，可是路局方面，顯然沒有一點利益。記得有一次美國某鐵路局長，到俄國去遊歷，當他看見沿路各站儘是踵接肩摩的旅客時，不覺羡歎道：『唉！如果我們的路上也

有這些乘客時，我的財政也就不用發愁了。」

現在讓我們再談談兩國政府最急切的農業問題。美國政府極力告諭農民們要少生產食料；而俄國政府却不惜聲嘶力竭的勸諭農民們說，食料生產多多益善。俄國報紙告訴農民說，蘇俄農民命運最好，因為他們不必像美國農民似的，怕什麼政府禁贖押產，俄國既然沒有私有財產，當然也就沒有押產抵債的問題。但是蘇俄那些被政府褫奪借地耕種權，並且有很多時候，被兵士武裝押送僻壤，强迫苦工的農民，比美國那些被褫奪贖押產的農民，却多的多。從前俄國那般小康之家，不下百萬餘戶，現在大多數都被政府把財產給收沒了，若用共產黨娓婉的名詞來說，這就叫作「以產抵債」。更有進者，俄國農民因不能繳納政府强派每人應行繳奉之五穀，或被認為故意怠工，因而妨害了政府的農業計畫而被褫奪財產或逮捕入獄的，簡直算是普通的處罰。去年冬天，整個北Cancansus 的民衆都被驅逐出境了。

至于美俄兩國對於危機的態度和應付之方法，更是站在極端相反的兩端。譬如今年正二月間悲鬱騷動的空氣，籠罩了美國，而大家對于這不景氣的種種原因，就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同時大家提出來的挽救意見，大多數又是恰恰相反的，結果不但于事無補，反而增加了思想的混亂。市井之徒却又把這種國家災難，看成是一種流行性的感冒症似的，不久牠自然就會消滅的。反過來再看看俄國，那就大不然了，凡是遊歷俄國的人，到處都感覺他們對於一切的意見，差不多都是一致動員的。意大利和最近的德國或者能够作到這樣，但除此而外，世界各國再也沒有這種現象了。無論什麼時候，只要看見參觀遊歷團參觀蘇俄的官廳，工廠與聯合田莊的時候，不用問我就知道他們所得到的答案是什麼。每逢共產黨員對外人談話的時候，他們都是站在負責的地位緊貼着他的黨說話：那就是說，他處處解釋共產黨的政策，而且他對于這些困難的解答，又恰恰和他們報紙所解釋的，說明的如出一轍。自然，像世界各處一樣，蘇聯境內也正有許多的思潮在動盪着，但是自由的，公開的討論，却是絕對談不到的。

今日的美俄，都有許多煩惱，但是他們所煩惱的却不是一樣的事情。從美國朋友方面，我知道美國人所顧慮的無非是關于商業上實際的或將臨的損失，不穩的投資，和已倒閉或將倒閉的銀行這些事；可是在俄國人看來，這些事情却是全無意義的，俄國人商業上的問題是在缺乏人工。在一個一切財產國有的國家，本無所謂投資，那里的銀行是以全國為後盾，所以永遠也不會倒閉的。在俄國除去外國金錢，有特別的價值以外，他們的金錢不像別國似的那麼值錢，只因為

牠的購買力太不穩定了。他們有很多的紙幣，然而食品貨物都感缺乏，因此俄國人把這種情形歸結起來，說了一句很著名的笑話就是：『世界上那些人們最富呢？曰：俄國人！因爲俄國人不曉得怎樣去用他們的金錢。』

蘇俄的經濟制度，雖然能够把人民從那足以使美國人愁得夜不成寐的焦慮下解放出來，然而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煩腦，莫斯科藝術戲院演的最出名的一齣戲就是Afinogenov所作的恐懼。在那劇裏頭一個老教授高唱着他的理論說：「恐懼」在蘇俄生活中，是一種非常動人心情的力量，因爲『賣乳奶的農婦『恐怕』人們叫她小階產階級；工程師『恐怕』人們疑惑他煽惑，怠工；共產黨員『恐怕』犯了信奉異說的嫌疑；而不在黨的工人們『又恐怕』官廳分期剔刷不願意要的工人。』

蘇俄人民在求食物，鞋襪以及織物，燃料方面，在那因爲混雜簡陋的生活設備，以致幾家被迫使用一個共立厨房方面，他們也有許多焦慮的。關于美俄這兩種極不相同的文化，我們可以這樣歸結來說：假如美國人的顧慮是在金錢上的進款的話，那麼俄國人最主要的顧慮，就是在有了盧布之後，不容易找到可以用盧布買得來的東西（錢多物少的原因）。

我覺得俄國的老年人，受現狀的打擊最厲害；而在美國目下的危機之下，却是青年人最難過活。凡是壯年以後的俄國男女，他們都覺得在物質方面，處處受五年計劃的剝削，他們得不着牛油，糖，咖啡，和白面包吃，他們的子孫或者有見到托洛斯基所說的共產黨要建設一個「人間天國」的可能，但他們自己的希望却很少了。反之，那些剛剛走上人生路途，便失了業的美國青年，才是不景氣之下的主要犧牲者。大戰後的俄國青年，受了共產黨宣傳的影響，他們的熱心，差不多已經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他們沒有失業的恐慌，因爲那里的工作，多的簡直作不過來，况且官廳及工廠各機關上又都是青年人占着最重要的位置，他們對于物質幸福方面的缺乏，並不是漠不關心，不過他們已經不像他們長輩們似的，覺得這種罪那麼難受就是了，因爲一方面他們有了較大的活力與忍耐力，一方面他們希望到後來能够收獲他們現在苦心經營的碩果，又加以他們對于世界各國的情況，完全隔閡，所以這也使得他們感覺快樂。從蘇俄報紙上，他們只知道關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什麼罷工，失業，與虐待共產黨的消息。

委實的，我們可以把報紙看成一個分隔美俄兩國對于生活，旨趣以及普通觀點最大不同的象徵。不論在刊登方面，在删消方面，俄國報紙都代表與美國報紙一個絕大的對照。

俄國報紙除了刊登些政治案件，用以闡揚共產黨的善訓以外，無論如何你也找不得關於犯案的故事，上邊沒有社會淫聞，職業消遣，上邊也沒有什麼時尚欄，交際欄和失戀忠告欄一類的東西——總而言之，俄國報紙上沒有一件是美國編輯所列為「人間幸福」的東西。關於斯他林和其他俄國領袖們的剴切記載，是絕對禁止刊登的，除去斯他林幾個最知己的親信以外，俄國人很少有知道他有幾個子女，他在什麼地方消夏，和他最喜歡的消遣是什麼的。許多外國記者，見到俄國人對於傳記登載的觀念，只是某政治領袖參加了幾次黨部會議，身兼幾個差事一類乾燥的表錄，都不免覺得惋惜。關於某高級同志屈服於肉慾之下，把革命以前的婚妻擱在一旁，重新戀上一位嫵媚多姿的舞女的一類新聞，莫斯科人儘管可以說得天花繚亂，然而俄國報紙上，卻永遠沒有見過片紙隻字，因為蘇俄報界都恪守着一個原則就是：把那些美國報上最膾炙人口的丈夫升沉盛衰一類的事，視為一種純粹的私事。另一方面凡是僅僅在美國報商業欄裏才見到的消息：如煤鋼產額數字……等，卻天天標在俄報第一版上，滿篇報紙，盡是些現行經濟計劃及在這種計劃下正在進行的工作，另外再登些黨會議，公開演講，國家審判以及政府的命令及決議案等。對於工業方面驚人首領 Lvanov 的英勇行為，極力鼓吹，因為他往一個新立工廠裏多放了一些比他應放的水門汀；對於鄉村方面驚人首領 Petrov 的事蹟，也大登特登，因為他阻住了小資產階級們惡意的怠工，而且能把政府派給的田莊上的草，在下雨之前，弄回家來。俄國因為歷來紙缺的關係，所以就是最重要的報，如政府機關報 Izvestia 及共黨機關報 Pravda 也都是篇幅狹小，至多不過四頁。正如我們所預料到的，在一個獨裁政治的國家裏，新聞事業是要受極嚴格的干涉的，因此如果一家俄報，登出一篇詆譭外國的文章，我們就曉得這決不是某主筆先生的幻想，這乃是國家政策的反映。俄國報紙從來沒有洩露過對外政策，對於任職的領袖們也從來見不到什麼批評，總之凡是報紙上所宣佈的消息，都是政府批准過的東西。

俄國報紙，（和普通俄國生活一樣），最惹人注意的一點，就是幾乎完全沒有廣告，從俄國火車裏向外面張望，永遠沒有見過一個廣告牌。莫斯科報紙上所有的廣告，也不過就是戲院和娛樂場所的啓事，以及房屋和職業方面的告白。更值得注意的就是房子的需求，遠超于供給，差不多成五十與一之比的樣子。另外還有許多「缺人」而沒有「缺事」的小消息。在俄國那樣物品缺乏的國家，美國式的廣告，實在是空浪費而無用的，俄國缺乏之物品有時竟厲害到這種地步：只是一種新從船貨來到大批牛乳餅或織物的謠言，就會引起千萬引領翹望的買客來！

美俄還有一種成尖銳對照的東西，那就是電影了。兩國電影方面的演材，都是嚴格的標準化，但是這兩種不同的標準典型，又結成了兩種相反的果實。好萊塢的電影主旨，浪漫戀愛，與個人成功的故事，是蘇俄所禁演的，他們的影片

大半都是表彰蘇俄經濟計劃程序的故事。去年我在莫斯科看見的一個影片，就是他們的代表作，片中主角是一個少年共產黨員，和一個工廠裏的少年女工，這青年戀愛上了那少女，最後少年引誘少女離了工廠和他同居，按照影片說明來講，少年女工的行為是一樁可卑可恥的事情：並不是因為這一對青年男女發生了法律上所禁止的關係，因為他們已經在結婚離婚註冊局正式註了冊，而實因為那少女已經拋棄了她的普羅職分去追求一種安逸媮偷的家庭生活。幸而後來那少女受了良心的譴責——良心二字對共黨說本是太厲害的名詞，今姑用之——又漸漸想起她那無人照管的機器來，結果她拋棄了那位無恥的， 引誘她的青年共產黨， 重又回到工廠的長案旁邊。因此工廠生產數字猛然增加起來，而耗費與破碎的百分率也因而降低下來。人們常說蘇俄對于美國政治與經濟，簡直是一種挑戰和威脅，而我對于這種說法，却總是懷疑：因為不論在生活方面，在思想方面，美俄兩國簡直像是兩個星球上的國家，二者相比，都是不可能的，更那談到什麼挑戰，什麼威脅？按着經濟發展的情形來說，蘇俄至少要較美國幼稚五十年，他必須赶快開闢道路，建築房屋，從事于鑛上及工廠之設備，及發展運輸交通等事，和美國比較起來， 方不致相差懸殊哩。 蘇俄領袖日以在最近之將來，追上並越過美國為目標，但是這樣作去，結果恐怕要害多利少，因為他們已經拚命的實行了工廠擴充的計劃，其結果也並不見佳，並且對於技能和人力兩方面，顯然是已經過肆強求了。

說到美俄兩國社會方面的差別，那就更大了。美國係一新近拓闢的土地，而又建築在「各人照顧各人」的原則上，所以誰落在後邊，誰吃苦子。俄國建國的原則，却是國家萬能，國家要計劃要監督國家的生長，國家不但要管理人民工作的習慣，同時他還要管理人民思想的習慣，並且用一種無情的嚴密的偵探組織所謂G.P.M.者，去鋤除那些不循定則去行事的人。至於美俄這兩種制度，究竟那個使人類受苦子，雖是可以辯難的題目，然而這兩種制度所養成的心理上的差別却太大了，因此你很難說究竟那個是威脅那個。

說來說去，美俄仍是兩個恰恰相反的國家。在資本主義極頂的美國，和共產主義狂潮的俄國裏，也許有些極端不同的分別，能隨着時光的潮流消失了，然而社會演化的行程，却常常是他們兩國的分界。當這目下危機的碎渣掃清以後，美國那種粗糙的個人主義，或許也就失去一大部分；而俄國或許也就沿着斯他林指出來的道路，一直走將下去，那就是說：對於經營國家企業的領袖，多給些物質上的報酧，和個人權利，以期提高專門技術的能力。儘管有着這些變遷，然而我想十年或二十年後，美國到俄國或俄國到美國遊歷的人，回到他們本國以後，他們的同胞聽了他所見的奇異風俗，習慣，和奇異理想的時候，他們大概還是很得意的覺得：究竟還是我們本國高超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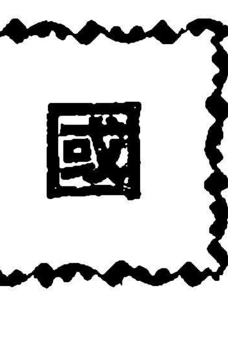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八月十九於南開

譯自美國大西雜誌（Atlantic）本年七月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二年九月廿一日止

（芸生）





九一八二周年紀念

本周值國難二周年紀念，九月十八日全國舉行紀念儀式，惟不休假，以示黽勉為國之意。

中央黨部

中央黨部十八晨八時舉行紀念週，同時舉行『九一八』二週年紀念，汪主席，吳敬恒報告，略謂今天舉行總理紀念週，同時舉行九一八二週年紀念會，其意義之重大，諒大家都很明白。在兩年前的今天，日人以暴力攻陷瀋陽，繼續攻佔我東北四省，這種的暴行，至今還歷歷在我們眼前，這是普天同憤的。今天我們舉行悲痛的國恥紀念會，再過些日子，我們的國慶日就要來了，那一天可以說是普天同歡的一天。老實說，我們的紀念日，實在不少，自民國以來，關於日本方面，便有『五三』，『五七』，『五九』這一類相似的紀念日。但是以前我們並未有什麼紀念日，自從中國外交失敗以來，從鴉片戰爭起，經過中日庚子以至九一八・一二八之戰，無一次不是我們失敗，也無一次不是使我們垂頭喪氣。在甲午年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在渤海中把我商船突然打沈，從此開釁，我們受了這一次重大打擊以後，到了兩年前的今天，為什麼還要受日本一次打擊呢？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實行總理的意思。今天我們看一看，掛在禮堂中那副對聯，上聯是發揚民族精神，下聯是充實國家力量，現在我們的民族精神固已奮發了，可是充實國家的力量這一點還不能做到。當時總理看到民族精神的奮發固然是重要，而同時看到國家力量的充實也是同樣的重要，所以總理在甲午前一年上書李鴻章，便有㈠地盡其利，㈡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三句話，為充實國力最緊要一個步驟，可是現在總理這三句話還是絲毫沒有實行。因此大家都在那裏愁着，全國農村都有破產的現象，更不能談到充實國力了，所以今天我們舉行紀念會，不在於悲壯熱烈的形式，而在我們舉國人民從此同心戮力，本先烈堅苦卓絕的精神，努力實現總理的遺教，以達到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目的，則國家力量必趨充實，國家力量充實，而後我們的恥辱必有洗雪的一天。

國民政府

國府十八晨舉行紀念週，林主席，領導行禮，繼由戴季陶講『如何救國』，略謂本日係九一八二週年紀念，吾人於沈痛之餘，應想法達到救國目的。救國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最近又有所謂航空運動及節約運動。前

者之動機在於國防與交通上建設，此後吾人應從根本上設法，增强國力，不應只知向外國購買飛機。至於節約運動，須一面消極的節省浪費，一面積極的將金錢用於生產方面。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人應各就自己的職務上盡力量，根據總理的一貫政策，來做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云云。又林森講演『雪恥要力行，不尙儀式』，略謂紀念慘痛的國恥，應脚踏實地，從實際職務方面努力，要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利益，把個人的心力財力精神貢獻國家，方能履踐篤實，達到雪恥目的。吾人應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從實際上做去，纔不負紀念的眞意。

大計趨重經濟委會

廬山會議後之國家大計，本周漸見表面化。外交方針聲明不變，全國經濟委員會實行擴大，亦爲趨重之一點也。

有吉訪汪官方公表

官方頃公布日使訪汪情形如次，十四晚六時，日使偕有野拜會汪於鐵部官邸，唐有壬在座，此爲汪兼外長後與有吉第一次會面。有吉於申述賀意外，表示以後願常川晤面，汪亦表示歡迎有吉能隨時來京，俾得盡量交換意見。晤談約一小時，並未涉及具體問題。汪十五日晚在官舍宴請有吉及堀內・有野・日高，外部之徐謨・唐有壬・沈覲鼎・朱鶴翔等作陪。外部負責方面否認日方所傳有吉與汪會談中日關稅問題。南京十四日新聯電，有吉公使與汪精衛會見後談稱，『本日之會見，係以賀汪部長就任爲目的，曾談及種種問題，並交換意見，然並非入於何項特別之交涉。現雖別無具體的結果，但雙方均充分的吐露意見，相信於中日兩國國交裨益之處甚多。』

中央要人商討大計

汪兆銘孫科等於十五日晚赴滬，翌日與宋子文晤面，十七日相率返京，十八晨十時，汪在中政會會議廳召集重要會議，到戴季陶・陳果夫・朱培德・葉楚傖・吳稚暉・居正・賀耀組・陳儀・周亞衛等三十餘人，蔣作賓亦被邀出席，討論外交及華北各問題。

蔣作賓公使將回任

蔣作賓由廬山來京，十八日午後分謁汪宋長談，據蔣稱，三五日後赴滬，即搭輪東渡回任。中日外交問題，當秉承中央意旨進行。蔣作賓公使對往訪之新聞記者談此次回任之概念，略謂中日外交之癥結，自在東三省問題。但與其謂爲東省問題，毋寧謂爲世界問題。自國聯議決不承認「滿洲國」後，東省地位在國際上關係之重要，已顯然呈露。顧此後能否闢外交新途徑，打開目前僵局，胥視對方能否轉變態度爲準則。在廣田就職宣言中，有將力促國際間對「滿洲國」之承認語，恐國際間不能開此惡例。本人在兩年前曾與廣田閒談，彼曾謂假使渠身任外相，必當竭其智能，謀兩國福利。此或屬於交際上之豪語。惟渠與總理亦屬至友，對於本黨當表同情。其能否以誠意謀和平，則全視今後日本國內之情勢。本人此次因政府一再督促回任，故祇有暫竭棉力，現正向汪院長請示此行之方針。

訓令顏顧郭三代表

南京十九日電，外部訓令顏・顧・郭三代表，國聯大會開會後，我國應表示重申原有主張，盼大會對於不承認僞國之報告書務須貫澈到底，

並表示國聯對中日問題解決未能執有效處置，中國人民頗為失望，但仍信任國聯，希望國聯能以最善之努力解決紛爭，俾國聯成為世界上主張公道的最有力機關。

經濟委會組織條例

二十日中政會議，通過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條例修正各點，交立法院審議，共計十條，其要點為㊀國民政府為促進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計，設全國經濟委員會。㊁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職掌如左：(一)關於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之審定事項；(二)關於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應需經費之核定事項；(三)關於各項既定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之督促指導實施事項。㊂全國經濟委員會設委員若干人，由國民政府任命，內政·財政·交通·鐵道·實業· 教育各部部長及其他有關經濟建設之中央各機關主管長官為當然委員。㊃全國經濟委員會設常務委員三人，主持會務，就委員中指定之。㊄全國經濟委員會置秘書長一人，秘書四人至六人，技正四至八人，秘書長承常務委員之命，處理會內一應事務，秘書技正助理秘書長分辦各項事務。㊅全國經濟委員會因辦事必要上得延用顧問及專門人員。㊆全國經濟委員會得組織各種專門委員會，研究各項專門問題。㊇全國經濟委員會得就所管事務，分設各處所辦理之。㊈全國經濟委員會各專門委員及各處所之組織另定之。㊉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全會展期又議一次

二十一日中常會，孫科主席，討論五全代會延期事，仍係一種普通談話方式，未商片刻即議定下週再議。因西南方面，除去李宗仁陳濟棠蔡廷楷發來一致蔣汪之電外，迄今李陳等未寄到正式提案，故中央乃亦不能正式據案討論。聞李陳在粵接得蔣汪復電，即擬有正式電，預備提出，但以鄒魯鄧澤如等，表示不盡贊同用此方式，主張由西南自動發通電即可，故李陳之電擬好而未發出。此間一部分中委對李陳主張，原則容納，免開會而引起糾紛，惟延期究為一年或半年，時間上尚待斟酌。二十一日討論時，葉楚傖等主張俟李陳有正式提案到時再議，吳稚暉等則以李陳之電上銜冠有中央黨部字樣，可不必再待來電，即由常務委員正式介紹提出，以省手續。當經大衆同意，下週中常會照此方式提出，正式討論。

日本對華外交方策

東京十八日新聯電，日本外交因廣田就任外相，今後將循如何途徑，極為各方面所關心，廣田為改造目下全般陷於窮境之日本對國際關係而努力，固不俟言，然對於中日關係，尤擬注全力以謀打開，此自其就任以來在其正式或非正式發表之意見，已可判明。廣田就任外相後，擬在一九三五年第一次華府會議開會前，為調整日美關係及轉換日英為印度市場而成對立之關係起見，將採一種政治的方策，已命歐美局長東鄉樹立對策。一方對於對華外交，因鑒於中日之特殊關係，設法改善打開，認為刻不容緩。廣田於就任外相之前，因中國國民黨某要人勸說，且有單獨赴華之意，及其就任外相，即首先將對華外交更生策委諸亞細亞局，其基調大體似遵循下列之途徑：㊀對華外交自滿洲事變以來，迄至今日，係採取靜觀主義，乃近來國聯對華派遣技術專家，及英美對華活動熾烈之故，日本為自衛起見，宜採取積極的態度（召還有吉公使，起用前外務次官有田八郎之說亦頗有力）。㊁日政府今後之對華政策，並非如從來之自謀安協策，或進行如英美諸國需要代價之所謂交易的外交，中國為自身之利益與幸福

，必然的不能不變更現在之對日態度，是以依此意味，廣田之對華外交，可視爲與日本歷任外相的對華外交迥異之一種公正的外交。

杉村陽太郎之來華

據電通社大連電稱：前出席國聯之日本代表杉村陽太郎氏，已於本月十七日行抵大連。將在偽國與日人密謀後，轉赴華北長江一帶及華南等地，窺察監視，作更種種侵略策動。茲譯錄該氏離東京時談話，讀之即可覘其梗概。

此次旅行，並無何種重大使命目的，僅不過純粹之視察旅行而已。余在國聯，任事甚久，但在中國，不過壯年時代在住一二年。滿洲事變以後，遠東情勢驟變；吾人對此驟變之情勢，欲得正確而新穎之認識，則於此時與滿洲，華北，長江一帶，華南各地要人會談，視察現地，極爲必要。中國今後，究將如何？予非預言者，不能爲明白之判斷，予意以爲即歐美各國乃至中國自身，亦毫無把握。唯就大體言，中國今後究將以如何態度對待日本，胥視英美對華政策與對日政策如何以爲斷。英美當滿洲事變爆發時，咸以爲日本之對華政策，行將梗阻，然事實所昭者，則反乎預測，且有逐漸堅事之勢。目下英美等國關於遠東問題，對日亦暫三緘其口，此種情形，即遍歷歐美歸國之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氏，亦充分承認。日前廬山會議中，據傳宋子文氏曾主張對日抵抗，停止三年，此種主張，似頗足說明宋氏之認識。唯國際聯盟一方以國聯衛生部長拉西曼，統率對華技術合作事務而來華，他方英國又以前國聯司長，十年來勤勞於國聯內之開度甘爲駐華公使：美國及其他國家，或借棉麥，或借種種欵項，或則開始活動售賣飛機及其他武器，吾人徵諸此種事實，可以略略推知英美對華動向，即英美之對華外交政策，仍一如往昔：關於中國，仍協定排他的，獨占的或出人不意的利權外交。唯其爲利權外交，故表面上無論如何，仍以國聯一類帶有中立色彩之機關，爲其工具，一面更加入小國，使外交上儼似極爲公平者然。按此種情形下之利權外交，今後當更爲執拗，更爲熾烈，不過此種英美對華政策，果能成功與否，殊令人不能無疑，蓋就余在國聯中所得經驗言，歐美外交家中，求一正解遠東事情者，渺乎不可得，又所謂歐美，事實上佔重要地位者，不過英美兩國，而造成固定兩國之外交基礎者，又爲英美兩國一部舊中國通與駐華英美公使之進言。目下歐美諸國，正爲各人初料所不及之經濟恐慌所苦，而對華政策之決定，亦依據以前之中國觀，他方代表歐美諸國之「中國通」，復蔑視本國一般狀態之根本的變革事實，以從來方法應付中國，因之富有不確實性之英美對華政策，遂孕育遠東和平危機。「滿洲國」最近現狀，雖人各異辭，但就予所見，已漸上獨立國成長之過程。此時日本對於「滿洲國」之成長，亟應努力，經濟方面，即令蒙多少犧牲然「滿洲國」之確立，對於東洋和平，絕對必要。再則日本對「滿」努力，其目的不僅着重於軍事，即將來經濟利益，亦不能不大大注意。又「滿洲國」而果確立，其影響當然波及華北，即長江一帶，華南一帶之目下抗日空氣，亦可緩和，亞細亞洲中日協調，亦有將因此而獲側面促進之效力。要之，予之赴華，完全心如白紙，且擬完成「鏡子」任務，苟此鏡子而非黯然無光者，則中國現在之意思與感情，當一絲毫不易，照出原形。又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拉西曼等於十月上旬，行抵上海，予擬與彼會晤，促其注意，使彼不致作惡意策動，惡化遠東事態。

察東灤東隱憂重重

塘沽協定之後，華北之隱憂滋多，察東灤東，最為日人陰謀發洩之所，棘手問題將有加無已。

趙登禹師克復沽源

沽源為口北重鎮，近為偽軍盤據，宋以偽逆各部未可理喩，乃調趙登禹師進剿，於十三日拂曉總攻，一舉破敵，沽源賴以克復。其他散在各處之匪及不逞部衆，均聞風披靡。茲覓得趙登禹師長呈宋氏電文二通，原文如下：（電一）（銜略）茲將職師明日拂曉進攻沽源計畫列下，㈠沽源之敵確係偽軍李守信部之騎兵兩旅，人數約三千餘名，槍枝不全，散駐城內及城之附近村落。㈡元（十三）日拂曉決定施行總攻，王團擔任城之南面，渭團擔任城之西面，並派騎兵及游擊隊在城之東北活動，相機截擊及破壞其電線交通，奏效後即進佔該城。㈢職現在沽源城西之□□□。職趙登禹叩文（十二日）亥。（電二）（銜略）職率部於元日（十三）日晨對盤據沽源之敵施行猛攻，激戰四小時，敵即不支，紛紛潰退，即派隊乘勢進擊，刻沽屬境內已無敵跡。是役俘獲戰利品甚多，俟查點後再為詳電奉陳。職趙登禹叩元（十三日）

日機到張散警告書

十四日下午約三時，張垣上空飛來日軍飛機一架，低空盤繞，少頃即去，拋下「警告書多」紙，其原文云：「警告，照得中日停戰協定所規定，昌平延慶之延長線，即龍關張北以東地區內，如擅進中國軍隊，是明為違犯協定行為也。近聞宋哲元軍隊陸軍擅入該線以東區域內，而毫無顧慮停戰協定之精神，望該軍應改其態度，速將其部隊撤退昌平延慶龍關張北以西之線為要。否則，日滿兩軍為維持停戰協定之精神起見，不得已必取斷然之措置。不但攻擊該軍，而其策源地之張家口亦必同受炸毀。因此發生其他重大關係時，此等責任之所在，全歸宋哲元軍担負，此不贅矣。特此宣言警告，關東軍駐承德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等語。覘日方用意，實因十三日宋軍趙師進駐沽源，誠恐其向多倫續進，故出此威嚇之舉。

日方詭稱日僑被捕

平訊，日機於十四日飛張垣散放「警告書」問題，平軍事當局曾派戰區接收委員殷同向日使館武官柴山交涉，柴山即分電長春關東軍司令菱刈及承德特務機關長松室，設法制止日機飛張。詎十八日晚柴山突通知我方，謂松室孝良有電到平，趙登禹師進駐沽源時，有日僑山田郁雄二名失蹤，被華軍捕去，對日機飛張散放傳單事，並無隻字提及，顯為藉詞搪塞。我方一面允調查後答覆，一面由察主席宋哲元電沽源趙師長，令即徹查眞象。適昨日有電覆宋報告，並無日僑被捕之事。宋接電後，當令秦德純於二十日下午六時餘持趙覆電，赴居仁堂謁何，報告眞象。我方即正式通告柴山，答覆日方。日機飛張問題，事態當不致擴大。茲將宋致趙電及趙覆宋電分錄如下：㈠宋致趙電，沽源趙師長登禹弟鑒，接駐承德之日本特務機關長電，沽源有日僑山田郁雄二名被華軍捕去請釋放等語，請查明眞象，據實電覆，以便交涉。宋哲元皓（十九）辰。㈡趙覆宋電，限即刻到，宋主席鈞鑒：頃奉鈞座皓電開，沽源縣有日僑二名被華軍捕去，着職查明眞象，據實電稟等因，查職部克復沽源時，該地土匪逃擁東竄，並未聞有日僑在內，被捕之說，決無其事。職奉電後，遵即遍行查訪，均言並未見有日本人等語，職查屬實，謹此電稟。職趙登禹叩（皓十九日）。

柴山談察東問題

自日機飛張散發警告書後，各方對此問題極為注意，大陸社記者於二十日下午四時許特訪柴山武官於日使館，柴山氏就記者所詢各點，分別答覆如次：（問）此次日軍飛機在張垣投散警告書，要求中國軍隊退出察

東沽源等地，但塘沽協定，所謂界線，係自唐榆西至延慶，察東並不在內，何以警告書有此措詞？（答）塘沽協定當時因戰區所限，固未提明察東地區，但該協定之精神在停止軍事行動，且對「滿洲國」得一安全保障，察東接近熱河，與冀北毗連熱境無異，故就塘沽協定之精神上言之，應包括察東在內。（問）日機飛張警告後，我方曾由貴武官電關東軍解釋，乃覆電中提及日僑失蹤事，究竟真相若何，有何根據？（答）關東軍覆電，業由本人轉達何委員長矣，但就個人觀察，此事不致擴大，所云日僑失蹤一事，該覆電中確曾提及，請中國當局查覆。（問）日僑失蹤真相若何？（答）本公使館方面在察東（指出事地點）並無任何代表（指公使館官員），故對此事尚未得詳細報告。（問）然則日僑失蹤之說何所根據？（答）根據自有，但在關東軍方面。（問）失蹤二人之姓名為何？（答）（言時柴山氏沉思甚久）本人記憶不詳，其中一名似係山田郁雄，其他一人已不能想起。（問）閣下個人對於此次察東問題，今後之觀察若何？（答）鄙人對於此點不願表示意見，恐滋誤解。

日機又偵順義縣城

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半順義電話，今晨十時有日機一架由順義北方飛至順義縣城上空偵察一週，復行向北飛去。查自停戰協定成立後，日機久未前來，此次乘方振武佔據懷柔之際，日機復來偵察，其中當別有用意云。又北平軍事當局前日下午三時據報，以方部此次行動背景，至足令人懷疑，且所到地點適當戰區非武裝地帶，派兵圍擊，事實上不無困難，關於應付辦法，為慎重起見，決軍事外交並進，目前先着重外交方面。但方部如離開協定中之非武裝地區西進或南下，則仍加以剿辦。前日下午六時並派戰區接收委員殷同訪日使館武官柴山，對方部入懷柔事，有所商詢，柴山當即轉電關東軍方面，再行答覆。

威迫榆關附從偽國

日軍自進佔榆關後，迄未撤退，及停戰協定成立，戰區實行接收後，駐榆日軍，匪但未行撤退，反變本加厲，再度串演把戲，以圖永久非法佔領，乃嗾使土匪滋擾榆城，一面召集各鄉長會議，以壓迫利誘之手段，嗾使承認偽國，並迫令派遣代表，前往偽都請願，劃歸偽國範圍。時鄉民迫於時勢，委曲求全，乃勉強忍辱簽字，日人奸計既售，得意忘形，乃決乘九月十五日舉行『承認滿洲國週年紀念大會』時機，迫全城學生持旗遊行，日軍汽車隊亦遊行示威。十時舉行所謂之祝賀式，會後日軍舉行武道及運動會，正午「祝宴」，然後扮演日本偽國及朝鮮戲劇。目前榆城情形大變，偽國旗幟飄揚，觸目驚心，益使吾人明瞭日人之暴虐程度。蓋懸掛偽旗非出自市民心願，乃日軍主使以命令行之，違者處死。至殘毀之長城，則貼滿荒謬絕倫之標語，無非「王道樂土」，「東洋和平」等類出自日人心裁之文句。至各街市內，則高搭牌坊，宣傳土匪滋擾情形，作為將來侵佔之口實。茲將山海關祝賀會所發之請柬誌後，以明日人之操縱情形：「謹啓者，自友邦大日本帝國承認「滿洲國」以來，各處匪勢肅清，「滿洲國」各界人民享受王道政治之幸福無不稱慶，感想將來，可望永久樂土，並贊揚「滿洲」強國之精神，特於本月十五日為一週年紀念期，典禮開會，上午十點在本會場敬備午餐，及各種遊戲，並贈各式優待獎品，招集各界參觀，以表歡迎慶祝，屆期恭請光臨，藉聆教益，曷勝榮幸。（附呈秩序錄一份）滿洲國承認一週紀念山海關祝賀會拜啓。會址山海關車站西。

灤東剿匪拒我派兵

灤東各地土匪猖獗，我方前擬派遣正式軍隊前往清剿，茲聞已為日方拒絕。惟我方派往戰區之特種保安隊，原定數目為九千人，以為維持戰區治安及防剿土匪之用，現所編竣派往各縣者為數僅兩千餘，尚差六千餘人，未經編竣，故日方僅允續派保安隊負責清剿，現此項保安隊正由河北省府積極編練中。至榆關方面，由日方強行劃歸偽國，並派員接收郵電兩局事，我方當局雖尚未接得正式報告，但以該方面情勢推測，殆屬事實。我方為商洽接收榆關及長城各口，派赴長春之代表，不久即可返平，屆時當知詳情。惟自停戰後，迄今三月有半，日方在戰區之一切佈置，仍完全保持戰時狀態，最近日軍第六師團全部奉令調回，復另派一師團新部隊開入填防。密雲方面自鈴木旅團長去後，亦復派來一名山枝者繼任原職。各縣縣長在日軍環視下，遇事諸受牽掣，故戰區倘不能迅速恢復戰前之和

平狀態，地方治安行政均難期其恢復及發展云。

各地匪亂消息紛紜

康滇邊境發生亂事

南京十六日電，最近康滇邊境發生擾亂情事，中央曾電令康滇當局調查眞相，頃龍雲已電復行政院報告，謂蠻匪圍攻中甸各地，經派隊進剿，飛機前往視察，現已告平息，但私人得電訊，中甸早已陷落不守，蠻匪嘯聚四千餘，背後有人指使，參謀本部對此甚爲注意。又十八日電，龍雲代表李培天稱，滇北中甸確於上月下旬被蠻匪三千佔據，夜半縱火，縣長出走。龍雲除派一獨立營馳往兜剿外，現又加派駐大理之布團長秉程前進，另有本省飛機數架飛往轟炸。龍並呈參謀本部，請加撥飛機飛滇，協助清剿，匪亂不至擴大。

川省變局殆仍未了

重慶十七日電，劉文輝在雅安收束部隊事竣後，即入省，現劉以對外接洽已無單獨進行之必要，當令駐京滬漢粵辦事處即日撤銷。又另一消息，駱軍對劉文輝部仍須貫徹過去主張，范紹增師孟旅及鄧國璋部，前晨突入雅安，驅逐二十四軍，劉文輝率殘部再退榮經。

開化失陷旋又收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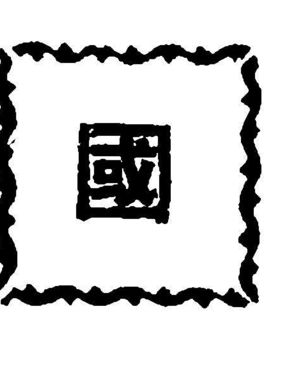
杭州十九日電，浙省開化縣與贛德興縣接壤，方邵赤化德興後，十分危急，匪衆約三千，十六日下午以一部佯攻壕嶺，主力乘隙潛進，中夜達星口附近，十七晨陷開化。省方聞訊，即令已開玉山之保安第三團回援，該團已先撥一營於十八日抵華埠，同時第四師宋副師長亦增派部隊協同將開化克復。現匪已在包圍中，全城糜爛，團警被殺，縣長已逃。

延平殘匪已被包圍

福州二十日電，十八日晚某某某師擊散麕集延平下道一帶之傅江龍等匪，十九日上午由七里鋪進佔延城南之某某山，二十日某師大部抵延平，現某某某師已由某縣之某某某前進，某某某部某旅亦向延平前進，在王召洋口一帶之殘共被圍愈緊。（按電文中某某某字樣，係由福州新聞檢查機關改塡）

孔荷寵股進犯瀏陽

長沙十六日電，五省剿匪軍西路總司令何鍵定十八日出發萍鄉督剿，孔荷寵股一部，人約四五千，槍約千枝，近竄瀏陽瑞山鐵石山一帶，九日經陶柳兩旅擊潰，向山河殿坪退竄，正追擊中。





廣田上場之日外交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就職後，以刷新外交標榜於時，玆錄其各種表示如次。

廣田談其外交抱負

東京十五日新聯電，新外相廣田弘毅昨日訪問首相於官邸，當正式允就外相之時，陳述其對於推行日本外交之抱負，要求承認，其條件如下：㈠爲清算退出國聯後之孤立的日本外交，打開列國對日經濟攻擊以及對於第二次華府會議之準備，因現在外務省之機能過於貧弱，故已將其充實計畫之費用計入於明年度預算，首相對此應予以優先的容納。㈡現在列國對日本之經濟線有漸次激化之趨勢，故其對策不僅預算上之支出，即外務·商工·拓務等之國內行政機構，殊有迅速改造之必要，以此應依據上述之味意，斷行內政之改革。㈢日本外交基調之決定，固然不能專依外務省，當然應依軍部及其他各關係省之聯絡會議，但當外交實際的推行之際，政府必須絕對取明確的態度，對於此點希首相特爲留意。又電，廣田評其

拖負如下：「日本之國家今後將循如何之動向，國民對於此問題之期待甚大，世人開口便稱非常時期，而憂慮日本爲世界單獨之退出者，然世界當均衡進行之時，如有一國躍進，則其國不問內外，將遭遇種種之困難，但此可視爲合當時潮流之證左，殊可慶賀。余以爲日本外交雖陷於窮境，但不認其爲如何之難局，「滿洲國」如能完全發揮獨立國之面目，則當明瞭日本所行之事，如何的以東洋和平爲念，余對於日本外交之將來，並不抱何項之憂慮。

重視英俄美華關係

東京十六日路透電，新外相廣田今日下午對報界發表簡短宣言，歷舉三大重要政策，中有「日英經濟合作至爲切要，俾兩帝國益敦睦誼」之語。又電，今日外國記者詢新外相廣田對美國是否擬締結不侵犯條約或公斷條約，廣田謂彼雖信日美兩國之眞正情勢尚無須有此特別行動之必要，但彼須先研究兩國關係，始可決定需要締結該約與否也。關於對蘇俄締結不侵犯條約，廣田則稱蘇俄與日本及「滿洲國」三鄰邦間不應發生糾紛，此是至要之事。日俄間雖有若干懸案，然苟能和平解決，則公約之締結未必即屬需要，惟彼個人並不反對締結此約。次提及中日問題，廣田謂中日間大多數懸案，俱因『滿洲事件』而起，苟中國能承認『滿洲國』與其現在地位，中日關係必可轉佳。廣田殊表同情於中國各領袖，並謂其中有不少爲彼之好友，對於彼等努力建設新中國，極願其成功云云。東京二十日電通電，廣田新外相於昨日閣議畢後，與齋藤首相晤談約四十分鐘，報告招待各國大使公使時，彼等所陳意見，並就新外交方針交換意見，該方針以與中美俄三鄰邦維持親交爲中心。

駐外使節將大撤換

又電，廣田外相爲貫行外務省人事刷新起見，擬大舉撤換駐外大使公使，以強化其外交陣容。因之，昨日回抵本國之駐法大使長岡，將被調任宮內省納度系某職，駐英大使松平亦確將告休。此外並內定將駐比大使佐藤尙武調任駐法大使，杉村陽太郎任駐比大使，大使館參贊伊藤述史任駐波蘭公使，大使參事官矢野眞任駐智利公使。又聞駐美大使出淵及駐英大使松平退職後，其後任者，以永井松藏及吉田茂等之呼聲爲最高。

有田將任駐華使說

東京特息，日外相廣田就任後，頗自抱負，爲欲一新外交局面擬將駐外使領大加調動。頃據日本外交界傳出消息，駐華公使一職，廣田有將任有田八郎說。按有田爲日本新界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於明治四十二年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及格，累行升遷，至大正二十三年，任駐我國天津總領事，對中素主侵略。民國十七年，濟案發生後，田中兼任外相，爲實行強硬外交，特將有田自駐德大使館參事任內調回，畀以外務省亞細亞局長，一切策劃，皆彼主使，以驕橫著稱。嗣遷駐奧公使，現中國人民對其印象之惡劣，殊不亞於當時濟案禍首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云。

裁軍聲夾擴軍聲

日注目遠東航空線

東京十六日電通社電，歐美各國近圖以中國爲中心，而擴充國際航空路，因之，日本以速定航空根本策，而圖軍事與民間航空之强化，爲刻下之急務。外務省方面，亦因在維持東亞和平之立場上，認爲有使日本航空幹線與各國航空路成立聯絡之必要，故擬於日內與關係國作此項折衝，而期獲對歐對美對澳及對華俄滿六大航空幹線，以福岡·台灣·大連·羅津·扎幌·南洋羣島等處爲基點，而延長之，俾與各國國際航空路成立聯絡。其中對華俄荷澳等國，擬個別的訂立航空協定，而由新外相命關係當局作此項準備中，一俟準備完成後，即將向關係國開始進行此項交涉。

德國宣布裁軍立場

柏林十五日路透電，德外長紐拉斯今日在招待外國新聞記者時，說明德國對於軍縮之態度，謂如以爲德國在採行武力政策之前，欲得養精蓄銳之休息時間，並以爲勝者加諸敗者之統制權，可垂諸永久，則有不得

不切實際聲明者，德國不願再忍受此種局勢，軍備苟不平等，則軍縮觀念，完全潰敗，其後果將甚慘惡，但德國不負其責。有完全武備之國家，未有以教師態度教訓無防具的德國之權，德國決不聽其言。或以德國欲重治軍備為言，此直有意欲掩飾德國目的，僅欲脫離其現有單方面不設防的地位之事實。至於在國際限制軍備辦法未適用於各國時，先限制解散軍備國之武裝，此種建議，莫可實施云。

德法立場勢難妥協

倫敦十六日電，英法星期一裁軍談判，情勢不容樂觀，巴黎新聞界認德外長紐拉斯之演說，令此種談判，殊無意義。法方似堅持在裁軍前，必須有五年之期間，對一切軍備，作有效之管理。柏林方面宣稱，「法國軍備日極完備，他國遂拒絕裁軍，德政府之職責，在維持國家之平等及安全，不管他國，應即進行。

美海軍同盟主增軍

華盛頓十七日合衆社電，美海軍同盟會主席胡巴德氏今日力主增加美海軍建築，謂美國與任何國家作海軍競賽之說，殊屬無稽。氏與合衆社記者談話時謂，美政府方進行之海軍建設計劃，與他國較，已覺瞠乎其後。彼謂，自大戰以來，美海軍完成並開始建築者，僅戰艦四十二艘，同時英國已建築或開始建築者，達八十四艘，法國一百四十九艘，義大利亦一百二十六艘，據氏發表之數字，日本自大戰來，已造或開始建造者達一百七十五艘。彼謂「現時吾人距華盛頓及倫敦海軍條約之限制，尚少一百二十一艘，日本距條約限制僅少七艘，而英國為滿足條約之限制，只須建造五十餘艦。

日本加緊國防預備

東京十八日電通社電，高橋荒木大角三相，將於日內召開重要會議，其討論之中心點如次：㈠關於一九三五年退盟效力發生後，在南洋方面之防備，並為預防一九三六年修正華盛頓倫敦兩條約，而急圖使海軍補充計畫實現。㈡充實「滿洲」兵力，以期維持該方面治安。㈢對於各國在華擴張航空事業，與蘇俄軍隊之移駐極東邊境，須力謀充實軍備。㈣關於隨軍備充實而發生之軍事工業力之限度。㈤充實國防與鞏固財政間之調劑方法。㈥在有限的財源之下，研究陸海國防計畫中各兵費節約方法。

俄國對日海陸並重

東京十八日電通社電，傳蘇俄方面近因中東路交涉未能圓滿進行，故特力謀充實極東軍備，其內容係配置戰時編制之十師軍隊於「北滿國境」至海參崴間，並於各衝要處所，配備超重轟炸機二十餘架，此項空軍活動範圍，含有日本最重要都市之東京大阪，及「滿洲」之長春瀋陽等地。此外並聞在海參崴已造有潛水艦十二艘，而期於一旦有事之際，即獲完全封鎖由朝鮮之羅津至日本北部間之航路。日軍部方面鑒於此種情形，因認為俄方極東軍備，非僅注重在防衛本國，故頗加重視。精通俄方情形之廣田新外相，亦似正在考慮某種對俄政策，而圖先講求緩和日俄間此種情勢之措置。其第一步辦法，將一面從事斡旋中東路收買交涉，以圖圓滿解決，一面並充分說明日本對俄並無任何野心，以促俄方反省。

羅斯福致英申請書

倫敦十九日哈瓦斯社電，美特派代表挪門台維斯昨晨謁英首相面交羅斯福之申請書，台氏詳述羅斯福仍認裁軍為經濟復生之首要條件，並堅稱美國誠意合作，實行共同同意之一切方策，以便裁減軍備。美國雖有犧牲，亦所不計。台氏尚須送交致法首揆之申請書，但相信此書與所交麥氏者則大不相同。台氏與麥氏會晤後，即乘飛機赴巴黎，臨行時聲稱，尚未決定如何應付法政府代表。

英法開始裁軍談判

巴黎十九日哈瓦斯社電，英法裁軍談判昨晨十一時開始，討論軍備管理問題，談判至午刻，彭考特設宴招待英代表等人，法首揆戴拉德亦參加。下午繼續開會，法首揆亦出席，相信該會議再有二日即可完畢。美國特派代表挪門台維斯昨日抵此，擬出席第二日會議，候會議結束後，艾頓戴拉德等將同去羅馬。目前談判之目的，為對照各國關於軍備管理問題

之意見，實際英·美·法·義等國，在原則上對此尚有不同之點，必須和解融洽。本月二十二日國聯行政院開會後，仍繼續努力利用在十月十六日裁軍會議開會之前數星期之時間。巴黎十九日哈瓦斯社電，英法談判今晨續開，美代表台維斯亦參加。昨日下午交換意見後，發出公電，略稱一切懸案已行討論，期法英裁軍政策接近。戴拉德首先離會，彼謂，英國極欲澈底明瞭情形，由六月以來，已有進步。公報內並稱，兩國代表互相信任，進行談判，對各項問題，發表本政府之意見，證明皆願將二國所持之意見，折衷進行。英代表當時將談判之經過報告英政府，艾頓及駐法英使，相繼退出。巴黎十九日電，今晨法外長彭考與裁軍會主席韓德森會晤，談約一小時，韓氏於午刻離此赴日內瓦，彼等所議者，爲上次裁軍會中未決問題，外長未能將星期一日與英代表艾頓商洽各事，完全通知韓氏，蓋將行討論之某事件，須先經英閣討議。今日下午十一時半，外長與美代表台維斯會面，美代表曾面謁法揆，此間報界對裁軍會前途持樂觀。惟「時報」警告讀者，「勿過持厚望」，謂英法協定之原則，未能十分順利的解決一切困難。蓋各決議，尚須得各國之批准云。

倫敦頻傳驚人消息

倫敦十九日路透電，外次艾頓之返倫敦，外長西門之快車由巴爾摩拉爾回京及內閣定明日召集特別會議，皆表示英法在巴黎軍縮談話之嚴重。外間所盛傳之驚人消息，如羅迦諾條約之命運，今在兩可之間，法國要求宣佈德國不履行和約下之義務等說。可靠方面，均不之信，謂羅迦諾條約未經討論及之。英國現正依德國已履行其一切義務之基礎，進行一切。路透社駐巴黎訪員電傳歐陸之活動情形，謂法總理戴拉德，外長彭考均延見軍縮會議美代表台維斯，義相墨索里尼曾延見駐羅馬法國大使，又報載如英義不贊助法國，則法國對於德國關於無軍備萊茵區域之違約行爲，擬單獨對付一節，茲已由半官方面否認。

德國有退盟之呼聲

柏林十八日路透電，衆料德國有效尤日本退出國聯之可能，現英法兩國刻正集議於巴黎，德國對之，極爲注意。柏林報紙希望英國不致爲法國掩飾之詞所曚蔽，希忒拉非正式大使羅森堡博士今日聲稱，如法國拒絕履行其軍縮義務，則德國將不受凡爾賽和約下之義務云。當此英法談話進行之際，法義間亦在外交方面進行籌備談話，波蘭且亦加入局中。波蘭外長貝克博士，近抵巴黎，刻等候與法總理談話之機會，軍縮大會主席韓德森定明日由倫敦直赴日內瓦，並不參加巴黎之談話。同時聞美代表台維斯將以羅斯福總統特別擬成之一文，送交英法政府云。

古巴新總統又辭職

古巴首都十六日合衆社電，今日因總統桑馬丁氏與反對派進行交涉，首都方面情勢愈呈嚴重

各地罷工壓迫總統

，同時各地罷工工潮，不斷發生。據稱，軍隊方面意見，愈益分歧，桑馬丁氏現與前總統曼諾克爾及反對黨首領曼迪艾達，戈邁斯·及森斯諸氏，開始交涉，在交涉前，反對黨領袖要求桑馬丁總統及其閣僚辭職，將政權交與各政黨代表，然後由彼輩另舉臨時總統，以作正式選舉前之過渡。但桑馬丁拒絕此種要求。

桑馬丁宣布獨裁令

哈瓦那十八日合衆社電，今日桑馬丁實行獨裁制，古巴情勢，日趨嚴重，駐古美大使魏爾斯氏今晚與總統桑馬丁長談，但兩氏於會談後，對談話性質，均不加批評，並拒絕發表任何決議，總統桑馬丁下令，解散一切政黨，集中權力，實行獨裁。預料將有重要發展，該令之發表，係因與反對派領袖如曼諾克爾·曼迪艾達·戈邁斯及森斯等會談失敗。

共黨成立獨立政府

又電，桑馬丁實行獨裁後，宣稱反對黨現擬與政府合作，彼堅稱，工潮已歸平息，並堅決否認糖業區情勢復有共產黨影響，但單獨報告，堅稱各地之學生及軍人，成爲唯一之有權力者。此間據報，馬拜糖業區已成立獨立政府，彼輩認爲「古巴蘇維埃」，均極爲重視。昨晚魏爾斯大使與美海軍司令會談，討論所接各地不穩消息。

古巴總統宣布辭職

哈瓦那十九日路透電，桑馬丁教授就古巴總統職僅九日，今日向革命委員團辭職。氏在麥加多總統在位時，避居國外，迨繼麥氏任總統之塞斯貝特被推翻時，始被革命委員團舉為總統，昨日曾發表危局即可解決之言論，今日辭職，蓋踐前言也。二十日路透電，桑馬丁教授昨晚向學生革命委員團辭職，令其地位猶在去留未定之間，革命委員團尚未能決定挽留與否。據可恃消息，在位不數日即被推翻之前總統塞斯貝特博士，已避居於某外國使署，古巴時局因工潮之結果，日臻惡劣，而熱病傳染，亦增國人之憤怨。現有兵士學生與工人混合而成之隊伍追擊，赫南台斯將軍閱已被包圍，但此說未經證實，不足信也。赫氏在過去兩年中，反對前總統麥加多甚力，今率武裝民衆五百人，從加瑪圭省出發，要求桑馬丁辭職。但桑氏今日聲稱，關於辭職一舉，渠將服從黨人之決定云。

奧國內部發生政潮

奧閣內部自起裂痕

奧國格拉斯十七日路透電，頃間暴露，奧內閣處置德奧問題，意見岐異，副總理溫克拉有辭職之意，總理道爾夫斯恐將大受掣肘。據溫克拉宣稱，『國民陣線』已拒絕任何方式之法西斯主義，國防軍即司達倫堡親王下之法西斯派團體，近今之活動，不復能忍。今日道爾夫斯必須決定方策，不能稍延。

加里西亞發生暴動

維也納十七日路透電，今日加里西亞省斯比太蘭特蘭發生嚴重暴動，傷平民六人，警察兩人，軍官一人。當事態緊急時，軍隊上槍刺，向示威之農民衝鋒，暴動之起因，乃由農民要求恢復近為國防軍排去之加里西亞省省長促成云。格拉斯十八日電，法西斯黨員二百人，利用烟彈，擬破壞『國民陣線』大會，結果，受傷者百人，並發生混亂，十人被灼傷，（其中有婦女）八人已送醫院，被捕者百人。法西斯黨十八人在警察援救前，受羣衆嚴重之處置。副總理溫克拉宣稱，彼預備與道爾夫斯氏之愛國陣線合作，但拒絕與之混合云。

奧總理將施行獨裁

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奧總理道爾弗斯博士，近遭國衛軍人員反對後，決計親攬全部大政。道氏先與總統米克拉斯會商，然後於午夜發表公報，宣佈此項決議。道氏以軀體短小，而手腕强固，素有小拿破崙之名。其對於希忒拉主義之勢力侵入奧國，視若洪水猛獸。近有道氏倦勤之謠，直至數日前，道氏拒絕國衛軍所提出舉人以代現任國防部長等要求，謠言始息。道氏將於本星期杪起程赴日內瓦，一面擬羅致全國人才，組織新內閣，凡國會議員之任閣員者，均須辭去議席云。又電，「新自由報」載稱，閣員紛紛向總理道爾弗斯提出辭呈，今已辭者有副總理溫克拉博士，內務部長許米•公安部長費氏。費氏素有奧國强人之稱。又聞辭職者尚有國務員兩人，謠傳國防部長伏哥茵亦擬辭職云。新閣名單，尚未完全公布，惟道爾弗斯將任總理兼長外交農務防務公安四部，俾身為陸軍警察憲兵之領袖。又聞費氏將任副總理，布萊楅將長財政云。

兩個新國際條約

土希協定

安哥拉十五日哈瓦斯社電，希臘總理沙爾達瑞斯及外長麥克希謨昨日下午一時在此間與土國當局簽訂希土友好條約。又十六日電，希臘外長麥克希謨及土耳其外長伊斯邁乘希總理沙達瑞斯來此機會，共同發出宣言，謂土希二國之聯合，自歐戰以來，愈趨密切，此可顯示巴爾幹之國家，有友誼合作傾向。

波但協定

華沙十九日哈瓦斯社電，波蘭與但澤昨在此間簽訂重要協定二件，由此或可終止二國之爭執。第一協定內規定，波蘭在狄尼亞及但澤之權力，第二協定內規定波蘭少數民族在但澤僑居問題。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止

（記者）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五

▲汪兆銘孫科晚赴滬，晤宋子文商要公。

▲十四日下午三時許，日飛機在張垣散「警告書」，謂宋哲元軍如不撤退龍關張北以西，必取斷然處置。

▲兩淮鹽務會議在南京開會。

▲十四日午馬占山抵平。

九月十六日　星期六

▲汪孫到滬與宋商經濟委員會事。

▲林主席[illegible]遊歸京。

▲瑞典親王加爾過京返滬。

九月十七日　星期日

▲宋汪等自滬返京。

九月十八日　星期一

▲國難二週年紀念日。

▲汪召集中央要人開會，商外交問題，蔣作賓公使將回任。

▲颶風又夜襲上海，黃浦江潮上岸。

九月十九日　星期二

▲外部訓令顏顧郭三代表，國聯大會開會時，應重中原有主張。

▲本夜黃浦江潮又因颶風上岸。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條例。

▲外部令，派吳藹宸為新疆特派員，派廣祿為塔什干領事。

▲孫桐崗自杭飛安慶。

▲法使韋禮德訪汪，談中越商約問題。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中常會討論五全代會延期事，未有決定。

▲孫桐崗自安慶飛抵漢口。

▲晨十時，日機一架飛至順義縣城上偵察。

▲啟國號飛機在杭州行命名禮。

論評選輯

國喪二週紀念辭

自前年九一八之夜，日軍占瀋陽，數日之間，席捲遼吉，未幾而取齊齊哈爾，犯哈爾濱，雖中國怒號，世界譁噪，而日人如中風狂走，猛進無已，迄至今日，距其發動之日，適爲兩週年。其間，我無辜民衆死者不知若干人；忠勇將士殉者又不知若干人；義勇軍潛伏崛起遭受屠殺者復不知若干人；青年學子橫被犧牲者亦不知若干人。日人既如封豕長蛇，貪欲無饜，中國則三省之外，並棄熱河，榆關未復，多倫再失，去年有淞滬之敗，今歲有長城之役，上海塘沽，兩番協定，國土蹙，恥辱彌重。丁茲國喪紀念之辰，益深失地棄民之慟。本社既已先期派遣社員，分赴四省，存問父老，考察近情。謹於今日，發行特刊，悼過去兩年之英魂，代東北同胞而呼籲，敬繫以辭，聊抒哀感。

大國難之來，果誰致之？夫亦曰：智識階級之罪惡耳！緣日本之大陸經營，爲歷史相沿之不變國策，特其發動之形式，或緩或急，時文時武，彼既滅琉球，割台灣，併朝鮮，十數年，惟一目標，集中於我東北三省。濟使我方當局知彼知己，能權輕重，審機宜，相與周旋肆應，預謀柔掣，未始不可以緩和須臾，消弭一時；乃以中樞虛憍，疆吏驕嬉，大禍臨頭，憒然不察，憶在二十年六月滿鐵總裁易人之時，吾人已著警告之論，其後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相繼擴大，在日本武力發動之聲，宣傳社會，不能默忍之說，出自官方，人已劍及屨及，我竟如夢如醉。前年昨夕，主帥方在劇場，命令惟禁抵抗，其惟一之信念，則曰：『何至於此！』至於中央方面則最初報告，尚是得自日人，顢頇隔膜，概可想見，其惟一信念，則曰：『有國聯在！』由斯以後，武人奉行不抵抗主義而又未盡澈底，文人專賴國際聯盟而又不善運用。其間黨國之內爭如故，共禍之猖獗更烈，有責任者始則譁世以取寵，繼則退嬰而諉責，無責任者分指安之惠，作媚衆之談，居萬全之地，倡激越之說，適因刺戟過深，以致羣情亢奮，且以硬論風行，轉使理智爲晦，於是幣原表示五條，葉相漠視，錦州甫傳中立，海上譁然，卒至錦州失，龍江陷，日本武力，囊括三省，而有去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認僞國之舉，一切交涉希望，從此遂告斷絕。此由上無肯負責任之政府，下少眞知灼見之國士，以致偌大問題，在上下不負責任中，坐視其由釀成而惡化，由惡化而僵死，此非智識階級之誤國而何？去年迄今，情勢稍異，因淞滬犧牲而有上海停戰之會，因平津瀕危而有塘沽協定之文，即此猶有賴於有敢負責任之政府。然而城下之盟，何必自諱？長期抵抗，事實奚如？憶當政府遷洛之日，正爲首都危急之時，官眷悉入洋場，

坐鎮惟賴外長，其爲淒涼，何堪入目？乃滬戰方止，行都一空，閘北刦灰猶在，海上繁華轉增，倖給復原，人爭享樂，黨閧未已，政局不寧，中經汪氏之外游，迄於熱戰之大起，凡政府年來迭告國民，所謂有準備有計劃者，因不及一旬遠棄承德之故，其內容乃大白於天下。而躬赴熱河，激勵湯玉麟抗戰之宋代理行政院長，竟於失熱之後，在三月十五日發表談話，聲稱早已預言熱河不過有一星期至十日可守，益徵政府對於熱河，根本自甘放棄。迨至熱河全失，察冀成爲第一線，然後方以中央勁旅，間道北援，終因部隊複雜，指揮不一，各爲局部之犧牲，無裨全盤之戰局，塘沽協定之必然成立，殆又在當局預計之中。然則今後所希望之準備充實國力者又將何以徵信？夫中國眞正大患，不在外而在內，吾人言之屢矣，顧在兩年國喪之後，一視今日內政情形，果何如乎？言中央則空疏散漫，依然吳下阿蒙。言地方則兵多匪多，依然到處荊棘。言黨務則分贓互利之外，有何精誠團結可言？今黃河之害，又漫延三十餘縣矣！說者或責河務機關之無爲無能，然詎知河工經費從不按時發放乎？又詎知縱令發放，而折扣之餘，遷延之後，時間不及應防汎之急，金額不克充購料之用乎？此外如稅捐之重，有加無已，政府多一政令，則官吏多一剝削機會，農村多一額外擔負，世豈有民不聊生，官不愛民而可以言國防，禦外侮者乎？然而吾人試回首一觀社會上層少數人士，其享用之豪奢，生活之墮落，服務之懈怠，私慾之放縱，更有不忍細數者焉！吾人嘗聞美國羅斯福總統日以『復興運動』詔其國人矣，其以身作則，辦公時間，每日乃至十八小時，此眞現代式之領袖也！而我國許多當局要人，除開會，旅行，排解黨徒私爭，籌畫飯碗分配，實行個人享樂以外，其以全副精神，每日爲中華民國努力者，究有若干時？即社會先覺之士，領袖人才，其眞爲公衆服務之時間，每日又有幾許？世未有舉國知識分子，相率逸樂酣嬉，而可以建國救亡者。然則，贖已往之罪惡，開未來之新路，寧非全國知識階級，無間朝野，應負之責乎？此吾人所願於國喪二週紀念之日，懺責反省，以自勵而勵人者也。

雖然，此特就中國方面言也；若夫日本在我東北之所爲，縱令軍事如何成功，政治如何把持，經濟如何壟斷，吾人終敢斷言其必然失敗！蓋我三千萬同胞，經日本兩年不斷的威脅利誘高壓防範，其民族意識，依然旺盛，祖國之思，仍舊深摯，此觀於本報特派記者，此次深入東北內地，安全完成使命，即可證明。蓋中國人終是中國人，日本儘管用盡心機，亦斷不能毀滅我東北民衆與關內同胞脈脈相通之情愫。是以今後吾國上下，祗應努力奮發，改造政治，人人自振，以求早救我遼吉黑熱四省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夫『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矧以四萬萬人爲一心，艱難磨勵必有達到目的之日。記者敢於今日，隨全國同胞之後，靜默自誓。我兩年來國難英雄之靈，實憑式之！

（錄九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對華外交更生策

日本外務大臣，以廣田易內田，在其對華政策上，不必爲過大之期待，吾人業於十五日本報論之矣。昨據日本新聯社東京電訊述及廣田外交新政策之輪廓，以事實考之，頗近眞相。大抵日本外交，自退出國聯後，一般的陷於僵局，勢非力謀打開，必將永成孤立。姑就現狀分別：一爲對英美。情態較急，蓋兩年之後，既爲華府海軍協定改訂之期，海上軍備比例，不甘下人；復爲脫離國聯法律生效之始，南洋委任統治，必起問題，非

於此際，亟圖安排，屆時必陷非常之苦境。一爲對蘇聯。似急實緩，蓋日本，海國也，非與海上勁敵之英美成立妥協，斷不敢輕與俄忤；抑蘇俄國策，重在高掛和平之標幟，加緊軍備的擴張，以猛虎在山之勢，挾因利乘便之力，非至最後關頭，不顯廬山眞面；日本知其然也，因緣委蛇，不與揭破，觀其對收買東鐵之不加强求，對東路改制之不肯硬幹，其故可知，今之起用廣田，尤冀對俄和緩，此固與對英美外交息息相通者也。三爲對中國。新聯電宣傳廣田對華外交更生策之基幹：(一)取積極政策不主靜觀主義，(二)並非自謀妥協，亦非需要代價，乃使中國爲自身之利益與幸福，必然的不能不變更現在之對日態度云。

以上日本對英美，對蘇俄外交問題，非吾人所欲論，吾人茲願略加檢討者，爲其所謂對華外交更生策之基幹是也。

查自九一八以後，日本純持武力征服主義以臨中國，除迫我徹底降服之外，自無外交可言。內田時代所爲採取『靜觀主義』者，乃由日本不願就兩國關係惡化之根本問題，加以合理的解決企圖，遂致中國對日，無話可說，除彼此靜觀之外，固無術以恢復外交常軌也；抑日本迄現在止，外交固是靜觀，而軍事依然繼續，陰謀依然活躍，試觀榆關平北，迄在軍事狀態，長城要口，始終並未交還；一方面則威誘榆關商民，請願劃歸僞國；操縱灤東土匪，蔚成特殊地帶。尤可駭異者，日軍入察之後，曾以飛機載內蒙德王等數人赴長春，利誘威脅，令其宣布自治，脫離中國，爲建造蒙古國之初步，此又日本之多年宿望也。今內蒙一部不肖王公，果以要求高度自治聞矣，日本割裂中國之政策，永不休止，試問在此情形之下，中日外交常態，又如何能得恢復機會？至於國聯對華之技術合作，已有三年歷史，並非現在發生；英美兩國之對華親交，僅有好意周旋，不涉權利交換，日本惟其輕信情報，浪用宣傳，處處動過敏之神經，事事爲惡意之臆揣，以致焦燥煩悶，不顧旁觀齒冷。即如宋子文過日之時，報章誇大，重視感情，忽而傳其登陸，則表示無上歡欣，忽而謂其不來，則紀載立改口調，浮燥輕淺，竊嘆觀止。其實中國今日，但知努力自奮，周旋無間友仇，日本苟能悛改，我方不辭握手，乃以廣田外相之明，其對華政策，所爲改靜觀爲積極者，竟不求其正解，而以自衛爲言，以己度人，疑心暗鬼，陰毀國聯，明忌英美，其爲認識不明，尤堪遺憾。今後日本如本此錯誤的疑忌爲對華交接出發點，則不特中日關係，無法更新，且恐其他國際糾紛，尚須複雜演變，此更非中日兩國之利也。

抑據新聯電又稱，日政府今後對華政策，並非自謀妥協，亦非交易外交。由前之言，吾人殊不明瞭，然而，已往之賬，如不清算，則後來關係，豈易好轉？由後之言，頗足令人失笑，蓋日本兩年以來，以軍事行動，陷落中國土地至三百八十四萬方里，占全國土地十分之一，逾日本本土三倍以上，世界任何交易，那得如此便宜？是其今後外交，本來無需乎再有交易性質。故彼所謂將爲一種『公正的外交』，誠爲吾人之所希望歡迎，特以日本國內情勢觀之，能否容廣田施展抱負，實是一大疑問。吾人竊謂：『內田去而廣田來，單就中日問題言，殊不必爲過大之期待』者，此項信念，至今未動，且毋寧因昨日新聯電之宣傳，益證所見之不謬，竊願我政府於此宜特加注意也。

（錄九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奧國政局的教訓

太平洋風雲，因日本與美俄鼎峙，鈎心鬥角，積極謀軍備之充實，已形成遠東未來大禍胥之序幕。而歐洲方面，自經濟會議失敗以來，各國趨向國家主義途徑，更覺險象環伺，杌隉不安，際玆世界局勢，引一髮而牽動全身之時代，吾人對西方情勢，有不容漠然處之者。據昨報電訊，關係世局，爲歐洲和戰樞紐之德奧問題，恐不幸將引起奧政府內部之破裂，據傳奧副揆溫克拉氏頗有辭意，右派兩大政黨，亦呈水火之象。奧國今日處身於千鈞一髮危機之下，吾人甚望其此項政潮，不致擴大，而成爲燃着歐洲火藥庫爆炸之導火線也。讀奧揆本月十一日在土戰祝捷紀念會中之和緩審愼的演詞，吾人方幸德奧問題，從此可暫免嚴重衝突，固未料及奧政府肘腋間，突又橫生波折也。

嘗默察現前國際情勢，其中關係魚龍曼衍，綜錯微妙，殆莫有若今日奧局之甚者。觀其所處地位，彷彿春秋晉楚爭霸時之鄭，而在政治上，經濟上之憂危艱屯，且又超過倍蓰。請先一言奧國政治之近況。溯現揆道爾夫斯氏就職，爲上年五月間事。氏今年未滿四十，性剛果，有決斷，爲一卅年之奮鬥家，在奧地利政治舞台上，確爲稀有之人才。氏當政之初，頗反對社民黨與猶太民族。但不數閱月，氏對於德奧合併之熱忱頓形冷淡。說者謂與法國四千二百萬美金借欵之諾言，不無影響。洎希忒拉黨在德得勢，道氏對德之態度愈冷。今年三月間，第三德國成立以來，則德奧情感，竟日趨冰炭矣。

吾人分析奧國政情，要以外交及內政爲二大綱目。在外交方面，奧國處德，法，英，義四强綜錯勢力之下。查德奧兩國，同係日耳曼種族，雖民族性不盡相同，然德奧合併問題，實具有傳統的歷史性。當鐵血宰相俾士麥手創現代之德意志時，本不難包舉奧地利於內。然俾氏當時所顧慮者，以奧爲一天主教國家，德則信奉新教；奧爲介於日爾曼及斯拉夫兩民族間之橋梁，涵育廣義的國際性，德國則爲一純粹條頓民族國家，故俾氏爲鞏固德意志團結計，毅然主張以奧國之獨立爲得計。及歐戰既終，奧地利民國呱呱墮地時，奧社會黨首領卡爾，倫納即首先宣布德奧合併運動。是時德國之荷韓左倫王朝，已經顚覆，德奧如果合併，於奧方之體面尊嚴，可以不生問題，且奧國斯時已割捨其龐雜之民族，而成爲一純粹日耳曼國家，德國於喪師失地之餘，藉此反可達到帝政時代打通柏林至巴格達孔道之夢想。在置身涸轍之奧地利，亦可藉此濡沫，以謀更生。然此等打算之不能得協約國通過，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凡爾賽與聖鳩曼條約之重重束縛遂應時而產生。凡爾賽和約第八十條規定：「德國承認並嚴格尊重奧地利之獨立，其國境則爲與協約各國簽訂之條約所劃定者，德國又承認除非國聯行政院同意，奧國之獨立，不得予以侵害。」又聖鳩曼和約第八十八條規定：「除非先得國聯行政院同意，奧地利之獨立終爲不可侵害，因此德國約定，無論在任何形勢下，不作直接或間接足以危害其獨立之舉動……」云云。德奧遭此打擊，合併呼聲，遂暫趨沉默。一九二八年七月，維也納於慶祝休伯特音樂節之際，曾舉行德奧合併大示威，震驚一時之耳目。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德奧外長柯休斯與許伯二氏秘密商洽之稅聯計畫，突然揭露，尤引起戰前協約國莫大反感。英外長韓德森將此案提交國聯行政院，至同年八月，德奧鑒於空氣之不利，遂自動撤銷稅聯計劃。凡

此均爲希忒拉氏未登台前德奧離合之跡。希氏未得勢時，即以汎日耳曼主義爲號召，然操之過切，反激成與期待背馳之結果。自希氏秉政以來，德奧關係，日形惡化，想亦爲希氏初料所不及耳。

法國夙以歐陸盟主自期，一向扶植小協約與波比勢力，以爲制德之工具，英則對歐陸政策，以扶弱抑强，維持均勢爲先務，故兩國對奧，咸用財政匡助辦法，以謀令奧國在政治方面，不致附德。然其借欵之舉，漫無治本方法之輔助，以致徒造成一無底之壑，馴至自蒙其禍。一九三〇年秋，法總理達迪，欲以其自擬之多瑙計劃，代替德奧合併運動，採用經濟手段，結果致令奧國放欵準備銀行，隨之倒閉，造成胡佛延債宣言之局，此爲近二三年來世界蕭條主因之一，於此亦可見德奧問題嚴重性之一斑也。

至若奧義關係，近來頗稱莫逆。日前奧揆宣言，頗有師承墨索里尼統制之意向，以期挽回人心，作抵制希忒拉之妙用。今年奧揆兩度赴義，雙方友誼，打成火熾。另一方面，則墨索里尼與希忒拉二氏之感情，亦頗不惡。墨氏四强協定之建議，爲德國張目不少，不過對於德奧合併問題，墨氏則絕對反對，蓋此舉實現，德國領土將直達義大利北疆，在義大利治下之泰羅爾德籍居民，且有崛起之虞，故合併一事，非墨氏所樂聞，其不得不堅決反對者以此。希忒拉當國後，以囂張舉動，陷國家於外交之孤立，環顧歐陸，惟有與義大利，聲氣相投，情愫尚稱不惡，故其對奧之不欲操切從事，殆亦存投鼠忌器之深意也。此外奧國與小協約及匈牙利，亦有密切利害關係。故德奧聯合，有動輒遭遇掣肘之勢。吾人所以縷縷敷述上列綜錯關係者，蓋爲表明弱國外交應付之匪易，更欲以見運用得法，亦未嘗不足以發奮有爲。就道爾夫斯已往之成績觀之，在外交上，不可謂非當相的成功。然道氏之難關，固不僅對外，其成功與否之測驗，尤在對內之能否順利也。

考希忒拉之圖奧，其憑藉本不在武力，而在運用法西斯黨之勢力。實際上奧國所謂之法西斯黨，不過爲希忒拉黨三十餘區黨部中之一，德國與所用之宣傳經費，不下六百萬元。參加該黨之黨員，多數爲青年學生與反猶太人士。當本年三月四日德國舉行普選之前夕，盛傳奧國反社會黨之國防軍有與希忒拉黨合作，顛覆道爾夫斯政府之說。幸總統米克拉斯倚畀道氏，予以獨裁權力，得免崩潰。現時擁護道氏者，有道氏領袖之基督社會黨以及畏忌希忒拉之社民黨，至共產黨則又在道氏剪除之列矣。據昨報所載，副揆溫克拉與司達倫堡二氏領袖之兩政黨，發生反目，此事若何解決，誠爲道氏政治手腕最後之試金石，亦即今後歐局安危之歧途，吾人於此，不得不拭目注意其今後之發展也。

綜之，吾人對奧事所得教訓，以爲多難興邦，確爲定論。身當其境者，既非叫囂隳突，所能奏績，更不可神志頹唐，任人宰割。自存之道，勢非上下一心，抱臥薪嘗胆之志，行生聚教訓之策，不足以厠身於現代國家之林。際茲國難紀念，印象方新，吾人對道氏及奧國人民所遭遇之難關，誠不勝其同情之感也。

（錄九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國民黨與中日外交

近來之中日關係，殆成斷而若續，續而若斷之狀態。日本外務大臣易人，廣田弘毅以「對華外交更生策」標榜於時，中國方面，中樞迭有商討外交之會，蔣公使即將回任，此皆斷而若續之象也。然夷考其實，廣田被命之日，首即聲明，奉行去年三月之日皇詔勅，促進僞組織之國際承認；中國則前日之訓令本屆國聯大會出席三代表，令即重申原有主張，希望大會對於不承認僞國之報告書澈貫到底，是關於兩國係爭中之東北問題，絕對立於正面衝突之地位，此又續而若斷之象也。本來中日根本問題，非日本有悔禍之意，斷無打開局面之可能，此說吾人言之屢矣。然而，兩國外交關係，應否不使其再爲進一步之惡化；根本問題之外，應否一切取整個的深閉固拒之政策，此實値得考慮。憶吾人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曾著一論，題爲：『收復失土以前』，主張：『未失之土不可再失』。當時頗爲一部分人士所誤解，以爲吾人欲置收復失地於不談，而不知吾儕明知已失之地，武力恢復，非可遽期，則諸凡未失之土，自宜多方以策其安全，迄至今日，此見不變。夫外交肆應，變化萬端，以大事小，勢逆而難；矧以國民積習，喜蹈空疏，惡聞曲突徙薪，寧可焦頭爛額，而政府無力，當局寡信，尤爲外交政策不易邁進之重大原因。兩年以來，日本公使館員，每到一次南京，外部必有許多聲叙，政府關係人員幾以會見日本人爲懼，即在比較敢負責任之現當局，雖明知前此之深閉固拒，斷非善策，然於前日有吉到京請謁之後，仍立即聲明『並未談及具體問題』；宋子文歷聘各國，道經日本，竟避跡不履其土，此足見因國民對政府之不信任，反映於當局之畏縮無魄力。夫中日之間，彼無悔禍之誠，我乏負責之勇，是豈特僵局無可打開，既現狀之能否不再惡化，恐亦茫無把握也。

雖然，中日比鄰而居，爲屹然不變之事實，無論如何仇讐，彼既不能東越太平洋而遷至彼岸，我亦不能西移而達大西洋之濱，此無可如何之事也。吾人嘗回溯近二十餘年之中日關係史，對於在國民黨統治下之中國遭日本如此之重辱，輒不勝奇異之感。蓋國民黨非不了解日本亦非與日本不通情愫之政團也。孫中山先生之革命事業，與日本淵源甚深，同盟會成立於日本，辛亥革命頗得日本朝野人士之同情與援助，二次革命又得日本之助，失敗後復組中華革命黨於東京，此後討袁護法諸役，無不與日本通聲氣，迄十三年北上時，猶繞道日本，宣揚其大亞洲主義。觀孫先生之外交政策，始終置日本於第一位，其手段雖間有不暇愼擇之處，而其重視日本，固應爲中國外交不易之原則，此孫先生之所以偉大也。今黨中要人如汪精衛，胡展堂，蔣介石，戴季陶，張溥泉，鄒海濱諸氏，均曾追隨孫先生出入日本，晉接彼邦朝野要人，或參與機樞，或親任舌人，於孫先生之外交政策當然夙所領略；國民黨與日本之間既有如此淵源，當年互通聲氣之人今多健在，且當要路，日本何竟不修舊好，披誠相見，而竟輕與大辱，迄今未已，其責自應由日本人士負之。顧在中國方面，自國民黨執政權以來，何以竟與日本相忘無形，若不知其存在者。其對日本之認識及應付，反遠不如袁段及張雨亭諸氏，此亦令人難解。猶憶武漢政府時代，或有以中日外交前途詢之某重要當局者，某氏以「不能談」三字對之。豈不談即

無問題乎？滋可異也！迨奠都南京之後，國民政府之外交，全制精神置於有名無實之關稅自主及撤銷領事裁判權等事，對日本殊漠漠。雖曾經過十六年濟南事件，而猶不事釜底抽薪之策，徒切憤懣，動張意氣，每以瑣屑，積成大憾。在日本驕妄狠毒，甘冒不韙，種兩國國民百年之禍根，誠哉鹵莽滅裂；在我以弱忽强，禍不自覺，又寧非愚而又愚乎？

今日中國之出路只有一條，即運用國際環境，充實國家力量誠爲中國自救之根本義，惟若不注意對外關係，迴旋掩蔽，則每使內部努力之功盡棄，且更釀不測之禍。此種事實，在中國歷史上已有不少之前例。中日，日俄兩役之後，滿清深知國家之危，亦曾努力引用外資，開發東北，均被日俄之阻撓而未能實現。日本更覺滿清於迭次外患之後，已非吳下阿蒙，遂乃煽助革命，以窘滿清，使其無暇充實國力。迨革命黨勢成，懼中國之維新進步，則又援助清廷，以遏黨人北進之鋒。袁政府政權穩定，漸事建設，日本復於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以二十一條打擊之。此後幾番南北戰爭，張作霖之問鼎中原，無一次無日本之魔手，陰事操縱。國民黨當國之後，中國本有復興之望矣，則先撓之於濟南，又大爆發於東北，使其艱難應付，無力建設。彼之陰謀與暴力之發揮，雖方式不同，其政策始終一貫，即不容中國有統一有力之財府，更不容其充實內部力量，順利造成一健全國家。此種歷史教訓，國人試平心靜氣，一省近六十年來之中日關係，當知吾人所說，絕非無據。由此吾人敢斷言：非造成適宜的國際環境，中國萬無內部建設之充分機會，而適宜的國際環境之造成，對此近鄰之日本，實非不理政策所可集事。蓋以情言，我誠不欲與之親；以力言，則彼不容我去之遠。今華北戰事雖停，而長城各口，迄未交還，灤東察東，問題山積，我苟有力，根本不致成爲問題，既無力矣，夫豈敷衍隱諱，裝腔不理所可揮之門外乎？北方如此飄陷不安，南方果能從容建設，以待國力之充實乎？國人試觀上海日本兵營之建築，更當知東南之危，固未必在華北下也！

雖然，吾人之爲此論，非謂中國對日本應盡情歡納，以結其歡；惟謂對日外交乃我之生死問題，不應長此隱諱自欺，而宜善於自處。縱令我另有出路，亦不應置日本問題於不顧。日前宋子文部長歸國之日，京滬各界張盛大之歡迎，豈謂其歐美之游已收制裁日本之效歟？海上聞人某氏迎宋之辭，至謂宋不在日本登岸爲其愛國之證。此種淺薄虛驕，空言買禍，實爲誤國之尤。此一例也。汪院長於去年演說國難有云：『現在中國對付日本，就是以前法國對付德國的辦法，他拿，我們不送』。其意若謂只要不送，即可告無罪於國人。實則不送而失，亦豈無罪。今人好罵二十一條交涉爲袁世凱賣國，而又盛唱『國民黨不賣國』。若民四條約爲賣國，則九一八之誤國，其罪不更甚乎？故吾人願爲黨國當局勉者，送地賣國固所不可，畏縮不負責任，以致再失土，再誤國，則尤爲不可。須知日本之侵略中國，乃其傳統的國策，然而何以必至九一八始毅然決然，以武力占領東北，夫亦曰內外環境有以促動之耳！又如中東鐵路之攫取，固日本所念念不忘者，乃俄國始則提議出賣，以歆動之，繼則刁難條件，以磋磨之，終則集重兵於邊境，示日本以凜然不可犯，而後延宕推閃，故示時緩時急，忽遠忽近，以日本之急躁褊狹，終無如之何也。由此可見外交之妙用。吾人

自國難發生，常以頑强抵抗勗國民，所謂頑强者，須以百鍊鋼，化成繞指柔，摧之抑之，捶之揉之，終有其屹然不動者在○此其事殆非庸衆之所能，然而非常屈辱後之國民，要不可無此了解，而非常時期之政府當局，尤不可無此修養○今華北之危機未已，國際之難題正多，當局其以國士風度，任天下之重，堂堂正正，披瀝誠悃，與日本相周旋，防止現狀之惡化，感格彼方之成見，苟利於國，無取乎媚俗庸以取寵，此又不特對日外交爲然，一切國事，均應如此○中國之有無眞正政治家，將於此卜之矣！

（錄九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王家坡瀑布　訒盦

廬山多佳瀑往往名不彰有如三叠泉末宋運始昌晦翁不及見遲暮頗見傷我昨過此泉巖腹獨深藏遠望得大略平視終無方竹隱築石亭相去里許强媿我腰脚衰無由窮津梁爭如王家坡雙瀑懸中央磐石足坐臥觀聽恣徜徉綠巖披蒙茸有亭翼其傍流泉通階除濯足溢八荒白龍倏下趨矯若凌風翔中瀦成碧潭陡落分數行散爲萬珠璣聲韵何鏗鏘面亭起峭壁松柏鬱青蒼下視彭蠡湖一鏡如方塘持視水簾泉豈易論短長此瀑雖晚出不見賞紫陽乃遇散原翁極力爲表章譬如潛脩士千載抱孤芳忽蒙衡鑒精面目生輝光神巧無終祕眞賞難遽忘乃知廬山勝眞面信難量

黃公渚屬題墨謔厰畫隱圖　衆異

讀書不求仕並世無此賢眼中黃匑庵三絶今鄭虔槃礴睨衆史胸次意萬千拂拂從指出到紙惟雲烟可憐雙管松不易二頃田時亦藉療飢勝使造孽錢墨謔本無厰隔海餘一廛畫隱亦漫圖側帽方少年吾嘗論君畫神悟胥關天偶師戴習苦輒類董畫禪吾指若懸槌六法終無緣纔材萃子所好畫莫輕傳

癸酉夏集匡山萬松林纕蘅代拈奮字　禹生

開山雁門僧詩鉢權山訓沈寥百千年一老興其運松風吹詩簾道靜天不問諸子晉宋人信駐類典郡壇坫白雲中銀閣牓金暈參集靈光宮拈分遠公韵杜鵑箋敷錦乳蘭泉沸醽觴詠依政律違者罰不恤七載棲廬崖幽約今歲紊山神嘻慰予命宮無雅分揮翰騰空來勗我字得奮君領黃初風糕韵誰敢捃活活星溪流冉冉雲壑近唐宋圃南麓高俯几一隱江海念家山何時田歸汝廣樂衆仙音鸞鶴散清聞

積歲逭暑戴河與前溪俱頃於匡山重聚承示吳

國風社選

盧即事近作依均奉和　什公

強寇年來爾許深海濱臥榻戰氛侵補牢未晚言猶在
遷地爲良幽可尋欲證眞源窺鹿洞且追前哲訪山陰
勞君開徑久相待執手聯吟樂豈禁

新居距散原老人甚近賦呈　纕蘅

一牛鳴地往還親暫對蒼顏話苦辛僮僕漸諳排闥客
松篁分護獨吟身疏鐘穿嶺渾忘晚近局携尊豈厭頻
投老此山吾不悔頭銜何幸署松鄰（散原所居顏曰松門別墅）

次均前溪廬山吳廬即事　靜仁

路經花徑院深深虛檻風多暑不侵山色遠從雲影落
江聲靜共月光尋吟餘清健催秋意酒後疏狂駐夕陰
北望海濱蓮石在草堂寂寞感難禁

癸酉秋大梁校士次均酬纕蘅　默君

寥廓高鴻舉首知中州閒氣仗撐持何當玉節扶搖上
正是黃河浩蕩時棘院煎茶懷舊雨夷門看劍有新詩
一泓秋水淇園渺愧說雄文勒廟碑（纕蘅貽詩有歸程更下行嵩拜令名與勒碑何時河決鐵橋被水百泉恐不果行）

讀纕蘅山居雜詩賦柬　子威

羨君身在翠微間位置詩人不等閒萬里鄉情逢老衲
一生才調稱名山枯蟬抱葉驚秋瘦旅雁和雲帶夢還
料得偶然松下坐亂峰高處夕陽殷

南遊雜詩　孝可

姑蘇城外有烏啼燈火參差客夢迷俠氣消沈休弔古
專諸門巷月痕低
萬葉嘶風認舊游焦山明月湧江流梁髯一往無佳句
悽絕燈船泊潤州
如畫江山帶夕陽好風天際送歸航祗今詞賦都無用
且捲征帆過馬當

澡蘭香　聽歌感賦　澤丞

清尊薦酒廣座園香樂府舊家殿閣丹青事往粉墨愁
工羽調數聲參錯看依然妝點承平江南新腔閒作舞
罷霓裳換譜鐃歌朱雀　一片明鐙影畔坐閱興亡等
閒簾幕重來燕子再補桃花幾處錦屏珠箔聽當前板
鼓淒涼空惹蛾眉淚落漫更話結綺臨春東風絃索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明鈔本大金國志跋

大金國志四十卷、宋宇文懋昭撰、凡紀年二十六卷、開國功臣傳一卷、文字翰苑傳二卷、雜錄三卷、雜載制度七卷、許亢奉使行程錄一卷、其中紕繆可疑之處。昔人論列已多。如、錢、遼、王、議、其直書康王出質。詳列宗族北遷。等於獻俘。可、謂、無、禮、於、君。王、漁、洋、言、紀載與南遷錄相合。而、與、正、史、殊、不、同。四、庫、提、要、謂、稱哀宗爲義宗。與、史、違、異。叙破蔡州事。正、爲、端、平、元、年、進、書、之、月。述濟邸廢立事。略、無、忌、諱。均、非、情、理、所、有。文學翰苑傳。多襲中州集小傳。而元氏成書。遠在端平之後。皆、竄、亂、顯、然。錢、竹、汀、亦、議、其尊崇蒙古。而於宋事無所隱諱。其、指、斥、之、詞。有、甚、於、遼、王、所、舉、者。統諸說參證之。則此書是否出於懋昭。要爲可疑。余意此書。不僅後人竄亂。或爲元人所撰。因懋。昭。舊。有。此。書。遂托。其。名。以。傳。世。而不。悟。其。文。字。歲。月。之。多。所。牴。牾。也。此明鈔本。余昔年獲之南中。蓋天一閣舊藏。藍格棉紙。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前有金國初興本末。次端平元年宇文懋昭經進表。署銜爲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工部架閣。次目錄。次金國九主年譜。次金國世系圖。宇文氏爲蜀中望族。虛中奉使。留北未歸。懋昭、或、其、族、屬。隨、之、北、行、者、耶。余取掃葉山房刊本校之。其不同者。約有數端。卷首金國初興本末一篇。經進書表一篇。世系圖一葉。刊、本、皆、失、載。一、也。紀年各卷。闌上標注事目。刊、本、删、落、之。二、也。篇中文字。語涉詆斥。如述太祖陰懷異志。席刻改、遂、懷、大、志。述太宗性特殘忍。席刻改、性、特、果、決。郭永罵虜曰無知犬豕。席刻改、無、知、之、人。其餘若酋虜等字。鈔、本、皆、依、仍、其、舊。三、也。又文、中、多、爲、外、辭。如金兵所至。其克捷城邑也。皆書曰、陷、曰、失。其戰伐侵入也。皆書曰、寇、曰、犯。而席刻、舉、爲、竄、易。四、也。至其詞句訛奪。如天輔元年。攻陷遼國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席刻脫、與、貴、朝、復、通、五、字。天會四年。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席刻脫、銀、五、千、萬、兩、五、字。天會十二年。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席刻脫、與、正、軍、旗、四、字。皇統六年。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者。有

不能造飯者。席刻脫有、能造、飯者、五字。大安三年。每遣使以子女玉帛厚賂其國。席刻脫、每遣、使、厚、賂、其國、七字。大定元年。乃移牒於南宋以下三十九字。席刻誤、列、上、卷正、隆六年。其他類此正多。五、也。按愛日精廬藏有元刻契丹國志。余曾見影鈔本。其上闌有小字標目。今此書亦有標目。則其爲從元刻出可知。特行欵非其舊耳。友人章君式之斷爲兩書同時同地所刻。其論至確。此書祗有席氏一刻。別無翻本。席刻依閣本錄副。經館臣筆削。已失其眞。設不得此明鈔校正。又安能窺廬山眞面耶。此書入予篋藏。已二十年。當時知好中。如章式之莫楚生。咸有題識。因埽葉本猝不可遇。遂高閣束之。前歲於鳳禹門將軍遺書中。乃獲此刊本。因携來山中。晨夕勘誦。三日而畢。因志其厓略於此。歲在癸酉六月十二日、藏園老人記於靜宜園無量殿中、

章莫二氏跋錄後

吾吳黃蕘翁得殘契丹國志十七卷、上方有小字標目、定爲有元刻本、海豐吳氏藏舊抄十一行二十二字本、上方有標目、與黃說同、則必景元本也、大金國志則未聞有標目之說、而吳氏又藏一鈔本亦十一行二十二字、上有標目、與契丹志一律可知、元時兩志必有同時同地刻本、特金國志已斷種耳、此爲天一閣故物、行格雖改、標目則有吳本脫去而此尙存者、吳氏又有五硯樓鈔校本、無標目、無世系圖、末卷有佚脫、鈺取吳藏兩本及此本校入埽葉山房刻本、知三本各有勝處、不可偏廢、埽葉係出閣本、經館臣改去違礙字樣、與鈺前校孔葒谷手校邵二雲輯舊五代史原稿流失相同、不多見舊本、又烏從知之、互勘旣竣、輒書管見於卷端、沅叔見書最多、願有以廣我也、乙卯四月、長洲章鈺記、

柳君蓉邨、以明鈔本大金國志相視、取席刻略校一過、眉間標題、卷首世系表、皆埽葉所無也、莫棠

余點勘全書。至義宗之亡。宇文懋論於後曰。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於甲午。終於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嗚呼國家興亡之故。其運數之倚伏。推之殆隱若符契焉。余因宇文氏之言。而綜觀史册。取宋金前後之事。比類而參證之。百餘年。間若陰。爲報復。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昭然。不爽。豈所謂。天道。好還。者耶。吁可畏。矣。茲取其類似者。析而陳之。海上之盟。金人以燕雲歸地餌宋。遂約夾攻以覆遼。至貞祐時。元軍亦與南宋訂夾攻之約。一也。金

人伐宋嘗用議和之說誤其攻守之計以誑朝論而弛軍心迨其後元軍南下亦時以講和誤金人二也（大安三年元軍迨燕京圍攻數月旋許講和並令止援兵高智年曰忠獻王及幹離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蹈其計）汴京圍急徽宗傳位於太子而終不免於北狩蔡州垂破義宗亦遜位於丞麟不旋踵而同以身殉三也貞祐燕京之圍及天興破汴梁陷蔡州其守禦飢疲之苦砲火焚殺之慘與靖康殘毀汴情狀相同四也（王中圍燕京城中乏薪柴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與宋人拆艮嶽木石任軍民分取正同）元軍憑城講和索公主質宰相括金銀珠玉錦繡牛馬以求退師終於迫令黜尊號去冠冕拜詔稱臣此與粘罕之脅辱二帝者復何以異五也尤可痛者宣宗遷都汴京三省禁中文書秘書省蓬萊院賁文院書籍凡三萬車犀玉瑪瑙器用駱駝三千頭至日汴中吏民指車歎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噫金人全盛之時合二帥之雄略奮百戰之淫威破人家國毀人宗廟盡取奇珍重寶以去不百年而復還之故土豈冥漠中有司其樞筦者乎幽蘭一燼視諸青城之囚虜酷烈有加如債家之償負又取贏焉凡力征經營自矜一世之雄者視此宜爽然若失矣余嘗論女眞之興也至滅宋而始臻強大然其敗亡之機即伏於此方其海上初起民風淳固法制疏簡上下之情易通是以兵鋒勇銳所向無前滅遼之後繼取汴宋盡輦法物重器子女玉帛而歸於是再世以來厭棄朔漠之荒寒歆慕中原之華靡遷都燕地引用南人自熙宗以後朝野風尚遂為之一變矣今以本志攷之熙宗幼而聰悟諸父南征得燕人韓昉教之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棊象戲盡失女眞故態舊臣視之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海陵王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見南宋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聞柳耆卿望海潮詞而神往錢塘見孔彥舟進木樨花而心喜江南召胡隣訪以揚州瓊花之美景敕施宜生密寫臨安城郭湖山繪之軟壁圖像題詩遂動策馬吳山之興逮至世宗及章宣兩朝皆好文學工詞翰而章宗尤嬖妃妾耽游宴坐視強敵憑陵疆宇日削而曾不之省蓋其濡染華風文柔逸樂無復昔年敦樸勇鷙之氣矣推其漸漬之深則宮妾宦官昵近南人亦有由焉試舉其著者言之海陵之時梁漢臣最為用事以地燰種蓮首創遷燕之議（海陵王宮中燕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燰可栽蓮主曰依卿所奏擇日而遷）旋獻五策力主營築汴京贊成南征之計遂任為提舉大內大使海陵信其讒譖為之誅三王弒母后而兵釁遂開師熸身死其人即興國奴躬預熙宗弒逆固宋宮內宦也章宗之時宸妃恃寵擅權與內侍江淵竊持朝政三省黃案委令裁決

或坐主膝上手批內降甚至軍中奏報歸其參畫會寗平灤之喪失皆秘不以聞縱飲達旦妃執杯歌解愁曲以侑之長星勸酒小憐圍獵殆無以過亦嘗覩宣和器玩而心驚覽艮嶽圖障而示戒而妃輒以便媚之語譬解之嘗幸蓬萊院內宴見玉器玩好皆宣和篆識惻然動色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爲陛下用耳嘗賞菊於東明園登閣見屏間宣和艮嶽圖余琬曰先帝圖此以爲亡國敗家之戒妃謂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以護琬也妃即故南宮華原郡居中之曾孫女也昔時縲囚之遺孽遂蘊成心腹之禍胎天運循環之理豈人謀所及料耶顧當日忠臣誼士亦有心憂其事而犯顏極諫者如大定時與太子諸王於東苑賞牡丹賦詩完顏偉頓首言國家起自漠北君臣皆以勇力戰爭雄略故能混一南北近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年來偷安漸爲人侮今陛下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張酢等入對便殿亦言軍政不脩幾三十年見存者疲老不堪戰陣大定初已不如天會時今沈溺宴安消靡殆盡矣其言皆激切聳聽而時君乃充耳不聞何也章宗時完顏世[illegible]之言曰大宗討趙氏之罪凡携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者皆是其女孽此天也謝世雲亦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爲厲之階信哉均爲宸妃而發然則金之亡雖兵敗於元而實陰滅於宋蓋元之所取者都邑人民而宋之敗之者人心風俗其立國之本固已先撥矣大抵一國之興必有特立之性表異於羣倫故能奮起艱難以創成大業及其蕃滋昌盛必思保持其固有不使外物侵襲於其間大而禮政文教之繁下及服食居處之細皆兢兢護持惟恐或墜旁觀者或疑其何私且隘如此豈知其深謨遠畫維繫其立國之本者固視爲種族存亡之樞紐也試觀近古以來如遼如金如元以迄於有清一傳再傳而後英君毅辟時討國人而申警之告以長保舊俗勿襲華風甚者制爲法令以防禁焉若清之康乾兩朝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天下之事理其始也恒簡而其卒也常鉅凡人之性習自樸陋而趨紛華惡艱勤而耽逸樂其避就之易如石之轉崖水之歸壑如馳六馬以下峻坂非人力所能挽也故雖以一代帝王挾雷霆萬鈞之威欲堅守其淳風以傳之移世而不及百年時移力弛忽焉潰決堤防而不可收而國運隨之以蹙斯亦時世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深識之士見微知著衡其盈虛消息而宣導之其盛也得以固結於一時其衰也亦足以積漸推移而不搖其本嗟夫治國之術順人情推物理貫古今而通變之豈易言哉豈易言哉余校讀此志竊見國家敗亡之兆常伏於全盛之時其持盈保泰之機緘秉國者宜先事而立防毋事至而圖救則於國本治

原之道、其庶幾矣。意有所感。聊於此發之。若夫讀泣血稱憤諸編。憫二帝之俘囚。痛女真之殘暴。今觀其後裔陵夷。躬蹈覆轍。群快意於報復之不爽。斯固人心直道之公。然其持見則已隘矣。癸酉中元節、藏園老人識、時習靜山中、已匝月矣、

又按提要言、此書記愛王作亂等。輕信僞書。冗雜失次。此殆指蕭氏異夢而言。與宋高宗初生。夢錢武肅索還錢塘事相類。異說流傳。寧足取信。然遺民思宋之情。亦可見矣。玆備錄其事於後。其他誕妄類此尚多。亦附著二則。用廣異聞。

初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王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

海陵王召直學士蕭廉。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言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

大定六年夏、熙州野外濼水。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嬰兒。雖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校明弘治本石屏詩集跋

石屏詩集十卷、宋戴復古著、明弘治陽城太守宋鑑刻本、半葉九行、行十九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有弘治十年邑人謝鐸序、又趙汝騰、吳子良、樓鑰、包恢、趙以夫、趙汝談、眞德秀、王埜、倪祖義、趙蕃、姚鏞、鞏豐、楊汝明、諸人舊序。至正戊戌貢師泰序。首冠以東皐子詩。末附宋人戴漁村等二十七家詩。後有西充馬金跋。十四孫鏞跋。蓋馬氏得舊寫本。又從戴氏裔孫鏞得家藏版本。編成十卷。付太守宋鑑傳刻者也。台州叢書以石屏集冠首。然所據乃長塘鮑氏鈔本。故奪誤仍所不免。余以此刻勘之。如卷一紀眞德秀奏事詩。二三聯補佚詩三句。卷三題思齋後。補張子明永齋詩、謝項子宜詩、題姪昺東野農歌詩、凡五律三首。連小序正脫一葉。又投江西曾憲詩。補第二首。及臨江小泊。寄鄭潤甫趙丞話舊。謝蕭和伯。半首諸詩。亦脫一葉。其他字句訛失。賴以糾正者。亦多至數百事。蓋緣自明以來。刻板流傳。頗有殘佚。晚印

時遂有缺葉。後人不獲窺見原版初印。無從補訂。故相沿至今不改。余初見此帙於文友書肆。其缺翻皆完。故得以從事斠誦。嗣見海虞瞿氏所藏。經蕘圃手跋兩通。珍詡甚至。然檢其卷、中、所、缺、之、詩。乃、更、不、止、此、兩、葉。可知。古。書。必。以。初。開。完。善。者。爲。貴。今人。得。一。舊。刊。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而欣。欣。然。自。珍。爲。創。獲。徒騖。虛。名。而不。知。眞。賞。良足。歎。也。癸酉七月初九日藏園手記、

明寫本北堂書鈔跋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明鈔本、棉紙墨格、十一行、行十八字至二十一二字不等、版心下方有臥雲山房四字、原缺第十至三十各卷、取明鈔別本補完、收藏有李氏任興藏書之印、又任興朱文圓印、卷尾有寶康跋、蓋其家舊藏也、茲錄如左、

此本與平津館鑒藏記所引同。而尤與經義述聞內。所云鈔本北堂書鈔諸條合。洵善本也。擬以影宋御覽、元本初學記、事類賦、等書。幷各書今時有善本合校之。錄成定本。誠盛舉矣。佗日有暇。當爲之。孝劭記於淮署之俟漢齋。時乙未如月二十五日也。

此書余於壬子夏。得之廠市。祗存數冊。旣而無意中又獲其半。所、缺、厪、十、之、一、耳。昨歲文祿堂送閱一冊。睬之、正是原書所佚。因以十金購之。然、合、三、次、所、收。尚、有、缺、遺。適篋中儲有明寫殘帙。因析取增入。而是帙幸得復完。孝劭爲雲貴總督崧蕃之子。盛伯羲祭酒之女夫。雅、嗜、圖、籍。精、於、鑒、別。多、藏、宋、元、舊、本。書、衣、紙、尾。手、自、籤、題。意、興、淸、逸。此帙記於淮署者。蓋其父方任漕運總督。駐節淸江浦也。惜其中年夭逝。辛亥歲暮。藏書斥賣一空。此書以錯雜群籍中。凌亂離析。遂致譌落不完。余喜其鈔筆樸舊。頗足正孔刻之失。私以敝帚自珍。時復刻意訪尋。遲之又久。卒令。樂。昌。之。鏡。缺而。復。圓。付工。裝。成。良自。忻。慰。然溯。孝。劭。題。識。之。日。摩挲。歎。異。竊欲。持。此。以。追。步。平。津。曾幾。何。時。而風。流。歇。絕。卷軸。飄。零。牢落。塵。埋。幾以。供。覆。瓿。之。具。設非。幸。遇。賞。音。得不。與。爨。下。焦。桐。同歸。摧。燬。乎。嗚呼。自、乙、未、迄、今。三、十、有、九、年、矣。滄海。三。見。揚。塵。龍。漢。厯。經。積。劫。王。侯。第。宅。文。武。衣。冠。其積。漸。淪。夷。以至。於。澌。滅。者。殆不。可。以。僂。計。此區。區。簡。冊。流轉。風。塵。幸逃。刼。火。者。又。奚。足。悲。耶。且今。日。以。余。護。持。之。功。重登。几。案。而際。此。龍。蛇。起。陸。之。秋。後此。之。飄。茵。墜。溷。誰復。可。料。耶。欣賞。之。餘。不禁。感。愴。積。臆。矣。癸酉七月初九日、沅叔記於香山古刹

凌霄一士 隨筆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第四十二回「露關節同考裝瘋」，謂：『……繼之道：「你不知道黑房是做不得的！現在新任的江寧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裏時，有一回會試分房，他同人家通了關節，就是你那個話，偏偏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裏。他正在那裏設法搜尋，可巧來了一位別房的房官，是個老翰林，著名的是個清朝孔夫子，沒有人不畏憚他的。這位何太尊不知怎樣一時糊塗，就對他說有個關節的話，誰知被他聽了便大嚷起來，說某房有關節，要去回總裁。登時鬧的各房都知道了，圍過來看，見是這位先生吵鬧，都不敢勸。這位何太尊急了，要想個阻止他的法子，那裏想得出來？只得對他作揖打拱的求饒。他那裏肯依，說甚麼「皇上家掄才大典，怎容得你們爲鬼爲蜮？照這樣做起來，要屈煞了多少寒畯！這個非回明白了，認眞辦一辦，不足以警將來！」何太尊到了此時，人急智生，忽的一下，直跳起來，把雙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說神說鬼的，便裝起瘋來。那位老先生還冷笑道：「你便裝瘋，也須瞞不過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紙刀，飛舞起來，嚇的衆人倒退。他又是東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劃了一刀。衆人纔勸住了那位老先生，說：「他果然眞瘋了。不然，那裏肯自己戳傷了身子？」那位老先生纔沒了說話。當時回明了，開門把他扶了出去，這纔了事。……」』此似影射同治癸酉順天鄉試同考官戶部郎中李廷簫事，蓋其時關於廷簫因病出闈有裝瘋之傳說也。李慈銘

癸酉八月二十九日日記云：『聞前日順天同考官李君廷簫以風疾出闈。此君湖北人，癸丑庶常，改戶部主事，入直軍機，擢員外，記名御史，近日甫升雲南司郎中。前月敖金甫鄧獻之招飲，有所謂李軍機者，即此君也。予與之東西對席坐。金甫謔曰：「今日坐頭兩李郎中。」然是夕王福隨予往，歸數日而即病狂。李君入闈，初無恙也。至十六日忽覺言動稍異，然猶坐堂上閱文。二十一日遂大發狂，先持翦刀自刺其腹，不入，繼以小刀自摏其胸及腰，血滿重衣。監臨遂奏聞，舁之出。至家尚日覓死不已也。此大可異矣！敖鄧之集，以前月十六日，王福病以二十一日，李君以是月十六日病發，二十一日遂劇，尤可異！』可合看。慈銘所記頗詳，旁及怪異，而未言有關節事，裝瘋之說或不足信歟。廷簫病旋愈，轉御史，外放後官至甘肅布政使，護理陝甘總督。（光緒辛丑在護督任，聞毓賢正法之旨，發病暴卒，或云自殺。）

「談吳綱齋」（見本報第三十三期）稿中，述其壬辰會試獲售之幾失而得，頃見其子秉瀓承湜等所為行狀，記其鄉會及殿試時事云：『戊子鄉試，以先王父官詞林，入官卷。典試錢犀菴閣學桂森甚賞二三場經策，以額滿見遺，深致惋惜。時先王父修杭州府志藝文志儒林文苑傳未成而入都，府君並續成之。己丑鄉試，中第四十四名。典試為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衡山陳伯商編修鼎。撤棘時，先七叔祖寶堅先中三十四名。監臨崧鎮青中丞駿謂：「官卷祇兩名，乃中在一家！」命取試卷磨勘，無瑕可指。陳編修以卷出其手，不敢與爭。李侍郎乃言：「浙江官卷，二三場無如此之博雅者，且功令彌封，憑文取士，更無官卷不准中在一家之例。」故府君述及此事，常有平生第一知己之感。冬間奉先王母挈眷入都，謁李仲約侍郎，始告以治輿地之學。次年覆試，取列一等第一名。閱卷大臣為番禺許筠庵督部應騤，嘉定廖仲山尚書壽恒，瑞安黃漱蘭侍郎體芳。府君至是聲譽益起，日下知名之士，咸願折節與交。會試報罷後，益專心輿地之學，盡閱張月齋何

顧船徐星伯諸家之書。又於暇時講求金石，徧搜廠肆，得拓本益多。攷證地理官制，積有跋尾若干通。是爲「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之創始。壬辰會試，中第三十七名，出吳唱初編修房。總裁爲常熟翁叔平師相同龢，壽陽祁子禾尚書世長，宗室霍愼齋閣學穆歡，貴筑李苾園尚書端棻。吳編修閱第一場制藝，初未呈薦。及見二三場，已三月杪，以示袁忠節。忠節曰：「此人必非自田間來者，吾知其人，以浙卷不敢言。」因學三場條對東三省輿地甚翔實，徧告同考諸君，相率匯吳編修室，詢此卷薦否。後經監試謝南川侍御雋杭慫恿，始於四月朔呈諸翁相。時浙卷二十四名已定，翁相以府君卷爲通才，不忍抑置，最後始撤去一卷，以府君補之。嘗語同官曰：「吳某某實吾門之馬鄭也！」及殿試，策問四道，第一道爲西藏地理，府君卷獨條晰無遺。讀卷大臣爲錢塘汪柳門侍郎鳴鑾。故事，讀卷八人，依閣部官階先後爲位次，各就其所讀卷分定甲乙。待標識定畢，乃由首席大臣取前列十卷進呈御覽，然諸大臣手中各有第一，初不相謀，仍依憲綱之次序爲甲第之高下。及臚唱，府君以第二人及第，則又翁相國力主之也。（按讀卷八人次序爲額勒和布，恩承，翁同龢，李鴻藻，啓秀，薛允升，汪鳴鑾，陳學棻。）』所叙會試情事，可與拙稿印證。

至其著作，行狀云：『生平著述，有「補晉書經籍志」四卷，「晉書斠注」一百三十卷，「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乙編各一卷，「敦煌唐寫本經典釋文校語」二卷，「羼吉軒經眼錄」一卷，「含嘉室詩集」八卷，「文集」四卷，「商周彝器釋例」一卷，「西洋歷史講義」若干卷。惟「文集」及「經眼錄」「彝器釋例」「西史講義」尚未刊行，餘者悉已付梓。「晉書斠注」尤爲府君極意經營之作，蓋此書撰自甲辰，復得吳興劉丈翰怡承幹之助，成於甲子，刻於丁卯，經歷二十餘年，而從事蒐討，則遠在癸巳甲午間也。』其「西洋歷史講義」爲進呈之作。行狀云：『宣統元年……奉命輪班

撰呈各國歷史講義。初次進呈，召見於養心殿東室。翌日明諭褒獎，謂：「所進講義，尚屬可觀。」其時進講者凡十四人，每日二人輪班，各進一篇，七日一週。府君所撰西史講義，皆親自屬稿，於歷次交涉之失敗及強國憑陵之前事，痛切言之。』關於纂修清史，行狀云：『甲寅夏，清史館長趙次珊丈爾巽聘府君爲纂修。時館事草創，亟待府君商訂體例，蒐集材料。牸就緒，奉先王父召歸。既而趙次丈以列傳事有所商榷，手書敦促，並厚致薪糈及聘金，府君卻不受。終以史事重要，重來京邸，擔任總纂，未觀厥成，復以先王父母年高多恙，仍回里侍養。』吳氏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見民國五年出版之「中國學報」。



記丁玲女士（九）

沈從文

這活潑滑稽隨風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華民族本來的性格，然而一個新文學發展史的敘述者，卻可以把這種性格的形成，解釋為「海派才情」與「商業競賣」結合後當然的結果。

「說明這個社會這個民族的墮落與腐敗，修正這個社會制度一切不能繼續下去的錯誤，」把文學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學成為一根槓杆，一個大雷，一陣暴風，有什麼不成？文學原許可人作這種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學雖不能綜合各個觀點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向，但認清楚了這方向的作者，卻不妨在他那點明朗信仰上堅固頑强支持下去。我們希望每個作者當他既認為必須在某種態度下製作作品時，先不缺少認識他那所取方向價值的能力，他還不能決定那方向的得失時，就莫太勇于然否，他既決定他的信仰時，就莫因為稍受打擊便即刻「投降」。然而十年來的政治現象，正獎勵到所謂「白首」這種人，海上商人所支配的書業，又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隨時改成各樣入時面目以引誘讀者，作為賺錢牟利的張本，因此十年來的中國新文學，也就正只是用着一批身在上海為商人幫閒而活着的閒人，一批置身大學，頑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種種小丑姿式，鬧了理論的場面，在也算是爭鬥尋覓中打發了十年日子。十年來成名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說話時總仍然只埋怨中國還無莎氏比亞或托爾斯泰，成名戰士，則帶着本身在各刊物上醜詆造謠的故事，走入老境裏去，沉默了，其中稍稍能巧的，則又另尋出路作其他事業去了，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鯁直倔强的，則依然彷彿本身站在最前線上，作為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厭于執筆，不能寫點自以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麼有秩序的理論說明所謂中國的紀念碑似的作品，是什麼形式，須什麼內容，在某種方法上某種希望可以產生。

「明白所謂紀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廣泛勞苦羣衆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為普遍羣衆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羣衆的欲望，」」這樣年紀青勇于生活勇于寫作者，並不是沒有人。然而這種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餓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殺死，教授與戰士，則惟各自以偏持的誠實，致慨于中國文學之無望，若把這種種情景，排到在吾人印象中，同時且記着兩人活着時作品之被同志所忽視，又如像丁玲女士一本銷行最好的書□□□□，當海軍學生被捕急于要錢時，某書店用一百六十元購取了她這本將近十萬字的創作，以及被捕以前的年前十月裏，穿了單衫過英美烟公司工人處作××談話，想像某書店弄二十塊錢還辦不到，剛一被捕則書店中人便借她發了財，且譽之或承認其為革命作家的也就只是這種商人，眞使人愀然無話可說。寂寞的生與悲慘的死並不希奇，商人又有什麼可希奇呢？這一切原皆十分自然，不過說出來時，在讀者間或稍稍以為古怪罷了。

中國知道敬重英國作家的有人，愛好俄國作

家的也有人，但這些人却並不需要認識本國自己的作家。教授的文學觀念，戰士的文學觀念，政府的法律，讀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殘中國文學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爲此一觀念所拘束，就爲另一觀念所纏縛，政府對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殺戮以外，則從不作過一次聰明事情，讀者則常常被一二負荷了三數盾牌迎風掛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養成皆爲毫無見識極其可憐的分子。使人覺得寂寞處，是數及對於作家還有些微善意種種方面時，我們還不能不把上海經營新書業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現在有人能從丁玲女士作品認識她愛敬她，且覺得她的作品美麗精深與偉大的，最應感謝就還是上海的書店大老板們！書店中人使她活下來，社會的統治者當想方設法毀去了這種難得的作家時，包括教授與戰士在內，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對於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種蠢事一樣，不發一言。中國將來若果眞有所謂紀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來，則還作品是應當不要忘却寫到這一件事情的。

【未完】

補白

輓汪袞甫　五古五十韻

（趙祖望）

巍巍汪使君。識面始總角。誕生吾郡庠。靈秀實鍾毓。乃祖與吾祖。契合交最篤。累世論苔岑。往還常相勗。憶昔館君家。視予猶骨肉。（三十年前予爲公使子姪輩授讀時乃祖秉鐸吾郡以通家世好相待極厚）君長予七齡。年少咳珠玉。弱冠舉萃科。登朝慶新沐。文名噪日下。學仍求其樸。餘事爲詩歌。英麗亦醲郁。無何渡海東。新知更肇搉。振翮既言旋。食貧爭推轂。國故與朝章。胸中尤爛熟。若者與革宜。一手成鳳斲。冠蓋舊京華。亦仕亦講學。斯時予從遊。飲河懃滿腹。逮予從政餘。復授令子讀。君官民部丞。予明徵省祿。人世忽滄桑。龍蛇恣起伏。眼底看山河。浸成攙搶局。爾吾爲饑驅。風塵徒粟六。南遊掛夢痕。百里愧驥牿。君志在四方。奉使歐西陸。海水望迢迢。一別十年足。樽俎賴折衝。澹然命不辱。移節駐扶桑。外患益怵目。東北莽風雲。國難萌早燭。上書告阽危。當局奈狂瞽。罷官遽東歸。惓惓愁萬斛。燕市且息肩。盱衡時躑躅。思玄（所居曰思玄堂）理舊業。陳書發篋麓。猶憶數年前。君歸出滬瀆。喜予拙著成。署牘留芬馥。去歲予北遊。相見各驚愕。問予所從來。情意至優渥。娓娓敘家常。更番不憚數。乃論天下事。欷歔額頻蹙。謂徒苦吾民。剝極或能復。今年入津沽。猝聞世已宿。將信復將疑。猶冀誤謠諑。再訊果弗爽。如雷隕地軸。驅車上故都。弔問空哽哭。令子爲予言。厥病在心隩。心隩不可視。視之熱纏毒。中含水升許。水盡氣已促。可憐病劇時。著書藁猶屬。法言新疏成。一瞑永不覺。哀哀樑棟才。摧此千尋木。吾欲問蒼天。蒼天胡乃酷。師友念平生。感逝淚纏續。賦此薤露篇。聊代生芻束。

原文献残缺